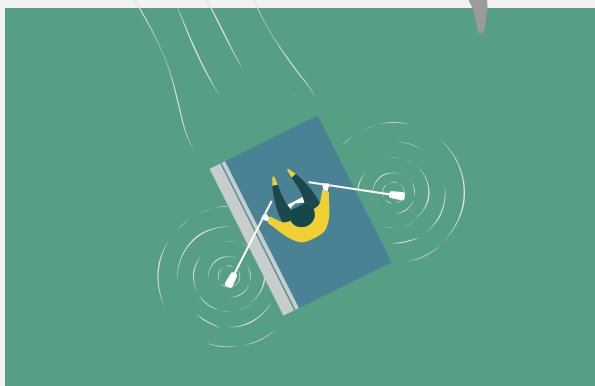


2023

得獎作品集

竹塹文學獎

現代詩
／
青春散文
／
短篇小說



市長序

繼往開來文學盛世

4

現代詩

總評

第一名 一不小心就裂開了——關於龜背芋／林念慈

6

第二名 熱燙時光／YU

10

第三名 小寫關西／莊雅雯

15

佳作 那天下午哪裡都不能去／舒靈強

20

佳作 同行／陳其豐

26

青春散文

總評

第一名 水仙／林昀臻

36

第二名 螞蟻／陳鼎斌

47

短篇小說

總評

第一名 隨風／徐麗娟

107

第二名 世紀廢青／鄧晴心

111

第三名 西城／張舜忠

136

佳作 小事／黃信暘

148

佳作 就不跟你說再見了／黃若菲

173

第三名	強風／陳歆恩	55
佳作	母親的河／萬芳羽	61
佳作	知味／陳宇	73
佳作	日暮歸途／陳劭仔	83
佳作	向心草／江承翰	90
佳作	父親／楊晏瑋	98

市長序 繼往開來 文學盛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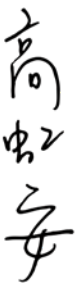
西元 2023 年（民國 112 年）是獨特而豐收的年份，從雍正元年（1723 年）到 2023 年，今年剛好為淡水廳設治三百年，在臺灣「移民先導、行政後隨」的模式中，竹塹居民冒險刻苦的墾拓精神。從竹城、土城、磚石城乃至文化科技城，從「無一人一木」到「北臺文酒之冠」，一點一滴積累打造出北臺灣文教與科技並重的城市。

臺灣通史作者連橫對於竹塹城的讚美稱：「文學猶為北地之冠」，跨越三百年以上的文化城，留下許多文化歷史的瑰寶，從文學詩歌、科舉教育、到竹塹城豐厚的生活底蘊，新竹人始終深深引以為傲。

竹塹的文學濫觴於清代，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明志書院遷於竹塹，書院文化與漢文教育開啟了新竹文教的扉頁，而竹塹先賢鄭用錫於道光三年（1823 年）癸未科中三甲一百零九名，成為臺灣本籍第一位進士，有「開臺進士」、「開臺黃甲」之譽，是臺灣本籍第一位進士。今年也是先賢鄭用錫考取進士的兩百周年與淡水廳設治三百周年紀念，市府特別規劃辦理一系列豐富的文教活動；由淺入深的從展覽、街區實境遊戲、文學獎、文獻文史出版至學術研討會等，獲得市民肯定與熱烈迴響。猶若重現「文酒之盛冠北臺」的時期盛況。這雙喜臨門的文化盛事，不僅透過活動體現竹塹文風滿溢，進而喚起文心提筆創作，為在地深耕已達二十七載的竹塹文學獎培育更多傑出人才。

本年度徵文的主題是「歷史的河」，在竹塹歷史的長流裡，從古至今，一個人物一個故事，涓滴成江河，綿延發展成瑰麗的竹塹文化山河。感謝全國各縣市的藝文朋友共襄盛舉，投稿件數總計 326 件，終而評選出 30 件優秀作品。新竹坐擁豐厚的人文資產，先賢鄭用錫創建北郭園、林占梅創建潛園，用詩歌讚美地景城市的姿態不下千百首。而文學盛放的地方，正是心靈獲得慰藉、物質與精神達到和諧美好最高境界，我們邀請各位一起細品感受得獎人用文采展露蘊藏在時間長河裡的竹塹風華之美。

新竹市長



謹識



現代詩

評審老師

楊佳嫻 陳義芝 向陽

總評

竹塹文學獎徵件作品有兩類，一是不限戶籍居住地的作者，其詩必須書寫新竹；另一類是設籍、就學或就業於新竹，則可不限主題。

以新竹為題材的詩，包括：科技生活、科技省思、新竹景點描寫、建築物追憶、新竹風物感懷、向詩人作家或歷史名人致敬，以及黑蝙蝠中隊等。歷年不斷有高手挖掘、構設，頗有出人意表、令人讚嘆的表現，已形同為這一題材設下了障礙。

但同一題材永遠不可能寫盡，這就是詩思奇妙之處。不能寫得比之前的作品淺俗，正是新一年屈寫手的挑戰，也是令人期待的收成。

不限主題自由創作的詩，可讓創作者根據自己的情性稟賦、生活經驗或閱讀感發，海闊天空地發揮。評審的角度集中在：它是不是詩？是否具備詩意？有沒有清新的語言、清晰的脈絡、真實的情感，有沒有引人思省的意旨？最常被淘汰的狀況是：

語法陳舊或拿腔捏調地矯造，雖表達平順但流於說明，或以過多語詞堆疊使人讀來沉悶，缺乏流動氣韻。如果書寫名人史事，要找到一個焦點畫面，取一個最主要的情節，不能巨細靡遺組合太多，否則情節混亂，失去了閱讀價值。

陳義芝



由於竹塹文學獎已舉行了二十幾屆，收穫了不少力作，如能精編一本竹塹詩選，不僅有「奇文共欣賞」的意義，也可供參賽者擴大眼界、切磋玩味，精益求精。

今年的決審會訂在八月七日。三位評審：向陽、楊佳嫻、陳義芝，先從八十七篇中初選出十七篇，決審會上逐篇討論，保留了十篇，再打分數定高下。向陽最欣賞的三篇是〈熱燙時光〉、〈風城闖娘〉、〈竹塹A I 囚仔〉，楊佳嫻選的是〈一不小心就裂開了——關於龜背芋〉、〈熱燙時光〉、〈小寫關西〉，陳義芝選的是〈那天下午哪裡都不能去〉、〈一不小心就裂開了——關於龜背芋〉、〈同行〉。

〈一不小心就裂開了——關於龜背芋〉初選時為陳義芝推薦，並獲楊佳嫻欣賞，作者在自然意象的觀察中融入了人文想像，也就是創作主體的感受，並有表與裡的辯證，「一不小心」關連命運，以纖細敏感的詩思獲得第一名。

〈熱燙時光〉初選最獲向陽、楊佳嫻推許，寫傳統手工家庭式米粉廠，表達了三代的傳承，前半筆法自然圓融，景象清晰生動；母親的出場安排如能更細膩，會更完美。最後評定為第二名。

〈小寫關西〉初選時為向陽推薦。向陽重視不同語言的書寫，他讚賞此作的客語有音聲之美，這一角度的確顯示了此詩的可愛，贏得另兩位評審支持，獲本屆第三名。

〈那天下午哪裡都不能去〉用一個時間點、一個定格的記憶情節，經營出一種情懷，回憶當年的下忠貞新村，筆法輕靈，最獲陳義芝欣賞，獲選為佳作。

〈同行〉描寫一群朋友來自四面八方，重回兒時生活的地方；他們穿街走巷，懷念相處與分隔的日子，風「吹不散同行的影子」，筆觸熱情生動。

2023 竹塹文學獎，又一次豐收。祝福這些優秀的創作者持續寫作！

現代詩 第一名


林念慈

輔仁大學中文系、淡江大學碩士班文學組畢業，曾任編劇，現職文字編輯，及《人間福報》、《青年日報》專欄作家；曾獲梁實秋文學獎、全球華文星雲獎、臺北文學獎、打狗鳳邑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臺中文學獎、夢花文學獎等。詩、文散見報章雜誌。

作者的話

這些年活得像青苔，安靜又潮濕，所以格外欣賞闊葉的大開大闔。我把得獎的事告訴龜背芋，它開心地咧嘴而笑；其屬名「Monstera」在拉丁文中有「怪物」之意，只因它身上的孔洞太多，但誰的人生不是千瘡百孔？我堅信裂縫不只是傷口，更是光照進來的地方。

感謝評審，以及沿途相遇的好人，你們都是溫柔的散射光，為此，我努力不倒伏。



一不小心就裂開了——關於龜背芋

太多熱帶的想像，像汗珠
黏附在葉面上

他們說我明亮、大方

殊不知我欲言又止

一開一裂

都成卜辭

起初沒有禍福吉凶

只有完整的

心，對這世界怦然跳動

被散射光輕柔撫觸

每個呼吸都溫暖而潮濕

極其雨林

兒時我善於追光

所以旋轉

再歡快地傾倒
也耐陰，那些晦暗不明的言語
還無法使我枯萎

哪知活著活著就裂開了
他們說，像巨大又華麗的鳥羽
其實我自認更像一隻烏龜
匍匐於路
而我的意見或痛癢
向來不太重要

不太重要啊，如果我認真地說話
於是我不再說了
我唸咒

並一夜一夜地撕開自己
像某種神祕的獻祭

我沿著身上的穿孔

始終走不出去
他們卻讚美我：「長得真好！」

楊佳嫻老師

這是一首想像力豐富又精準的詠物詩。龜背芋原產於熱帶雨林，葉片開裂屬正常現象，且因此還增加美觀，在台灣頗受歡迎。作者從物形和物名發想，聯繫到龜甲卜筮，說這種植物「一開一裂／都成卜辭」，起初以完整的心面向世界，之後「一夜一夜地撕開自己／像某種神祕的獻祭」，雖然自覺再也無法完整陳述自我，卻得到了他人的讚美。詠物往往不只於物，而以物喻人世，從整全到紛披，從想說到不說，一株不小心就裂開的植物，一個逐漸沉默的人。

現代詩
第二名

Y U

1993年生，寫作者，曾獲幾項地方文學獎。

作者的話

這是我第一次在新詩的獎項獲得這麼好的名次，非常開心，感謝一路支持的人，也會努力突破寫出更成熟的作品！



熱燙時光——致傳統手工家庭式米粉廠

日頭，南風，雨
妳是如何掌控
生活裡的千絲萬縷？

清晨，老機器從巷道那一頭
運轉起來，包括記憶裡的那座霧氣
純白也迷離

浸泡在水裡的童年
軟化後，被阿嬤倒進磨米機
寂寞嘩嘩地流瀉而出

成長很燙，一瓢一瓢
不允許任何怠慢
阿嬤手勢俐落，將妳的困惑
榨成糶粹，反覆壓磨

在時間裡成為最細緻的心事

一份一份放置，在頂樓
竹匾裡是母親用力用過來的話語
鬆軟而不成團，三分日頭
是命定，七分的風
自己去追尋

理想的人生不是一臺掄糶機
夢想的米糰，白白胖胖
具可塑性，被放在鐵架上的青春
能否選擇不躺進
那座現實的大蒸爐裡？

掌心的熱是阿嬤手把手教的
——時光，有一股叛逆正跳動
從這條小巷不顧一切地
竄出去，再一路將過往的情節

拾起，偶爾揣摩母親，當年與此刻
心情該是冷卻還是溫熱？

關於一場暴雨的隱喻
落下，阿嬤的生命沒有更多選擇
雨那樣堅定。妳只能
追逐過往那樣，將母親這輩子
收下，放置陰暗處，待日頭大起時
再把一部分的自己
扛出去

賞 讀

向陽老師

以傳統手工家庭式米粉廠為書寫對象，刻繪祖孫三代堅守傳統米粉製法的精神，能夠彰顯新竹米粉的在地特色，也能表現從祖母、母親到女兒以米粉維繫、傳承傳統的親子之情，寫來動人十分。作者善用現代詩語法，無論隱喻、明喻都能精確傳達詩作旨意，鮮活寫出米粉傳統產製的「熱燙」特色。

現代詩 第三名

莊雅雯

文字工作者。人生第一篇寫下的廣告文案，驚覺是謊言，逐年累積的長成，沒壞了模樣，也算有幸；逐漸對裝飾性文字與物件無感，嗜讀重口味，越來越在乎真實，以至於偏離航道，走人跡罕至的路。關注地球議題，探索藝術方法；在翻山越嶺前，潛伏於此，愉悅煎熬。

作者的話

這是一趟藉由文字認識客家文化與地方，再藉由文字創造當下故事的旅程。

這是一次很貼近我與關西可愛的人們的微妙情感連結，如常的小寫。

謝謝評審的肯定，謝謝關西可愛的人們。



小寫關西

(一)

一勺鹽、二皮葉，腳踩啊踩——鹹菜甕¹

三匙糖、四粒橘，甜漬漬仔

牛欄河畔牛汶水

一斷粢粑黑糖水

共好食堂老手路的好味緒²

(二)

仙人之草匍匐於九降風

初冬紫色花海，粉嫩盡浪漫

熟成老仙草乾，炆茶一安好

廟前阿公坐涼於九降風

就像伯公跌落埤塘肚³——

涼神吶涼神

(三)

頭擺⁴ 遠方山頭炸
像是一聲雷公響
阿火牯詫然——
迴響於小籠炸包

細細仔牽著叫做綿羊的狗仔
共下行奈⁵ 細細的老街
是遛狗，還是趕羊？
實在生趣啊

(四)

山歌起，好天好時好元氣
細路項⁶，山花盛開仰恁靚⁷
一陣秋香——
屋前家花也笑連連

阿伯逐日打赤腳接地氣，腳力盡好
種茶種田，好客好搞⁸，還會撩妹幾句
要來催⁹ 屋下看桔子樹無？

(五)

繁華酒家，打石店
斜斜的崎，斜坡街
今叫石店尾
莫當石頭狗¹⁰

- 1 鹹菜甕：關西舊名為「鹹菜甕庄」。
- 2 好味緒：hoˋ miˋ, 客語的「好味道」。
- 3 客家的古早諺語，土地公跌進了池塘，一定覺得很涼爽。
- 4 頭擺：teuˋ baiˋ, 客語的「以前」。
- 5 共下行寮：kiung ha hangˋ liau, 客語的「一起散步」。
- 6 細路項：se lu hong, 客語的「小路」。
- 7 仰恁靚：ngiongˋ anˋ jiangˋ, 客語的「你很漂亮」。
- 8 好搞：hau gauˋ, 客語的「貪玩」。
- 9 偃：ngaiˋ, 客語的「我」。
- 10 石頭狗：客語「是非不明的人」。

賞 讀

向陽老師

以客語寫關西風土人情，全詩五小節，先點出關西舊稱「鹹菜甕」的地名由來，接著鋪陳關西的客家特色與風土：九降風、山歌、石店子老街……，呈現古樸、優游和具有溫度的客庄生活。作者掌握了客家山歌的聲韻之美，短句、長句交錯，起伏跌宕，襯映客家土地、人文和生活的片段，相互貫串，生動有趣。

舒靈強

新竹人，小孩子與青少年的寫作同伴，曾獲打狗鳳邑文學獎、玉山文學獎、羅葉文學獎。高中老師鼓勵我寫詩，多年後我在自己的教室，等待想寫詩的一代。

作者的話

一切是因為六燃大煙囪的保存、回望，使人們在大煙囪下一同凝望新竹的故事，謝謝在這個地方投注善意的每一個人，謝謝我的工作同伴和學生，因為我們一起辦過的歷史實境遊戲，才有這首詩，請大家繼續看見自己居住之地，聽說她的故事。

舒靈強

那天下午哪裡都不能去

那天下午哪裡都不能去

客廳的音響播放著散塔路琪亞

我躡手躡腳地溜出門

逃離滿室的鼾聲和帕華洛帝

我來到她的窗前

看著她像貓翻出窗外

我們一同佔據大煙囪旁的舊日工廠

爬進廢棄的水泥管

我們沒說話

直到她輕聲唱起

李奧納·柯恩的蘇珊娜

歌聲震動我們緊靠的背

她髮帶上的黃色蝴蝶

搔癢了我的耳垂
我一動也不動
拚命忍住她給的癢

她反覆唱歌
直到閉眼睡著片刻
我想像背後的她死了
而我模仿一個喪妻的丈夫忍住哭泣

傍晚

我們在灰色大煙囪下分別
我跑向圍牆邊的低矮屋簷
小心穿過家中無光的客廳
音響早已停止
仍熟睡的爸爸緊緊地
與他的藤椅連在一起
像顆永遠不醒的石頭

那天下午他以為
我哪裡都沒有去

註：紀念消逝的下忠貞新村，以及仍然屹立的六燃大煙囪。

楊佳嫻老師

這是一首暫時從家逃離、和女孩度過迷惑時光的詩。雖然開頭就說「哪裡都不能去」，其實還是去了他方。詩裡描述的小旅程，可能是想像的，也可能確實付諸實踐，浪蕩回來，熟睡如石頭的父親以為他真的哪裡都沒有去。柯恩吟唱的蘇珊娜 (Suzanne) 一曲變成配樂，如歌詞所寫，想和那個也翹家的她一同盲目旅行。本詩以氣氛取勝，西洋音樂和父親的鼾聲、灰色煙囪、低矮屋簷，勾勒出眷村生活時光。

現代詩
佳作

陳其豐

陳其豐，2003年生，台北人。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創世紀全國高中詩獎等。現就讀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三年級。

作者的話

謝謝評審老師。

謝謝我的家人。

希望同行的大家

都能成為理想中的樣子。

陳其豐

同行

我們在這裡集合
早上十點
列車帶領我抵達
自北城，而後持續南下
一一途經你們
各自出發的地方

等待的時候
我手提鼓脹的背包
鐘塔自傾斜的屋頂探頭
班次與班次間
指針在石牆上鑿出痕跡
一些人步入車站
與對向的人群擦身

K扶了扶眼鏡
循著他的幼時印象
我們四人在這裡
以彼此熟知的節奏
那樣步行

彼此分隔的日子
並未阻斷話題
W獨有的幽默依然
足以串連我們的笑聲
淹沒來往車流與
時間，於圓環中打轉

一面正方形折疊鐵桌
四張板凳。關於對坐吃食
我們擁有多種排列組合
(無一不是正確答案)

沿城隍廟夜市
鴨香飯、潤餅、泡沫紅茶……
最瘦的D說這趟吃完
他又要胖了
反手將熱騰騰的雞蛋糕
分配給我們

我們成為各自想像中
清晰的形狀了嗎？
我在移動間咀嚼
感受雞蛋糕漸漸融化

就這樣持續步行，在這裡
我們穿越街巷
遺忘排定的行程
任憑話語鐵軌般延伸——
而九降風填滿彼此間距
吹不散同行的影子

賞 讀

楊佳嫻老師

青春時代的聚首，和各奔東西後的再相會，兩相對照，使得重逢更有滋味。本詩描寫的是同學會，「以彼此熟知的節奏／那樣步行」，倚賴的是多年前的默契，「在移動間咀嚼／感受雞蛋糕漸漸融化」，咀嚼而融化的，肯定不只是食物，還有歲月，以及回憶；雞蛋糕是友伴遞來的，似乎象徵著青春時期蓬鬆的甜味，延續到了現在。「九降風填滿彼此間距／吹不散同行的影子」，疏離的時光未必削減情誼，風霜可能使得甜味更為珍貴。



青春散文

評審老師

羅位育 鍾怡雯 言叔夏

總評

散文經常是創作的第一道門檻，究其原因，可能在於它是我們自小學時代的國文教育開始，始終陪伴在側的一種文類。它親近、體貼，善於接住作者自己，因此也常側身於課堂作文（尤其是抒情文）與私人日記。但也因為它和作文親近的血緣關係，當作者有意識地開始進行創作時，如何克服課堂所賦予的制式框架、發展出一套自己的語言風格，常是青春組的最大挑戰。竹塹文學獎今年收穫多篇投稿作品，多書寫青春時代的迷惘與易感，也有多篇以親情為題材的作品。這些作品不乏四平八穩、在技巧上符合一定規範的文章。但如何從這些規範中走踏出自己觀看事物的路徑，節制有度地調配文字，將是評審的看點。來稿中不乏超齡的表現方法，如〈水仙〉、〈母親的河〉，都以極具個人風格化的文字，描繪自身與母親之間的關係。也有如〈父親〉這樣對父親的工作進行極具田野式考察與觀摩的細膩作品。其中，〈強風〉一文結合網路爆紅歌曲與新竹在地的強風特質，和自身微小的青春煩惱作出對話，是本次相當亮眼的作品。

言叔夏

青春散文

第一名

林昀臻（高雄市立福誠高級中學二年三班，指導老師：黎光旻）

林昀臻，極普通和平凡的南台灣小姑娘，就讀高雄市福誠高中。這就是我就讀高中生涯獲得的第8個獎項：

- 2023 竹塹文學獎青春散文組—首獎
- 2023 高雄青年文學獎—16~18歲組，第三
- 2023 後生文學獎—散文組—佳作
- 112年臺中文學獎—高中組散文—優選
- 112年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高中散文組第三，及新詩組佳作
- 111年新北文學獎青春組優等
- 111年高雄青年文學獎—首獎

作者的話

很榮幸能獲得本屆竹塹文學獎青春散文組首獎，在官網看到得獎名單的一瞬間，彷彿整個世界都跟著我發亮起來，感激黎光旻老師耐心指導，是您開啟我的一扇窗，讓我看見文學世界的魔幻與驚奇。這個獎項對我來說意義非凡，是我創作生涯中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感謝我的家人和學校老師支持，感謝黎光旻老師的指導，謝謝爸爸媽媽。

林昀臻

水仙

頂樓的陽光灑向媽媽轉身的背影，又倒映在繡著金絲藻紋的蒲團上，悄悄歇下兩枚虔誠凹印。彷彿陷落的蛹，蟄伏微光。

日影透著毛玻璃編織繁複的網，柔密保護著。我趴在光影斂翅的窗邊，偷吃甜棗，望見佛堂的紫檀供桌上伏著燃香和水碗，碗內清水盤棲成圓心狀，圍繞著紅水仙和白水仙，而中間卻陷著空蕩蕩的位置。奶奶狐疑的問：「怎會減一蕊花？」媽媽笑著說，註生娘娘先拿去種了。

買新家時，爸爸媽媽特別挑三代同堂的房子。電梯大樓不適合奶奶擺佛堂和誦經，媽媽怕吵，喜歡雅巷和種花，爸爸覺得靠近學校更適合我，而我指定一定要有自己的書房。他倆找了許久，最後選定一處學區內的靜巷透天厝。爸媽特別保留兩間相鄰書房，一個是我的，一個是未來弟弟妹妹的。

我們搬進來許多年，我的書房布置是暖棕沉穩色調，書籍和電腦一應俱全。白日有百葉窗調節日光的喧囂，夜晚還有我和媽媽拌嘴的熱鬧。而隔壁的書房卻僅有小床和緊閉的窗簾，小床不會迎來路過的陽光。

彷彿家裡有個缺席的空間，心想若房間能感知，一定會狐疑自己是否走錯地方？不過，這個缺席不會讓我們的家傾倒，反而年復一年更加凝聚我們想要弟弟妹妹的決心。這個疑惑的房間等了許久，新壁紙等到都皺眉。媽媽也急了，決定積極給房間迎來新主人。

做好決定後，媽媽住院前，整理好衣物和家務，她一邊打理陽台的水仙花，澆水，刷洗盆栽水盤，擦拭葉上灰塵，剔除老葉，一邊教我照顧水仙的細節。然後偕爸爸一起去竹蓮寺拜拜。經過竹蓮市場，採買葡萄、石榴、百香果，轉向竹蓮街，慢走。竹蓮寺的主神是觀世音菩薩，媽媽說，觀世音菩薩和註生娘娘都是慈悲的女神，只要是女生的大小煩惱，都可以向祂們傾訴或許願。

想起奶奶每年春節嘟囔著要買好多棗子，還掛了奇怪的小茶壺在媽媽房間門把。那小茶壺環繞五色線編織的彩繩，大小如拳，下面綴著紅色流蘇，猜想是哪裡扮家家酒的玩具吧？我當作沒看見離開，想到什麼，又停下，下定決心，偷偷的，把它掛回奶奶的門把上。其實我知道奶奶以為我的不知道，隔天，向來慈藹的奶奶找個莫名理由臭罵我一頓。卻瞥見媽媽躲在廚房偷笑。

其實我見過媽媽偷偷掉眼淚。大約是某次看見外婆提了一鍋似乎「好吃的東西」，默默走進媽媽房間，然後又默默離開。奶奶叫我別吵媽媽，自己去寫功課。後來才知道那是某種「換肚」

儀式。當時心想，這樣毫不遮掩的以母親為名，用意念脅迫另一位母親的粗暴行徑，是否將來有一天也會發生在我身上？

這天，媽媽告訴我，她身體不好要住院幾天，也可能幾個禮拜。交代我要顧好功課，聽奶奶的話。還有，記得給陽台的水仙澆水，偶而曬太陽。

我和外婆到「送子鳥中心」探望媽媽。挑高的大廳，明亮暖調。走入電梯，像跨入另一個迷宮，瞥見迂迴走廊轉角處，嵌燈打亮的牆面棲息著數串透明玻璃球，每一顆球內都綴著白潤的珍珠。

推開房門，望見媽媽躺在白淨的床上，冬眠蓋過鼻息，寧靜的。她的臉色同天花板的節能燈，蒼白得沒有一絲色彩。浮腫的手背長出白色的血管，心搏儀虔誠鼓著節拍，彷彿聽見媽媽禮佛時細細叩問的木魚聲，看見字語緩緩綴在輸液口，圓潤成型後孵化，住進她的身體裡。

媽媽安靜的睡著了，像入眠的水仙球莖。潔白的，躺在清水碗裡，卻任由透明的液體沿著自然的管子，緩緩流動。那天，我沒有和媽媽說上話。回家後，發現某一盆水仙結出小球莖。記

得媽媽說水仙適合在涼爽的季节生長，燠熱的夏季應妥善保存適合的球莖，用報紙裹藏好，注意保濕，放在冰箱冷藏處冬眠，待秋季取出催芽，年節早春便可以欣賞美麗的水仙花。

我剝去灰褐色渣滓，取出球莖，潑水洗淨，紙巾洩一點水包裹，再套進微透氣的塑膠袋，放進冰箱蔬菜區冷藏。

據說水仙的花語是想念，望見陽台的幾盆水仙葉子逐漸萎黃，媽媽住院幾天，它就黃了幾片葉子。想來是太想念媽媽了，我學媽媽和它說話，告訴它今天我的隨堂考一百分，奶奶有好好吃飯。水仙從嫩莖裡抽出釉綠的芽，我悄悄告訴它一個祕密：「再過幾天，媽媽就要回家了。」它在陽光灑落的陽台邊，微笑回應。

想起小時候媽媽會告訴我，生我之前還有番曲折。媽媽想要女生，說是女兒乖巧。爸爸想要男生，說是可以陪他打球。奶奶突然插入話題：「那龍鳳胎如何呀？」說得媽媽不知如何是好。於是奶奶提議，請註生娘娘「賜花」，聽得媽媽一頭霧水。「先到竹蓮寺向主神稟報，並且擲筊取得註生娘娘同意後，便能拿著供桌上廟方準備的花回家，賜白花代表生兒子，賜紅花代表生女兒。」奶奶煞有介事的認真著。

「那時，註生娘娘賜給媽媽紅花，對嗎？」我問。媽媽說：「對神明要心存敬意，但不可迷信。」不過，媽媽確實有求到花喔。產檢時，醫生說疑似帶把，是男孩，爸爸很高興。但媽媽卻覺得應該是貼心女兒，果然，註生娘娘以神威彰顯神諭。

這天，媽媽出院了，返家，放下行李，先整理水仙，陪奶奶採買，然後和我一起去竹蓮寺拜拜祈福。我望著媽媽堅毅的背影，臃腫的身形，提醒她多休息。媽媽點頭微笑著。倏地我發現，媽媽的堅強，使我們遺忘她的無力和眼淚。一丁點旁人的關心、不經意的慰問，彷彿針尖刺穿她的心瓣，提醒：「何時生個弟弟給女兒作伴？」而我亦不經意地被那話語淺淺劃傷，但立刻固執痊癒：「我喜歡妹妹！」。

從石墩祥獸旁側入廟，媽媽一手提著鮮果籃，一手挽著我的手臂，緩步，踩踏石階，感受每一步伐都執拗抵觸地心，她握著我的掌心微微震顫，堅定而溫暖。回眸，我望見一朵朵水仙花的影子，隨媽媽步履綻放……是映著天邊潔白雲朵的色彩。

取盤，恭敬地供奉鮮果。媽媽燃香，借我虔誠跪拜。我看見媽媽的話語，盤在線香上，一字一字孵化成形，說的是感謝保佑，平安順利。而從舌尖斂下的話語，則隨縈迴的檀香，綿綿地往註生娘娘的懷裡游去。

看見註生娘娘懷抱嬰孩，慈眉含笑，我眼角餘光卻瞥見貢桌上棲著數盤催芽水仙，一球一球地蹲在清水盤裡，懵懵向我對望。其中一球，長著一支矮敦敦的幼綠嫩芽，可愛極了，我心底突地閃過一個念頭，跟媽媽說：「媽媽，他好像弟弟喔。」

媽媽怔了一下，掌心互絞，垂眸猶豫。深吸一口氣，又鬆開眉心：「也好。」

拈起一雙菱杯，媽媽向註生娘娘稟明心意，走到天公爐旁，祝禱，領首，菱杯過爐三圈，再領首。然後再次虔誠地跪向註生娘娘，細微的願望，聲線清晰，然後擲筊。

三個聖筊。

過了一個月，終於迎來小生命。媽媽懷孕了，奶奶一直問那天，註生娘娘賜白花紅花？微風吹開糾結的髮梢，媽媽推開窗簾，陽光住進另一個小房間，正熱鬧著追逐玩耍，她轉眸望著我，笑而不答。

想像小寶寶一定長得跟我照片裡的小時候一模一樣，晃著稀疏胎毛，小拳和胖腿揮個不停，會哭會笑，連幻想都覺得熱鬧。

但我認為這不是想像，只是多年前，一個熟悉的影子……年輕的媽媽把寶寶摟在胸前，餵她喝奶，拍嗝，換好尿布，扣好背帶，撐起陽傘，一邊哼著催眠曲，一邊沿著微風拂過田埂的樹蔭下步行，走到村邊熱鬧廟埕前，掏出二十元，向大嬸買香花，踏階入廳，取盤汶水，供花，拈香，溫柔揣著懷裡的寶寶叩謝。再走著長長的，擁抱我安睡的黃昏回家。

當年，媽媽的肚皮緊緻，沒有針孔，沒有淚水，不碰苦澀，沒有頻繁取卵和植入、劃割與縫合。媽媽種的水仙是青春的，花瓣是光潔的，沒有細紋。

羅位育老師

作者的心思、眼光、情味、文筆相當老練成熟，精細琢磨生活大小事件的眉眼，徐徐顯微家庭傳宗和宗教倫理的秩序力量；安然繡寫隱幽生命的嘆息，似豁實惑的不愜呼之欲出。

水仙象徵母親的明淨青春、胎結於植物的心事、新生命的詠嘆，也是作者說不出卻寫不完的惆悵。

與其說本文是早熟青春書寫，更像是已然長大卻仍未釋懷的女子回顧筆觸。

青春散文
第一名

陳鼎斌（台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三年五班）

2005年生，台北市立大同高中畢，目前就讀中央中文。

作者的話

田園深處，蚯蚓、蜈蚣、金龜子與蚱蜢不曾消失。當我俯身疑惑時，阿英會熱切的指認，在指尖的方向中，若有似無的存著，絲絲慰藉。



阿英的世界彷彿只有家後面的一塊田地跟她所有的子子孫孫，她在田裡會尋找那些外表完好的蔬果，放在一個紙箱裡，準備兒女回來的時候，讓他們帶回家去。而那些留在田裡的，是阿英自己的食物。她不在意節瓜的外表是否被碰撞，不在意胡蘿蔔上的坑洞，不在意隔壁王嬸常常來摘取番茄的行為。

阿英活得很自在，她是田間的小孩，伴著新竹的風長大，她想為子孫撒糖，灑在心裡，灑在田裡，灑在家裡，讓他們嚐到甜頭，然後回到這裡，找到生命之源。

紙箱外果蠅紛飛，夏日的炎熱，讓阿英摘採的蔬果擺放不久便會腐敗，馬鈴薯長出的根都邁出了紙箱，阿英仍然沒有停止她堆積的行為，直到她越堆越高，才發現下面早已失去了堅實的支撐，留下的是一片片脫落的葉子，以及殘缺的肢體。

升高中的暑假，我與阿英兩人待在家裡，父母跟其他親戚，為了祖父的喪禮忙上忙下，祖父的靈堂沒有設在家，而是找了間生命會館擺放，因為二叔說他這樣來往比較方便，不用開車到偏遠的鄉下，就能在約定的時間抵達為祖父誦經。

祖父也不喜歡鄉下，在城市發展以後，他更喜歡待在都市，離家不用幾步，就有登山用品店還有「」讓他的生活多了些許興趣與便利。在他去過台北以後，更是大為驚嘆。東區的百貨林立，中山的人潮洶湧，對他來說都象徵著新生，朝氣地像顆大樹，緊抓著地面不願遠離。

阿英總笑他是：「吃老未認老，愛裝少年。」而祖父則會牽著阿英的手，四處看看，彷彿有太多的景色都是瞬息萬變，如果此刻不著一眸，便可能不復再見。阿英也沒有繼續說下去，只是搭著祖父的腳步，行過車水馬龍的店家，或者一些門可羅雀的公園。

在祖父走後，阿英的世界歸於平靜，她鮮少接觸市區的風華，只是遠處華燈初上之時，她會坐在山坡邊的長椅，緊盯著入神。

祖父的死，阿英沒有過多的情緒，父親原以為阿英會悲痛的無法言語，或者在深夜哭泣，但阿英比我們遠想的堅強，擺放靈堂的事，也是阿英同意的。還說，她不會到場，我們去就好，她就待在這裡。父親不放心，卻也覺得阿英有某種無法言說的情緒，讓我留在這裡陪著，好像阿英在等待著什麼，像是自天邊而來的回應。可能會在田裡留下暗號，在香火爐上畫出什麼，阿英每天都期待地四處環繞，從田間走到房裡，從房裡繞去後廚，急切地像天上反來覆去的麻雀，那兒唧唧幾聲，再到隔壁呼喊幾聲，但始終得不到回應。閒來無事，便繼續堆積著那箱蔬果。

「你在創啥？」我問。

阿英看了我一眼，眉眼間落下的褶皺，讓本就衰老的臉龐更添愁容，她沒有回答，像是怕洩露了天機一樣，許是與祖父的約定，讓她執守在這間大院，這座獨留老人味的地方，他們相知相惜的地方。阿英像是門口立著的獅石像，軀殼存在地堅定不移，但其中的神靈可能早已不知去向，尋無蹤跡。

阿英果斷回到田裡，澆水，施肥。她呼喚著我的名字，讓我過去，只見她摘起一根黃瓜，在褲管上拍了拍、擦了擦，用力一折，她一半，我一半。她示意我咬下一口，用不流利的國語說道：「脆嗎？好吃嗎？」眼神裡是她對種植技術的肯定，像是在分享中樂透般的喜悅。而後又開始說起那些曾經運往台北、台中、台灣各地的蔬果，有太多的子孫分布在外地，所以她幻想著所有人吃到這些蔬果的神情。然後緩緩說著：「恁阿公卡早就是按呢走儂才會一身病」。

我只得點了點頭，應著阿英的心情，只見她多了幾分氣色，才有所緩和。其實我對於蔬果沒有太多的概念，對於肉也是，我只分得清楚，這是菜、這是肉，然後吃下肚。直到父親在煮火鍋時才能知道，原來小白菜不是高麗菜，A菜跟大陸妹不一樣。所以每每與阿英搭話，總是上句不接下句。

阿英也不了解我的生活，她暫且明白，這段期間，我會與她待在一起，在家，吃著她栽種的蔬果，以及她煮的菜餚，那些她可能已經練習過千萬次卻鮮少派上用場的料理。

在餐廳的圓桌上，涼拌黃瓜、韭菜豆乾炒肉絲、胡蘿蔔炒高麗菜、清蒸鮮魚，各式菜色擺開，而各種昆蟲齊聚而來，為清寂的桌，增添些樂響。

老舊電視在播報時，時不時冒出滋滋啦的聲音，讓人覺得突兀。我提議將菜撿到碗中，我們走去門口的小桌，小桌旁有兩張竹椅，剛好，一人一位，多少切合當下意境。眼前只是一片空曠的庭院、渲染的夜色，和不發一語的彼此。

我謹守著父親的告誡，長輩還沒動筷時，小孩不能先吃。所以當阿英遲遲未動筷時，讓我不

知何所適從，只能看著門角邊旁行列的螞蟻，爬上門檻，又爬下門檻，有的落隊，有的方向混亂，各種型態交雜在這個生態圈當中，像是為了飽食離家的遊子，找不著家。

阿英或許是蟻后，待在窩裡，等著，外出工作的工蟻們回來，在這兒，她靜靜的等待，產出，偶爾，看見孩子們喜歡的東西，便買回，閒置在櫃上，落灰。

阿英長嘆了一口氣，身體舒展了下來，轉頭瞥見遲遲未動筷的我，才驚訝的說：「你哪會猶未吃。」只見她提起筷子，從碗裡把肉夾進我的碗中，說著：「毋免跟我客氣。就做你吃。」她馱著身板，看著眼前燈火，慢慢的嚥下一口又一口的飯菜。

看著阿英，我想著，螞蟻走著走著，忘了路，或許就各自成家了。

吃完飯後，阿英帶著我，走到旁邊的山坡上，那邊擺放著長椅，往後一望，盡是市區的燈火通明，在晝夜的襯托下，那裡顯得繁華，飛蛾嚮往的地方，遊子們或許，都是那兒走散的。

在這我們能夠看見天上的星星，相比於都會圈，這邊的景致仍是別樣。阿英坐在長椅上，手上握著一串佛珠，在我的印象中，那是祖父長年掛在手上的，只要祖父閒著無事，便會將它摘下，一顆一顆的擺弄著，不是念經，只是種清心的行為。

阿英長嘆一口氣，開始敘述起她與祖父的往事。從認識到結婚，從結婚到生子。

我緊盯阿英的雙眸，想在她潸然淚下之時，替她拭去眼角的淚水。但阿英卻面露喜色的說著，

沒有一點傷懷，釋然的神情朝遠方的星點看去，像是在宣達著近日的瑣事，而整座山林靜謐地讓人享受，不過是星光閃爍，會給予阿英些許回應。

我問阿英：「你難道都不會傷心嗎？」抱著忐忑的心情，深怕一不小心觸碰到按鈕，阿英會以我未曾想過的情態爆發。但顯然，四周沒有什麼變化，路燈下的蚊子仍然聚集在那裡，而阿英只是持續擺弄著珠子，說著：「不會」。

阿英說，祖父沒有離開她的生活，他們約定好了，以後還要一起去看台北的一零一、台中的夜市、高雄的愛河，還要一起下田、登山。

阿英沒有承認祖父的死亡，雖然她知道，祖父將不再以實質之身相伴於側，但她無時無刻不在尋找祖父的蹤跡，無論是田間偶然出現的瓢蟲，或者廚房裡隨來往去的蚊子，阿英說，那都是祖父存在的證明。

或許，祖父是唯一歸家的工蟻，在蟻后的心裡。

她遠比我想的快樂，日後的每一天，她仍然維持著正常的作息，而我也將箱子裡那些腐爛的蔬果丟到了一旁的花圃，當作養分，只看見最底下的馬鈴薯開出了小花。

喪期結束後，所有人回到了正常的生活，離開前夕，阿英將新摘採下來的蔬果用塑膠袋包裹著，塞進我的書包。在客廳，她念叨著我要努力讀書，成為將才。

而我靜靜的看著皚然白髮的阿英，心中萬語卻難以開口。

我轉頭看向大宅裡的蔬果箱，囑咐她：「要記得隨時清理，留些好的給自己，之後回來我們再一起下田」。阿英看了看手中的佛珠，笑著答應我：「好」。

離開前，我望著那天與阿英吃飯的角落，而那些螞蟻已經不知去向。

描寫祖母或祖父的親情題材在青春組的參賽作品中不算少見，但此篇作品選擇一個特殊的視角，從祖母「阿英」寫起，透過阿英之眼，細數祖父之死，與祖母心境的變遷。作者亦嘗試設計「螞蟻」這個意象來談成長的離巢與分散，可惜沒有充分發揮。若能在文章稍前的部分就讓「螞蟻」進到文中，或許會更為聚焦。

青春散文
第三名

陳歆恩（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三年三班）

筆名天線色素。

正在學習寫詩與散文，正在與數物化生打架，正在思考晚餐要吃什麼。種族是人類但身分認同是外星人。

前一句是開玩笑的，想當一顆石頭是真的。

作者的話

感謝評審老師們的肯定，感謝強風オールバック與其衍生的迷因承包我好一陣子的愉悅。

對於現在的我來說，黃色除了是芒果、是金絲雀、是晨光熹微、是夏日的阿勃勒，還是強風的顏色。

對了，最近我開始嘗試把瀏海夾起來，KS跟Janice說他們覺得我有沒有瀏海其實沒有差很多。



近來，我的 YouTube 首頁總是被一首名為強風大背頭的歌曲佔據了一部份的版面。通常是濃郁稠密的金絲雀黃、搭配上復古漫畫般的人物以及極盡惹眼的粗體標題構成的影片封面，我有幾次抵擋不了色彩或者曾經被洗腦過後的成癮現象，不由得一再點進這首歌。

不同的版本的歌聲，差不多的曲調，帶著破碎感的直笛音……我原本以為這首歌能帶給我的就是這麼多了，但，某天我下意識點進某個強風大背頭的影片後，新竹的強風就從我緊掩的門窗間隙，瘋狂的衝撞進室內。

那是「強風大背頭但在新竹」的版本。

混雜在音符與節奏中的風聲乍聽之下略微誇張，但，大抵新竹的風就是如此吧。雖然新竹版本的歌曲動畫裡，那位上下跳躍的女孩，與原版的那位並無二異，可是，也許是影片裡的風聲實在太過兇狠，女孩的瀏海彷彿又被迫上翻了幾分。

我暗自感嘆，在強風之下紛飛的瀏海，屬實是每位瀏海女孩揮之不去的刺撓。身為每日晨起，首要任務便是查看經過一宿怪異睡姿蹂躪的瀏海安泰與否的人類，我不由自主的為強風大背頭中的小小女主感到一絲哀惋。

忽然，我想起那年的去新竹的外婆家時，我曾引以為傲的齊瀏海黑長直髮型，也變成了前額光禿禿的大背頭，至少從正面看起來慘不忍睹。

那年暑假，暑氣與我一起到了外婆家。許是台灣的氣候，在夏季並沒有副熱帶與熱帶地區之分吧，總之，我在新竹所感受到的、來自陽光近乎沸騰的光波，與我在南部所照受的一模一樣。

最明顯的是我那覆額的瀏海，一握蓬鬆的青絲硬生生被夏日的黏膩悶熱，蒸煮出一片濕黏的海苔沾在額頭上。

我對於此情此景，乃至我的瀏海所受的酷刑早已司空見慣，畢竟南部夏天驕陽的橫行霸道，是不會為了任何誰而仁慈的，但外婆或許因著對晚輩的關心愛護，看著我那不堪的髮型，總是有幾句建議要提出的。

外婆百般勸說我剪去瀏海，並指著她那飽經歲月但依舊飽滿無髮的額頭、清爽的髮型，開玩笑地炫耀她的神清氣爽。

已經忘了在第幾次外婆的好說歹說後，我半推半就地跟她去了一間髮廊，位在住宅區的店面相當窄小，但各種設備卻應有盡有。外婆不讓我看鏡子，自顧自地用台語跟老闆娘說起剪髮需求，我聽不懂台語，但眉飛色舞的她們倆總給我一種詭異的不安。

果不其然，外婆聯合老闆娘把我的瀏海剪成短短的眉上瀏海了。

原本垂至眉毛的珍貴黑髮，如今只剩下有如掃把毛短小的稀疏毛髮，稀稀落落地掩蓋大約三分之一個額頭。望著我那看起來有點像卡通人物小丸子的前髮，我無奈、憤怒，或者說，我不知道等一下要怎麼頂著這於我而言有點幼稚的超短瀏海出門。

走出髮廊時，新竹的風很大。或者該說，我的心中，風很大。

瀏海之於那時的我，猶如遮衣蔽體的衣物般重要的存在。

起初，我實在是無法忍受眉毛上涼涼的、光禿禿的感覺。走在路上，總是將路人瞳孔中我其實完全看不到的反射，想像成我缺少瀏海的額頭。不過，習慣是相當可怕的現象，我竟然慢慢地被這種額頂涼颼颼的感覺麻痺了我的整個夏天。

我剛開始覺得有點羞恥的髮型，似乎，並沒有如我所想的那般不堪得那麼惹眼。現今回想，似乎也只有從新竹返家後，媽媽為我怎麼瀏海少了一截而問的幾句話，是為數不多的、有關旁人在意的頭髮的記憶。

或許，我在不知不覺間，我體驗了如何不被自我想像的他人目光所束縛。

雖然現在的我有時還是會不自覺地陷入聚光燈效應的泥淖中，不過，我開始努力說服自己，其實別人的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

好比我以前去球場打籃球，會忍不住從心裡想著：「其他人是不是會覺得我的球技很糟糕，準度很差？」，而現在，我會於自己出現諸如此類的想法之時，告訴自己：「別人很認真打球，沒空理你。」或許這算是一種自我催眠，但，我確實是在每一次對自己的說服中，找到更舒心的生活方式。

這一切，確實該歸功於外婆。雖然被剪去的瀏海多少飲下了我的埋怨，可是，若沒有失去這段頭髮，我或許會花費很久的時間打破我為自己所築的，那極具韌性且難以逃離的蛛網。

或許很困難，但可能某天，我也能不再受制於因空想而生的憂慮之中。甚至，能像外婆那樣，偶爾開點關於自己缺點的玩笑，或者坦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說不定。

那年新竹的風，吹起我那少了一大半的瀏海，躁動的氣流揚起髮梢的凌亂，也颳走我過去的桎梏。

某個閒散的空檔，我又點開了強風大背頭這首歌，易於記憶的旋律，抓住了我的耳朵，強行攀著神經而上，駐紮在我的大腦中。

吹著直笛的小女孩仍舊在她那吹著強風的上學路上唱著、跳著。微微破音的直笛聲，為樂音順耳的旋律，平添了幾分出衝突，卻帶來更為牢固的記憶。

我看著她被風吹起的瀏海，曾經關於瀏海的記憶自腦內翻湧而出，但很快，我的整個思考篇幅即被這首歌曲強行佔據了。那些關於我曾經失去的瀏海的回憶，也很快地回歸宛如止水的狀態，理所當然地無所謂起來。

就像我兀自想像出的，那些旁人的目光一般，漸漸不再附著於我的日常生活中。

影片中的女孩，唱著、跳著，即使強風讓她的外表，特別是瀏海，格外的參差不齊；我也在心中哼著、舞著，任由五線譜上翩翩的音符烙印進身心。

強風在吹，而風中的我，莞爾一笑。

非常青春活潑的散文，以洗腦神曲〈強風大背頭〉為開頭和主軸，閱讀的時候彷彿有個小女生吹著直笛在強風中走著跳著，很有畫面感。這篇散文由小見大，由髮（瀏海）而人（生），文字輕盈明快。作者原來對新剪的瀏海覺得非常別扭，新竹的強風也很容易掀出剪壞的小丸子似瀏海。作者自我開解，寫下屬於自己的〈強風大背頭〉散文版。這是一篇非典型參賽散文，沒有沉重的事件，挖到底的心理描寫，卻是篇易寫工的散文，清新動人，輕盈明快，令人印象深刻。

青春散文
佳作

萬芳羽（苗栗縣立照南國民中學三年十五班，指導老師：黎光旻）

我叫萬芳羽，熱愛寫作，期望我的文字能帶來感動，也熱愛閱讀，被別人筆下的世界所感動而得到寫作的啟發，希望我也能用這雙手和傾洩一切的筆創造動人的文章，繼續在文學世界遨遊。

作者的話

謝謝品審老師對我的肯定，讓我有機會站上這個頒獎台。
首先要感謝黎光旻老師對我的指導，給予我支持和鼓勵，也要感謝我的父母，在困難時陪伴我，讓我擁有豐富的青春。
生活中的點滴回憶都成為我寫作的養分，也帶給我這件作品的靈感。
這份榮譽會一直在我心中，成為前進的動力。

萬芳羽

母親的河

「媽媽，你看天空好藍。」微笑的唇紋，和紅筆畫在試色本上的線條一樣，蕭蕭秋風吹亂光影，我靠緊，雲走的很快。

我點亮燭台，蓋上火焰狀玻璃罩，青煙扭曲升起，火光映照滿屋，像回到媽媽的子宮，透過她的臍帶窺探，我只想蜷縮，吞食她參雜期盼的養分，長出眼耳口鼻，轉向以為會落地，只不過是落到她滿佈細汗的懷裡。我閉上眼跑回房，忍住衝上喉頭的異物感，灼燒從心尖，我躺上床，蜷縮、裹緊月的碎片。

幸好天空是藍的，因為我討厭紅色。

水聲哭了很久，掛在錫絲的黃光淅瀝瀝，像下雨。媽媽蹲在洗臉盆前，裝滿水、倒進洗衣液，白的泡沫遮住盆底圖案，再從另一個盆子拿出內褲，暗紅的血塊像她臉邊胎紋斑點，她將其泡進肥皂水，鐵鏽味隨著七彩竄進我鼻尖，木門小洞裝不下震驚的瞳孔了，我推門走進，啞呀響著小屋的沈默，她抬眸，我學她的姿勢蹲在另一旁，腳底卻怎麼也蹲不下去，往後就要跌倒，她還沒

沾濕的手握住我的腕，指尖沾有血跡，我看著她，水流的聲音很大，就要溢出，雨漸小。

抽風機沙沙噪音，摩擦錫絲光條，反射泡沫七彩，她搓揉褲底的手不停，蔓延開的漂白水、洗衣精的味道刷淡斑駁褐點，浴室很悶，像裹進玻璃燈泡，但我和媽媽連結的不是同一條錫絲，她的繡點斑斑，卻拿著木梳慢慢拉開我的死結。

她帶著流水和我閒聊，我說作業都做完了，媽媽今天煮的飯很好吃，她淺淺的、喉頭的笑音勾住高馬尾，媽媽說：「短頭髮也好看呀。」我說，我想和媽媽一樣有一頭長黑髮。媽媽把垂下的髮尾勾到耳後，微捲的髮尖被水珠攏聚，我把右側的髮夾拔下，勾了幾根頭髮，扯斷了、往地上丟去。

她一直刷著褲子，我替她把髮尾夾起來，她抬眼笑，只是角度很瘦，像她凹陷的雙頰，也像緊緊擁抱時輕鬆環住的腰身。我問：「媽媽，會痛嗎？」問句的點是最後一滴洗衣精，她手頓了一下：「等妳長大就知道了。」然後擰乾內褲，她終於不再刷洗了。

刷乾淨的內褲被吊在浴室裡，還滴著水，打在浴缸是陣雨，已經放晴的底褲，滴答，滴答。

原來血塊不是被洗走了，卻回到我皺摺一角的考卷上。學校的窗簾充滿霉味，蓋過我動脈扶起、緊握桌面的煩躁，左邊同學用餘光看向我分數，我捏爛那一角，拉開鉛筆盒拉鍊，翻找，找不到紅筆，抬起手，指尖在光下變紅，我抹在紙上想算出光折射的角度，按鉛筆一截一截斷裂，原來答案是無解，我舉起手，扶著馬桶邊緣乾嘔。

最後紅筆在鉛筆袋深處找到，我坐在嘈雜的鐘聲裡，飄浮細語，我拿起斷水紅筆塗畫紙上，纖維深凹出線條，我的指尖越來越紅，帆布鉛筆袋吸了墨汁在墊板上壓出痕跡，像沙發上、袈裟上的，一條一條的血痕。我停下直到白紙被劃破，沒有再白的位置給我戳破，浴室裡那件內褲應該曬乾了，回家要幫媽媽收。

走在回家路上，我的腳步蜿蜒。遠遠的，應該是海的聲音，在耳畔徘徊，我彎下腰往後、從跨下往後看，倒影倒立，天空仍是藍的，我的整片手掌加速變紅，腹下漲痛，是紅的味道，胸口已經忘了因為眼淚，還是跑太快喘不上氣，我在直線的地方一直跑，向著小路盡頭，汗打濕眼睫，鹹的刺痛我緊閉眼，可是路的盡頭是無數個轉角，直線連結的終點，陷入藕斷的夢、絲連的紅是我捏爛不及格的考卷，紅是媽媽化緣繳的學費。

在暈眩著喘氣的斜陽中，我變得單薄。

耳膜鼓譟雜音電流，再酥麻傳到手心，我走回家，脫下黑皮鞋、整齊排好，按下浴室開關，通風窗旁，衣架只有兩件褲，乾了，我拿出，折進媽媽的衣櫃、我的考卷折進抽屜。

秋天之前，屋外的溪漲得高，我抽屜的考卷彷彿也皺摺成河流，快溢出堤防。左臉的青春痘也長起，我推開門，媽媽抬眼，空氣裡好聞的肥皂味，她站起身，把小椅讓給我，換她壓著小腹蹲坐，我問她：「媽媽，妳知道河有幾條嗎？」她看了眼紅盆裡洗了沒洗的內褲，瞳孔晃動：「六條吧。」

我不懂她的六是什麼意思，鐘聲響了六下，健康老師說翻到六十五頁，淺粉底的大標題：女性疾病。螢光筆畫線，講義第六頁，擴音器響動，老師接著說：「這個地方簡單看看，重點背起來就好。」黑白影印左半面的右上角，第一個疾病是子宮頸癌。

六個月前我們慶祝媽媽的三十六歲生日，她那天穿了紅色的連身裙，我才看見她腰線的纖瘦，頸後亮閃的拉鍊，串起最小號的寬鬆，我替她綁好蝴蝶結，她站在全身鏡前轉圈圈，皺褶有弧度的裙襬飄起，她臉頰粉紅，我不明白花苞需要多貼心呵護，所以只是放在窗邊，讓藍天欣賞。

雙唇大小蛋糕進到口腔，奶油甜膩地融化，她笑著說好好吃，切了蛋糕的三分之一大塊給我，蛋糕是我們吃不完的六吋，我遞給她紅色賀卡，她說收到卡片像在過新年，我再吃了一口，過分的甜，她抬起手抹掉我嘴角奶油，貼緊時的柔軟讓溫暖擴散，參進血液像倒進大把的糖，我看著她一口一口吃完蛋糕，膩人的甜溶解在酸澀的紅裡。

一直、一直游，直到天空變成繡紅。

健康老師在黑板畫了子宮的概圖，我還沒背起來要考的六個構造，左右的卵巢接著輸卵管，螢光色的重點是我們游到哪裡受精，紅的大海裹著我每晚的夢，夢裡我不停游泳。

鈴響起，闔上課本，我開始默寫疾病特徵及子宮構造。我背得很熟，墨水也很流暢，字跡在瞳孔漂浮的弧度是裙擺，輕飄飄把空氣拼湊成「不正常出血」、「下腹異常疼痛」，我提早許多完成，將考卷翻面放在左上角的九十度，側彎下腰翻找練字帖，與韌帶一樣苦手，裹在運動校服裡胸前的肌膚漲痛，像動脈細密的刺，在深吸氣後大力跳動，鐘響前三分鐘，老師在黑板用紅色粉筆抄下答案，我打勾的聲音很大，佈滿青苔的耳膜開始共振，我要告訴媽媽，我考了一百分。

夕陽鋪滿回家的轉角，河水平穩，大樹擺著氣根，我抓起蟬放進書包，心底蜜蜜是西瓜的甜，

我和落葉被彩霞染紅的秋說，我好懷念夏天。

那時媽媽會讀故事書給我，大海是天空的藍色染料，我躺進媽媽懷裡，她唸出字音時會震動胸腔，平穩地起伏呼吸，我緩緩閉上眼，進入夢裡。

夢裡她說：「媽媽最喜歡紅色了。」

到家，我放下書包拉開拉鍊，從資料夾裡拿出一百分卷子，喚起媽媽，棉質短襪在地板上滑，笑聲滑過拉開房間門的啾呀：「咦？」不在疊棉被、不在浴室洗刷，曬衣那一塊水漬，乾後留下痕跡，我回到客廳，靜的悚然，空氣都是冷的。

磁吸在冰箱上的，一張回診單，應該是媽媽怕忘記，所以黏在最顯眼位置。

我看見冰箱銀的鍍滿我彎曲的倒影，鏡面左右扭曲的黑字寫得不大不小，平靜地告訴我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用媽媽名字鋪底，我們都被困在繡紅的天空中，越來越嘈雜的那道聲音，從下腹部疼痛傳來。

跑。

奔出門，手心捏皺分不清是回診單還是考試卷，指尖的紅又蔓延起來、擴散，像染料，紅色的海幾乎要把天空填滿。下腹悶痛，我撥開斜陽看見紅的小河流動著，牛仔短褲和麻布鉛筆袋一般，在我起身時留下稀疏血印。我不知道在鮮紅裡的雙凹有幾塊是媽媽給的，她的手心的繭一直朝著地心，敲著木魚緩緩逆流人群，嘴裡唸禱佛經，化緣箱掛在胸前，重的只有實木，六個十元是太輕的一天，我替她擦去額角汗，將濡濕髮鬢勾到耳後，遞上水，她說：「今天有六十元，明天就可以吃麵包啦。」笑的太燦，都忘了雨天要帶傘。

我以為，所有人都是神明的信徒。

腿彎重的那點紅停滯，走過的在大腿上變乾、變硬，是浴室裡曬了太久的內褲，褲底深褐的斑點也在媽媽的手指留下一條小河，涓涓地被沖淡，媽媽用手指抹一下肥皂，把家那條紅的小路沖的越來越淡，直到我看見。我把腿上血跡擦去，用力到指尖發紅，撕開衛生棉，照課本上老師教的那樣黏好。

我的紅是向未來奔跑，而媽媽的紅已經在相片上凝結成血塊，但我只能一次次問：「媽媽，會痛嗎？」她總是雙掌合十，手心留著洞。

醫院其實不遠，比考捲上錯三次的比例尺題目還近，我忘了該加一棵、還是減一棵樹，套幾號公式，只是漲潮的河一直催痛下腹，但雙腳，不能停。媽媽病房在六樓，餘暉灑進齒輪也轉動六，我搭上電梯凝視通紅的面龐，我和媽媽六分相似的側臉，基因帶給我淚痣，在豆大淚中變得立體，成凸面鏡，我想蹲下，被脫力的小腿喊停，靠上樓梯扶桿，嘈雜的呼吸在教室日誌被記上遲到，我走得很慢，因為小腿無法使力，記憶卻跑的很快，超過我幾個轉角，泛黃的粘膩觸感也溶解在紅裡，媽媽的病房隔壁住了一個孕婦，像是即將臨盆，我聽著家屬跑出房門，護士的腳步拉開門，走進。

好白，媽媽身上穿著我喜歡的藍。

後來她躺下，躺得很靜，我聽見隔壁的產婦被推進手術室了。我用手探上媽媽鼻尖，向下在指腹裡打轉的是微弱、潮濕的氣息，奔跑的終點在這裡打響，我的小臂沈重的舉不起，我看向過了六點以後的天空，變得深沉，染有墨的藍。

媽媽一直在沈睡，過了六以後的每一刻鐘，我好像能聽見產房外家屬手指的摩挲，更響的是媽媽的嚙語，細小，字和詞黏成一塊，鼻腔飄來淡淡的鐵鏽，我看見蒼白的唇顫動，俯下身，媽媽說：「不怕，不怕，痛痛飛走囉。」

好想在安慰我。

我被媽媽擁進懷裡，想起媽媽最喜歡的紅色連身裙，穿在她身上已經鬆垮垮的那件，還有甜的發膩的六吋蛋糕。醫生拉開門，空氣震動，發出很大聲音，他拿來一張白紙，和考卷一樣大小，他讓我在欄位上簽名，我摸摸口袋找筆，右邊軟布凸起，我伸進口袋拿出紅筆，斷斷續續在欄位的底線上簽字，帶有媽媽名裡的那個字只剩幾撇，像她的呼吸，薄弱。

我坐在媽媽床邊，不斷握住她的手，再放開，越來越冰，原來已經進入晚秋。從六以後的數字我記不得了，我站起身，用指尖點上媽媽的鼻尖，下滑，冷的讓我發抖。我拉開病房門，走向出口，一步一步走的緩慢，醫院沒有轉彎。路過產房，新生兒的啼哭響徹整層樓，只有我還試圖溫暖指尖的冰。

我好像走向回家的路，小河緩慢而寂靜。

我忘了給媽媽帶去一百分考卷、忘了確認媽媽的袈裟是否乾透，我推開她房間門，零星幾件便衣，袈裟擋住了亮眼的連衣裙，我從櫃子裡拿出，在身上比比，長度剛好，這應該是長大吧，我走到角落打開化緣的木箱，偌大的箱裡只放了一個麵包，我伸手、拿出。

媽媽，這就是長大吧。

媽媽，我能不長大嗎？

這篇文章透過母親所罹患的子宮頸癌，將陪病的歷程化為一幅幅畫片般的影像，行文跳躍、輕盈，寫的卻是沉重的疾病與失去母親的悲傷。全文使用一種蒙太奇式的手法，作者的聯想浮翩，意象勾連意象，像是用淡彩輕撫傷疤，因而暈染出美麗的傷口，是極為有才氣的一篇作品。

青春散文
佳作

陳宇（國立竹北高級中學一年十四班，指導老師：溫美貞）

擅長國語演說，寫作則是對自己的挑戰。是一位很平凡的高中生，想藉由寫作紀錄生活日常，將會被遺忘的記憶不僅存於腦海，而是以文字永載於書頁中。

作者的話

二月之初，就收穫一份意料之外的大禮。這是我第一次參與此類活動，當初是抱持著鍛鍊文筆的想法投稿，能夠獲獎並不在當初的預設中，但也因第一次參賽就斬獲佳績而倍感幸運，增加我對寫作的熱忱，我會繼續譜下屬於我的樂章。

陳宇

「媽，你今天會買晚餐嗎？」

「可以啊。你想吃什麼？」

「都行。」

「好，掰掰。」

幾句簡短的對話，瞬間捋順了罩在身上的沉重課業壓力。戴上耳機，刷卡、跨上 YouBike，踩動踏板，在太陽迅速墜落的擁擠馬路上穿梭於車流間。抵達車站，歸還 YouBike，三步併做兩步登上月台，趕在列車門闔上的剎那，成功滑進車廂。這是我升上高中一個月以來的例行放學路線。傍晚的區間車搖搖晃晃，緩緩駛過頭前溪，粼粼光影暈染車廂氛圍，彷彿透著巴薩諾瓦曲風的輕鬆慵懶，我的肚臍也因為全然放鬆而不爭氣地發出轆轤響聲——今天媽媽會買什麼食物當晚餐呢？

外食講求的就是效率，上高中以來的緊湊生活步調，讓我對外食從不挑三揀四。但事實上，我的嘴很刁，尤其面對阿婆製作的料理，我有近乎苛求的講究。此時，舌頭宛如一根靈敏探針，精密分析食材成分及烹調步驟；牙齒化作一排躁動難耐的鋤刀，俐落斬斷油嫩的肉塊。用不著幾秒，分析數據就飛速列印在我的腦內資料庫中：

「阿婆，你是不是少放……？」

這樣敏銳的味覺系統運作看似高超，卻也激活了體內敏感的神經，只要味道稍有差池，儘管眼前的「阿婆牌」料理再豐盛，我一概棄如敝屣，不嚐第二口。這份執著，讓我在家族中被冠上「難搞」的名號，眾人紛紛詫異地搖頭笑罵：

「囡仔人，哪知甚麼滋味！」

湯品，是我最喜歡的料理種類，冬天溫心暖胃，夏日激發活力，疲勞隨著滾落的汗珠而消散，裡外都得飽足。我總喜歡在晚餐時光，啜飲一盅熱氣蒸騰的湯，俯首用恰到好處的喘息吹動陣陣漣漪，貯存在湯底的香醇翻湧，宛如火山釋放能量般迸出香氣。面部被蒸熏得一片紅潤，濡濕的水氣凝聚在鼻頭，接連冒出的氣味分子把鼻腔當作起點，直奔腦門，吸光彳亍在容器上空的香氣，再讓各式食材燉煮出的濃郁湯汁一口接一口滑入咽喉，是嚐一碗湯的樂趣。

嚐遍中外料理的各式湯品，阿婆的「白菜雞湯」始終高踞我心中排行榜的首位。

曾經，我是阿婆的小跟班。學齡前的孩提時光，爸爸忙著創業，媽媽前後打點，我幾乎是跟著阿婆長大的。

「買菜囉！」身軀圓潤，頭髮蜷曲的阿婆早已穿好鞋拎起購物袋催促我，色斑不均勻的臉上掛著招牌的笑容。我一向極具主見，跟著阿婆逛菜市場，堅持只穿內褲和上衣，腳上套著發出怪

聲的鞋，撲哧撲哧，邊揮舞拳頭邊喊：「內褲超人——出動！」

清晨的陽光灑落，剛剛甦醒的傳統市場彷彿被鑲上金光邊框。滿佈禽畜魚蝦生猛腥味的昏暗空間中，柔黃色的光芒點亮一家家小販，熱情的招呼晨起猶面色鐵青的主婦們。充斥斤兩銀錢算計的交易體系，一旦出現無機心的孩子，立刻成為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恆星，全世界都繞著他轉。

「這個是恁孫？」

「嘿啊。」

阿婆口中應答著，暗暗對我幼嫩的胳膊施了力。機靈的我隨即明白她的意思：

「阿姨好。」

「哎唷！嘴還真甜。阿姨送你這枝蔥仔好無？」

不多時，我的懷裡就揣滿了阿姨叔叔餽贈的戰利品。

在我眼中，菜市場是個充盈新鮮事物的樂園，不同品種的魚睜圓眼睛一列列躺好盯著我瞧，叫不出名字奇形怪狀的瓜果青蔬引得我忍不住偷摸一把……，還有忙著寒暄做生意卻不忘衝我一笑的和藹的人們。

「阿婆，今天好開心，買了好多菜，你什麼時候要煮啊？」我傻呼呼地問。

「下禮拜就過年了，阿婆要煮好吃的給你吃。」

每到過年，就是阿婆大顯身手的時刻。阿婆一趟趟採購要用的食材，鱸魚、全雞、青菜、豬腳、香菇、蔥薑蒜……全部都是我喜歡的。站在廚房檯上望著技術嫺熟的阿婆忙進忙出，倒水放蔥蒜再放入切好的肉去腥，我在一旁兩眼放光，不僅是為阿婆的烹飪技術而嘆服，我還想湊前去幫忙揮汗如雨的她。

「阿婆，我可以幫你做事嗎？」

她嫌我手腳不利索，只給我簡單的工作，即使氣得牙癢癢，也只能聽話去剝蒜皮和沖洗菜葉。油煙熱鬧喧騰，飽含張力十足的香味，從鼻腔吸入小小的肺裡，幸福得幾乎要炸裂。俄頃，阿婆就把散落在各處的食材零件，組裝成一道道氣派的料理。煎過的鱸魚滿足地泡在滋滋作響的紅燒醬汁裡，緊接著是大如象腿般，紅通入味的滷豬腳，正當所有人饑涎之際，我心愛的「白菜雞湯」橫空出場——多年來，我從不曾目睹阿婆熬製雞湯的過程，幾度懷疑這道料理是阿婆從某家名店外帶回來的，但我的舌頭精準地告訴我這無疑是出自阿婆之手。

「阿婆，你是用魔法變出白菜雞湯的嗎？」

直到考完高中的暑假，我暫卸升學重擔，閒來無事打電話給阿婆反覆詢問，才揭開這道魔法。在入春寒冷的凌晨，天濛濛亮，而我猶酣眠於溫暖被窩之時，這項工序繁複的計畫就開始秘密執行：「在電鍋中，放入整隻去除內臟、洗淨血水，用滾水汆燙，撇除浮沫的文昌土雞，加入切片的金華火腿及兩大片豬皮，加水蓋過所有食材，熬煮一個時辰後，掀蓋放入台灣白菜跟山東白菜，再熬煮一個鐘頭……。」

「啊？白菜為什麼要放兩種啊？」

「這你就不懂了。兩種白菜口感略為不同，台灣白菜個頭較小，口感軟糯，有清甜尾韻；山東白菜稍大些，口感較脆，後味偏苦，同時放入兩種不同品種的白菜，可以讓口感產生不同層次的變化。一個鐘頭後，再次掀開鍋蓋，取出釋放完味道的金華火腿，換上新的一塊，然後將全部的食材倒入砂鍋中，先用大火將食材融合，再轉文火繼續燉煮三十分鐘……」

原來，這道白菜雞湯須經歷約莫四小時的淬煉，才能將各式生鮮肉品與青蔬充分改頭換面，解構之後重新融揉出成熟風韻。

「哇，是白菜雞湯。」稚嫩的嗓音，發出真誠的歡呼。長大後，明瞭了白菜雞湯的前世今生，我更加珍視這道精心調製的佳餚。

濃郁的奶白色湯汁，飄著一層剔透的凝脂，黑漆漆的砂鍋裡，埋著一隻連骨頭都酥爛的文昌土雞，香氣四溢，瀰漫整個客廳。

不只是過年，只要我想喝，打電話告訴阿婆，隔天阿婆就會做好送到家裡。一輩子守著廚房張羅全家人的一日三餐，連兒女相繼成家後，阿婆也不得閒，不時接受兒孫輩的點餐，做好之後一家家分送，樂此不疲。阿婆是苦過來的，但她甘心樂意熬煉自己成為一道道暖心的美味，滋養眾人。

對於阿婆的過往，我略知一二。生在有著傳統重男輕女觀念的家庭，阿婆前面，是三個姊妹，

到了阿婆出生時，本來日子就辛苦的家庭，等於又添了一個負擔，因此阿祖本來想將阿婆過繼給親戚，幸得三個姊姊的苦苦懇求，一家人才決定維持現狀，齊心咬牙苦撐。為了緩和經濟壓力，阿祖家做起了家庭代工，阿婆兼顧學業的同時還忙著女紅。總算蒙上天眷顧，家中境況如倒吃甘蔗，日子越發順利，不僅不愁吃穿，兩個弟弟相繼出世，終於有人接續香火。後來阿婆嫁給了阿公，依序生了兩女一男，生活滋味豐富了起來。

我以為阿婆的人生從此順心如意，才能如此樂於付出，笑臉迎人。隨著年歲漸長，摸清了家族間的人際糾葛，才知道她的處境並不如想像中的平順。在阿婆的日夜操持之下，沒有後顧之憂的阿公，和兄弟們共同打拚出了一番事業，而財富引來許多人的覬覦，紛紛與阿公結交。他們別有用心帶著阿公鎮日縱情菸酒，做人海派的阿公出手闊綽，把他們一個個當作知心換帖。每到用餐時段，家中總不見阿公的蹤跡，不知又跟著那群狐朋狗友浪跡何處，與家人的交集也愈來愈少。試想，天底下哪個女人能忍受夫婿長年不見蹤影呢？換作是其他人，可能早就抑鬱寡歡，以淚洗面，自嗟自嘆，或是終日吵鬧不休，導致家庭破裂。但阿婆只是平靜地另覓住處，眼不見為淨，依舊每天烹調美食，開著她的老爺車分送到兒女家中。

我常想，阿婆的心中仍是有缺憾的吧，否則她無須在垂暮之年決絕地選擇與阿公分居。但感受到不圓滿的她卻不自憐自苦，總是透過實際行動分享她的喜悅。阿婆常說她這世人只有一個心願，就是看著兒孫們平安長大。這是一個多麼平凡的願望，卻也是她一生努力追求的。每想到這裡，我就心疼不已。

曾經試探地問她：

「阿婆，你不覺得有怨嗎？」

「怨？有甚麼好怨的？就像白菜雞湯裡面，有台灣白菜的清甜，也有山東白菜的微苦，滋味才會這麼特別啊！」

望向阿婆帶著笑意的臉上，浮現深深淺淺的的色斑，彷彿這一生曲折經歷留下的一道道痕跡。

歷盡人生的起起落落，阿婆吃過許多苦，也品嚐箇中樂，這一點完全體現在這鍋老練的白菜雞湯裡。即使程序繁複，阿婆憑著從小做女紅鍛鍊的靈巧十指，熟練專注地一個步驟接一個步驟，毫不馬虎，只為了用心熬製出營養與美味，滋養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

轉眼之間，我已經從仰望阿婆的小跟班，成為需要低頭俯視她的高中生，課業繁重，生活極需適應，距離上次跟她見面聊天，已是一個月前的事了。好幾次，我遷就著外食的味蕾開始無聲抗議，彷彿再這樣下去，它們就要集體罷工。我突然好想念多時未見的她，以及那盅湯頭濃郁不失清爽，肉質鮮美、軟爛入味的白菜雞湯。

「媽，你今天會買晚餐嗎？」

「今天不買。」

「自理，是嗎？」

「不是，阿婆會送。有白菜雞湯喔！」

戴上耳機，刷卡，騎上 YouBike。車流跟平常一樣壅塞，街道依舊烏煙瘴氣，但臉上溢著止不住的笑容。在同於新竹站下車的人海中推擠著，只為早點見到她。氣喘吁吁邁著步伐，心怦怦跳著，終於，視線的盡頭，家門口停著一輛破舊的霧黑小車。

「阿婆——阿婆——」

阿婆聞聲轉頭探出車窗，金粉糝落在她的招牌笑容。夕照映著她臉上不均勻的色斑，讓笑顏更形燦爛、清晰。我滿心雀躍迎上前去，不知怎地，思念多時的熟悉面容，竟在我眼前漸漸模糊起來。

羅位育老師

外婆白菜雞湯何其美味，深沉作者味蕾深處的情感；外婆將婚姻生活的心酸感情提煉為練達的生命滋味，悠悠細細，喜樂熬出暖心的阿婆牌雞湯。作者喝了，也明白了。

作者琢寫外婆料理白菜雞湯的過程，清晰細膩周到，可見知味深刻；精描自己品食的身心變化，深切有致，足顯知己自信。

當然，以《知味》好文，認真端出阿婆牌白菜雞湯，正是對外婆最美的深情招呼。

青春散文
佳作

陳劭仔（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三年七班，指導老師：呂惠貞）

2005年生，就讀新竹女中三年級，沉迷電影，喜歡在有限的時間內體驗多樣的人生。喜愛以筆耕耘出自己的一方天地，捕捉文字間鮮活的生命。希望能勇敢做夢，踏出屬於自己的步伐，持續以筆尖傳遞溫暖給人，點燃小小的一盞燈。

作者的話

謝謝老師在寫作的路上不斷指引我，並且鼓勵我往這條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跡，也謝謝所有激勵我的人，讓我能持續堅持創作。謝謝評審老師們的肯定，讓我的文字使更多人看見。謝謝文學，讓我在其中找到自己。最後謝謝我最愛的家人們，包容我一切的好與壞。希望以此篇散文留住時間，珍惜當下，以及我們所愛的人。

陳
劭
仔

日暮歸途

爬上木製的板凳，看看四下無人，將手伸向飯桌，捏起一塊剛起鍋的細白魚肉。眼看將要得手——「啪！」的一聲，穿著圍裙步出廚房的外婆在我手上拍了一下，聲音清脆響亮。我吃痛鬆開到手的食物，「袂使歹款，去提碗箸。」外婆耳提面命。我吐吐舌頭，跳下板凳，乖乖到廚房拿碗筷。

印象中，外婆總是不厭其煩地叮嚀，再叮嚀，年幼的我，時常對她的話充耳不聞，成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編織著天馬行空的幻想。直到八歲離開外婆家搬遷至新竹，外婆的嘮叨離我愈來愈遠，也愈來愈模糊，漸漸被新生活掩蓋。只有當我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趁媽媽在廚房忙碌悄悄扒下一塊雞肉，卻發現無人阻止，僅剩食物殘存手指的餘溫，似曾相識的情境，依稀提醒著我在外婆家的那段日子。

「和阿嬤做伙去買菜。」外婆牽出鏽跡斑斑的鐵馬，我坐上後頭加裝的座椅，看著外婆熟練的上車，一蹬，出了巷子，朝熟悉的方向騎去。

早上八、九點的陽光，稀稀落落的，灑在我們祖孫倆的身上，在地上泛起薄薄一層金光。鐵馬在在台北街頭挪移，路旁的招牌如放映老舊電影膠卷般一幕幕向後退去，偶爾幾輛車呼嘯而過，將地上的影子輾碎。我和外婆仍維持著自己的步調，不疾不徐，不久便至菜市場口。

綠竹筍的外殼被彎刀劃下，在空中旋轉跳躍，落地，剎那間聚集成一座座的小山。外婆在殺價，市場的喧囂蓋不住外婆有力的聲音，很快的，鐵馬龍頭的籃子載滿一袋袋的食材，外婆心滿意足地離開市場。經過菜市場尾，外婆停了下來，向路旁的攤販買了一包炸雞翅，用紅色塑膠袋裝好，打結，拿到我手裡。我將它揣在懷裡，仿若懷揣著一件珍寶似的。

日光燦爛，微風徐徐，外婆踩著鐵馬，老舊的車身發出「咿呀咿呀」的聲音，朝返家的道路前進。多年後，仍在我心頭繚繞的，不是街道上閃爍的紅綠燈，也不是菜市場特有的、食物混雜的氣味，甚至吃到雞翅的喜悦也早已褪去，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外婆微駝的，騎著鐵馬的背影，在早晨的陽光中，緩緩向前騎行，夾雜著汗味以及些許蔬果氣味。

那個加裝的座椅，我早已坐不下，上頭坐著的，已換成表妹們。外婆一如既往，載著她們前去菜市場，而那台鐵馬，在沒有騎行的時候就這麼默默的置於樓梯間，寂靜無聲地，是舊日子的紀念品，有時駐足在它面前，以往童年的歡聲笑影又一幕幕重現，紀念著曾經專屬我們的祖孫時光。

一次回到久違的外婆家，卻不見外公的身影，外婆在廚房忙著，「阿公去買妳上愛食的彼間大腸麵線，會記得無？就巷仔口彼个路邊擔仔。」果然，門鈴響起，我趴在陽台欄杆上往下看，瞧見阿公穿著白色汗衫，手中提著一袋麵線，抬頭張望著。一進門，許久未見，外公又瘦削了幾分，歲月在臉上多留下了幾道溝壑，頭髮較上次告別時又少了一些，摻雜著灰白。外公看見我，笑容綻開如水面漣漪盪漾。他有些不自在地將麵線遞給我：「轉來矣！這大腸麵線妳提去，趁燒

緊食。」外公不擅表達，印象中他總板著一張臉，說話大聲，有些嚴肅、不近人情，幼時每逢我闖禍，他便抄起「抓耙仔」，作勢要好好管教惹是生非的孫女。但外公從不吝於以行動表露他對我們的關心與在乎——他會專門走去買我愛吃的麵線，縱然他才剛買菜回來；更不介意往返逾半小時的路程，為我帶回心心念念的牛肉麵；不經意說了喜歡甚麼，第二天便塞滿欲帶回新竹的袋中。外公的愛含蓄但深刻，早已滲入我的生活。

每當回新竹的車駛遠，一回頭，總能看見阿公在後頭，佇立著，似近，卻遠，彷彿一棵參天的古木。他費力的挺直腰桿，身影透露著不向歲月屈服的倔強，靜靜地目送我們走遠，直至逐漸消失。

長大後，愈來愈繁重的課業，使我回去外婆家的次數銳減。追逐著考卷與排名的數字，在考試的戰場上廝殺，爭分奪秒地往上爬，肩上背負的包袱愈來愈重，無形地將我往下拽，身陷其中，我只能視之為成長的重量。夜色墨濃，星子黯淡無光，挑燈夜戰的我在書海中停筆稍事喘息，隨手抹掉沾在手掌側邊的墨水漬，伴著微弱的燈光，置身於一座孤島，身旁是考卷築成的城牆，也是心牆。

每當陷入無限循環的迴圈，不由得想念那視一百為天文數字的孩提時代，不似現在，追求紅墨水打上的「一百，一百，再一百」。日益膨脹的貪婪漸漸淹沒原本的純真，慾望擴張成永遠填不滿的坑洞。

外公外婆依然在台北的老房子，盼著我們前去探望。一次次的婉拒，在話筒中一遍遍地聽著

他們黯淡的聲音，心中的愧疚有如潮水般襲來，拍擊出無數的浪花，但浪潮退去，我還是義無反顧地栽進參考書的汪洋中，載浮載沉。

升上高二，剛考完第一次期中考，繃緊的繩索驟然崩裂，我忽然四肢麻痺無法動彈，被緊急送醫。無論是無力的身體抑或是沉重的心理彷彿都在提醒著我，該停下來歇一歇了。歷經數日的診斷與療程，終於使病情得到控制。接著是每日的復健治療，幫助我重建蹲坐行走的肌力，像學齡前孩童一般，重新學習握筆、拿筷子、扣鈕扣、繫鞋帶等日常生活的精細動作。

外公外婆聞訊，不顧年紀老邁，路途迢遙，非要燉煮滋補元氣的料理前來新竹探視照顧我。許久不見，他們的容顏比印象中又蒼老了許多，幼時將我背在背上的寬厚背脊、將我抱在懷裡的結實手臂，早已變得單薄細瘦，佈滿皺紋。他們眼裡滿是憂慮，對我上下打量，噓寒問暖。霎時間，心裡頑硬的那道牆嘩啦啦的瓦解了，無處安放的心也在此時找到歸屬——安放在粗糙溫暖的掌心，在關心的言語，在倒映我面容的眼眸中。

病房中，我不時昏睡過去，但只要一睜眼，就能看見他們端坐一旁。

「較細聲咧，袂共伊吵著。」外婆湊到我面前端詳著我，一邊輕聲提醒外公。

既感到安心，又無比愧疚，竟然讓勞碌一生，理應安享清福的二老為我如此操心。我想請他們多休息，不要為我擔心，想跟他們說謝謝，對不起，想告訴外公外婆我有多愛他們，但我甚麼也說不出口。數日緊繃的精神與疲憊的身軀使我無暇再思慮其他，閉上眼，任憑意識沉落深海，隨著溫暖洋流，載浮載沉，漂回那記憶中的老屋。

我手捧著染髮劑，經過迴廊，瞥見櫃中又增添了不少瓶瓶罐罐。外婆坐在藤椅上，阿摩尼亞的氣味充斥著整座老房子，我用梳子沾起一些染髮劑，輕輕挑起外婆的頭髮，也翻開時間在她身上停留的痕跡，灰白交雜。我一層層的梳理，反覆的沾起染劑，如同編織著數十載的故事，裡頭有南部老家的芒果樹，有年幼的小女孩，成長至青蔥的少女時代，踩著「吱呀吱呀」的縫紉機；有年少的外公，長途的客運車駛向遙遠的北方，之後有媽媽、阿姨、舅舅，制服的白襯衫被風吹的鼓鼓的；故事線向外擴散，有我穿著雨鞋踩進水窪，濺起一地的泥濘；妹妹坐在小推車牙牙學語、襁褓中的表妹吮吮著大拇指……繼續延長，看見了兩張藤椅，有落日餘暉，有老房子的剪影。

「功課要緊，身體嘛愛顧。愛會記得歇睏，有閒才閣轉來看看就好。阿公阿嬤一直佇遮，遮是妳的厝。」外公外婆曾經的叮嚀在我耳畔迴旋，織成了一塊溫暖的毛毯輕柔地罩住我，那是一種令人安心的溫度。

昏黃的街燈，狹窄的小巷，縈繞著飯菜香、吵鬧聲。睡夢中，我的步履靈動輕盈一如往昔，踏著步伐，一串串腳印撫平了在繁忙生活中劇烈的喘息。循著視線向前望去，斑駁的大門前，那兩抹被日暮霞光籠罩著的身影，予我而言，便是歸途。

賞 讀

羅位育老師

溫柔而節制的親情書寫；青苗和古木依偎的情韻文字。

作者懷念童年與外公外婆共伴的美好風景，於此抽絲，纏裹青春期被成群考試碾壓的不安心事，也療癒了自己的青春麻痺症候。

作者不以概念歌唱親情，而是細膩勾沉外公外婆溫馨照顧相處的細節；不切齒呼喊困境，卻精要爬梳自己荒於成長的心思，從而奏鳴舒宜的親情之謠曲。

青春散文 佳作

江承翰（國立新竹高級中學二年十六班，指導老師：吳美瑩／周惠菁）

江承翰。2006年出生，新竹高中二年級，現為竹嶺校刊社編輯，平時喜歡創作與寫作，寫下生活的總總，曾入圍竹中竹女聯合文藝獎。

作者的話

謝謝竹塹文學獎給我這次機會，也感謝評審老師的肯定。開心、幸福、失落、懊悔環繞著青春，好像情緒也經歷了些顛簸。這篇散文的故事是從朋友口中吐出的失落，只能夠過文字來抒發我被渲染的寂寞與空虛。

這篇文章，致我的好朋友。

江承翰

向心草

突如其來的大雨逼出淚水的隱忍，雷聲的驚劈無垠了陰鬱的神色。

其實雨都會有個前韻，草土味是再貼切不過的形容詞，而那種味道會從鼻腔蔓延至腦漿，所以雨對我來說都是意料之內的。但即使心裡早已有個預知，劃過眸臉的雨痕仍讓人猝不及防。

兩坪不到的小房間，是我對青春的記憶。地板鋪著不平的磚，鐵窗也鏽了斑駁的痕跡，而陽台上的向心草植栽是我與Y的定情之物，不需要過度的照料，只需要偶爾幾場雨，跟新竹的陽光，它就一直都保持著細柔，那也是我們在花店留下的誓言。

十個月前，我們都還是初入高中的青澀。相約的傍晚，晴時沿著護城河堤旁行走，他總會拉著我，而颯起的風讓我的裙近乎掀了起來，我們沒有過多空幻的愛情宣示，而只守護在彼此身旁，更沒有小手相連；而在一句一句的談吐中，釋放出一絲好感的氣息。

雨時的衣服則總是被潤濕，水珠滑到身後，觸碰到溼漉的背脊，引起軀殼的敲碎、剝落、震顫；內衣沾染了澄澈的情，若隱若現，與肉體的相黏令人窒息。他總認為雨天的瀟灑是青春，我却只眷戀於他身懷。其實不是沒有傘具，而是我們初次邂逅的場景，是一場滂沱。

※

那是在市場的騎樓，我早就嗅到雨的氣息，因此帶了把傘才出門，但卻遺忘了風城的威嚇。那陣似媒人的狂風，撥通了一道共通的頻率，破裂的傘，我與Y同被雨蹂躪，我們互曉彼此，冷酷的校園男神對比渾沌女孩，我總愧於高攀不起。我愛慕著他，但我們從前都不在同個頻道。然而，雨洗滌了巷弄的喧囂。

我故意搭了一句話，「你自己一個人嗎？要去哪裡？」

「嗯……就出來閒晃，你要一起嗎？」

古韻的三角窗，矗著一間不起眼的花店，看不見招牌的招搖，但也不至於乏人問津，偶爾幾對顧客上門，光鮮的他們彷彿散發著高雅的氤氳，薰染著純樸的店面。被雨牆的傾圮正中，落魄也是唯一的形容詞，略顯格格不入。

「向日葵。花語：感情的等待」

那是鎖在花店牆隅的栽盆，似乎不見人喜歡。我輕輕蹲低，往後的重心使我不自覺地向前傾，細碎的鐵盆鏽味附著風，從鼻腔的隙縫流進漩渦。它似乎總被人給遺忘，沒有鮮豔花色的高調，更沒有使人不自覺閉眼而沉淪的清香，反倒迴盪一股無法捉摸而淡然流逝的荒涼。

我望著在另一處他，偶然瞥見一旁的白色鬱金香，飄著純潔愛的芬香。我起過身子，右手邊的蘭花，高雅地褪去銹灰斑斕的形貌，也或擱淺色彩的暈染。鐵鑄窗外的雨滴依舊滴滴落下，一種無止境的墜落那萬丈深淵。過來搭上我肩的他，一股炙熱的瞬間竄入雨時的心房，靈魂彷彿直縮入脊髓，直搗每叢神經的最末段，感受電流在每條肌腱中刺痛而爽快的細微感受，矜持的肌群極淺地起伏，擴張的肌膚隙縫慄出直抖的細毛。轉過身子的瞬間，一怔之間的跳動只在那相似的頻道裡波動，心悸的抖動，將我內心的青春顫出。一股心緒的焦灼，擾動對視的頻率，他向下的眼神，正與那不起眼的栽盆交錯。

他拿起了盆栽，兩盆一組，只見他晃晃皮包裡的零錢，逕直走向用栽盆搭建的櫃台。我更不瞭解他不假思索的選擇，正也若有似無的透漏獨特的品味。我手裡的那盆晃晃欲墜，一種從胃中洩出的難受，讓我在軟爛的天氣裡乾咳了幾聲。淅瀝。

浙瀝。我心裡並沒有任何波瀾，因為我是性單戀。

〔註〕性單戀：指對某人產生好感，對於單戀感到自在，但卻不希望從對方獲得情感回應的人。

※

「也許是花店營造的氛圍吧？」我心想著。

牛皮紙袋盛著笨重的向心草栽盆，韌性也達到極限，欲斷的提繩正一絲一點的發出怪聲；而紙袋表面更是潤濕到了透光，整個紙袋似乎不像他的卡其制服如此光采。我看著那株向心草，五味雜陳的緒湧現，心率的高漲伴著一絲絲的緊促。雨滴沿著傘緣急速滴落直擊肩膀，忍不住向左偏移，正中他胸膛，那輪廓輕浮於臉頰，他也瞬間顫動了幾下，眼神望下我，或許對他來說這是害羞地閃躲，然而對我來說卻不必然。每次他的眼神在我臉上停留，總讓我感到一絲莫名的緊張，那一刻，彷彿有一道看不見的牽絆，一種青春的瞬間刻痕。

※

後來的幾天，偶然一則捎來的訊息，再度邀約一場。恍恍惚惚模糊的光影在腦海中攪動，也許害怕之前的臆測成真，再度擊潰慌亂的心靈。卻又浸淫於愛慕之情，試圖遺忘滲入鼻腔內的黏稠腐臭。

「你知道向心草是什麼意思嗎？」

他淡淡的點了點頭，那時表情讓我無法忘懷，殷切的眼神搭上真心的嘴角，一種想逃離的意念冒上。愛情的萌芽被掀起、震碎，接著是嘈嘈嚷嚷的將碎片聚在一起。大雨持續滂沱，我推開他的手臂，然後拎著破碎的青春，還有，那株不知如何稱呼的植栽，朝著家裡奔馳，雨浸濕了身軀，將我以半透明的姿態呈現在，那惶然之中伴隨後悔與歉意，彷彿自己又再次傷害了一個真誠的人；淚也攪和酸澀的眸，撲落視線，向右甩水，一瞥了湍急的護城河，它沒有為了什麼而變，只隨著大雨高漲而不受控。

愛情與恐懼隨著時間的奔走，被搗碎、輾壓成難以辨識原本的面貌，心底的擔憂不再是隱形，被賦予形體，實實在在地站立於原地。我嘗試將自己重新打理，洗了一遍又一遍的澡，刺穿軀殼的是一勺熱水，麻木的幻覺也在此刻一步步恢復記憶，攪了條毛巾，來回用力反覆擦拭，卻也帶不走束縛，反倒是留下一片片帶了情的瘀青，我恨透自己的稚嫩與懵懂，什麼也無法留下的無知。

我嘗試闔上眼睛，努力在恍恍惚惚朦朧的記憶中，找尋僅存的一絲絲吉光片羽，想著它又如何在各自己的腦海中盤旋，又以何種方式釋懷。繞齒的死寂在一股作嘔的噁心中咳出，殘影的閃爍，看著現在的過去，嘆出的一口氣，在浴室的玻璃上淡出了一道模糊的曝曬。

偶爾心中的罪惡感，沒有救贖，更沒有解脫，我逐步與人群疏離，依舊日以繼夜的逃，無法藉著時光的流逝，只能島高築牆，退出深深的痕，嘗試弭平失衡的秤。背脊依著枕，冰冷的情向前跳躍，逐漸佔去僅存的溫暖，失神帶來的靜謐，也成了我最後的依靠。

※

柔軟的雨水記憶，晦澀了早已黯淡的枯敗顏色，我曾在夢裡兀自頓悟了什麼，又或丟失嗅覺的潰堤。「失序而沉著，始終是我對愛情的憧憬」我笑道。

賞 讀

鍾怡雯老師

寫一段似有若無的情感，未得到時很期待，靠近時卻又逃離，十分青春。此文對大自然有頗多觀察，文字則稍顯晦澀，有時甚而失準，例如「矜持的肌群極淺地起伏，克制一種詭異而不詳」等等，類似的句子太多，形成閱讀障礙。焦點集中是優點，惜情多事少，以情感和意象推動敘事，再加上可以直說而採個彎的敘事方式，使得此文彷彿在迴避一些應寫而未寫的細節。

青春散文 佳作

楊晏瑋（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學三年一班，指導老師：吳佩玟）

周旋於稚氣尚存的拾柒年歲，仍然任性地處於自己的兔子洞。那裏有恣意不羈的愛麗絲，她多愁善感，是極度感性的浪漫派；她也喜歡冒險，偶爾闖蕩江湖間。

只不過用文字對抗長大的世界罷了，不安的一切都會被溫柔替代，像得到救贖那般溫暖。

作者的話

起因是文組課程的非虛構寫作，謝謝佩玟老師讓我鼓起勇氣面對數次逃避的曾經。

坦然過去像是扒開層層瘡疤那樣疼，好多個抽抽噎噎寫稿的夜晚，我重複循環動力火車的永遠不再，看著底下的留言接著立志要寫完文章。落筆回首之時發現一切都變得那麼有意義，關於我的家庭，我的故事。

這篇文章獻給我那總會看見漫天星辰的父親，那個乘著新竹吹不盡的風，在無數夜晚中揚帆的航海王。

把拔！我愛你！

楊晏瑋

父親

天空如魚肚子般的白色，一陣陣鹹溼的海風吹來，伴著隨波而起的潮。

那是新竹縣的小漁港，兩三人聚集在船上整理魚網與漁獲，不時傳來吆喝的台語。一個黑黝、炭紅的身軀反射長年照射的烈陽，卡其色打折西裝褲沾著的漆料與油汙，啪叮啪叮的拖鞋一如海潮，與海水氣味混合隨風飄散的魚腥味，夾雜著淡淡的煙味。

那雙生著厚繭的手因過於用力，青筋無不如小蛇爬滿清楚浮現在手臂與手背，大力甩出細如麻的網子，外圍粗糙的麻繩與青綠色尼龍繩緊緊纏繞出一層層相疊如珍珠色的薄紗，彷彿是要以漁工的膚色作為襯托。岸邊停泊一艘不起眼的小船，若無走進一瞧即會被兩旁並排而停的漁船所蓋過，那是從版型設計到最後噴漆樣式都由父親一手包辦的「金財榮號」。這是他對漁業的寄望，在艱苦不堪卻又賴以為生的行業裡，這艘小漁船成了父親甘之如飴的經濟壓力。

而幾年後再次看到漁船，已不見昔日的純白色船板，一半已浸入海水的侵蝕，緊緊附著著墨綠色的水藻，略為帶青的船身，依稀還可看到不太清楚的「金財榮號」四個斑駁藍字。

父親與我並不太熟悉。

醒來時洗衣籃內總會出現有數個小洞的衣物，沾滿油漆與水泥，鼻頭稍近即能清楚嗅進的煙味與快被大風吹盡的油汙魚腥味，冬天還有燃燒木頭的炭香。但夏天父親車中凝結的空氣是洗衣

籃裡濃縮數倍，如午後的雷陣雨潮濕悶熱的狹小閣樓，擰得想關緊鼻腔，卻又細細吸進一點，想嘗試習慣並融入。不熟悉、不熟識，父親長年來記掛家裡，卻在外頭默默打拼著。與父親共處的尷尬總希望快些過去，或早點剩下自己一人，不知是否父親也有這種感覺，他更常待在工地了，漸漸家中形成心照不宣的平衡，頻繁不見父親的家。

自爺爺白手起家的建築技術精湛而聲名遠播，看似熠熠生輝的建築業，總在完成後羨煞旁人。但我曾看過烈日下打著水泥，汗水浸濕整件衣衫的父親，也曾聽過他因晝出夜歸對母親的歉意，那時似懂非懂的「偽單親」自交談的電話聲傳出。若經過工地，抬頭望不見頂端、四處可見突出的鋼筋令人目眩，高高矗立的鷹架纏著綠色護網，上頭有數個透風的半圓形孔洞，隱隱約約透出的臨時階梯與攀爬架看似屹立不搖卻又隨風而逸，虛無飄渺的空虛感不時由冒著手汗的掌心傳往胸口，首次踏在鏤空的鋼筋條不知父親是否會有些害怕，又或是為了家中的生計義無反顧的踏上。

父親清晨五點便前往工地做工，偶能全家人共進晚餐，其餘就只能在半夢半醒間聽到鐵門開啟後汽車駛入倉庫的聲響。難得與父親說上話是拿著習作詢問他的工作，不似街邊隨處可見寫著起跳千萬的立牌，建築工人薪水並不高，多數工酬是以整件差事算一個價錢，越快完成便可將更多薪資收入囊中。曾有老師聽完父親的職業便直言是個賺錢工作，父親聽完我的轉述後神情變得激動，他放下手上的工作，從被大小工具淹沒的倉庫一角中站起，「唯有自己當老闆的才有錢賺，阿伯和爸爸都是拿工作去做，哪個工人不是拚了命想提早完工，那怕只有一天也好。」於此，我

好像看見了工人為建築業築出的美妙想法，如隨風而飄的鷹架網，綿密而空虛。

工人規劃時間的方法簡單又直接，即是將白天未完成的粗活排給黑夜。在趕工的壓力下，面對天災抑或人禍時父親每日仍堅持開著不太好使的二手休旅車前往工地，已然該汰換的汽車發動所發出轟隆的巨大聲響，略為縮小但仍可清晰聽見的引擎躁動聲，若熬上夜便有機會聽見這與父親最為熟悉的聲音。

「我們這叫人定勝天。」不會有過休息日的父親從未抱怨。「蓋房子就是要比天還要快，跟天氣和時間拚速度。」夏季趁溫度較為涼爽的暗暝，湊上昏黃照明，又能把正中午曝曬在烈日下未完成的部分加速完工。但大多時候總趕不上時間，仍需咬牙撐著洶濕的汗衫砌牆、灌模，必要時還得在夜晚完成的打線，是在黑暗時用紅外線作為水平與垂直的定位。又或者父親總在夏秋之季時不時關注著氣象即時報導，分析雲雨路線與颱風侵襲機率，是否該將工地做些防護措施，或將鷹架綁牢與清掃公地路面與堆置沙包。

「我去看一下工地。」颱風季來臨時，就可預料父親會說出這句話，他對自己的安全沒有幾分在意，卻對那未完成的建築物十分上心。在清晨或半夜父親總是不放心，爬上層層被大風颳得框唧作響的鐵架，大雨還不時加倍的無情拍打了雙臉。除了再次檢查並綁緊鋼筋條，還要仔細確認周圍是否有掉落的工地物品與用具，如此在一天中重複數次。

窗戶與窗溝乒乓相撞的聲音如身在山谷不停地迴盪的回音，大雨滂沱的將街道湧成流動的小溪，我待在潮濕悶熱的房間卻無法出外透氣，颱風天又來了。

「我去漁港看船。」原來父親在幾個月前就改行漁業，「不是轉行，兩個都有在做。」一則以陸，一則以海，父親在一旁說明：「天氣不好、風太大，就去接工蓋房子。」隨父親發動汽車的聲響望去，車庫置放他工作用具的區塊早已從矽利康、水泥桶與鑽子起子變成用尼龍袋整齊疊置的漁網，黑色大籃的槽溝排列著親手綁制的魚鉤，外加幾套舅舅贈與的幾套螢光色系的防水雨衣。

父親急忙趕往漁港，把還在海上的漁船開回並用木栓間的繩子繫緊，再不時到船上清理陣陣強風帶來的淤沙。因積沙在雨水的混合下只會在颱風離開後變得如泥土堅硬難除，只得趁風勢略為減小時將積沙挖離漁船。已經看似熟練的漁業技術是那樣的熟稔，若不是別人問起大概都還無法知道漁業並非父親本業。從在工地兜兜轉轉到在海港徘徊，如此大的轉變，我卻絲毫沒有發現是在何時，父親開始生起了轉行的念頭。

自九二一大地震那年建築業便有走下坡的趨勢，原以為在地震後會使營建業發展趨勢高漲，然景氣卻一再低迷。工地時常碰到同一案子的一群人，從七八個、三四個、最後只見父親與大伯的身影。直到九年前在一位會共同打拼的朋友介紹與建議下，幾經思量兩人決定轉往近海漁業發展，在這個只有寥寥幾人新豐鄉坡頭漁港。

「哪有什麼難不難的，多看、多做、多學幾次就會了。」彷彿漁業是父親最終的唯一選擇那樣堅定。從認識難以計量的魚種、觀察海面的潮起潮落、駕馭乘風的漁船、撒網最完美的弧度與力道……直到記憶藉疼痛刻印在肌肉裡、被安插在習以為常的步調內。白天把工地的工作完成，

晚上在漁港學著船隻知識並實際操演，直至捕漁的技術足以支撐原有工作的酬報，兩人便將主要心力致力於漁業。從生疏到熟練，他們在這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賦予下定決心後深深的寄託。

「我們漁業啊，就是看天做事。」相較人定勝天的建築業，漁業更是依循不時變化的天氣拼命。必須關注每日不同的漲潮時間並趁時出海，再算準漲退潮的規律回到港口整理魚貨，凌晨出海、大半夜收網抑是常見之事。

除依老天的心情做事，收網後的補網作業與整理魚貨反而更為繁複，龐大的魚網需要整理、漁貨須趁新鮮分類買賣，這些皆是需要大量勞力才能勉強補足即便勤奮工作，工時與工作份量仍極為龐大的漁業。兩三個噴上藍漆漬的大型釣魚冰箱相疊在父親休旅車後車廂的大鐵盤上，冰箱裡頭裝的是滿滿的漁貨，外加八分滿略為腥紅的海水與未融的大冰塊。手臂上的青筋在黝黑的皮膚上條條突起，父親抿起嘴唇使力將冰箱抬起，儘量維持緩慢移動的螃蟹行姿勢不晃動冰箱以免重心不穩，走到水溝旁再將一邊抬高倒出海水冰塊並清洗，配上放鬆後扶腰的長嘶一聲，這是父親面對搬抬重物卻仍安然自若的神態。

漁港的冬天如冰刀般颯來的風夾雜著海鹽氣味的雨。進到父親的車內，木炭香充盈其中，但久了便混和後車箱的腥味，來自存放鮮魚的冰箱。努力習慣這股氣味時，瞥見父親踩著踏板的是濕漉漉的黑色拖鞋。在工地時踩著的鋼條與螺絲釘，與堆積在船上踩踏數步便會進到腳內的泥沙，不聽勸說的父親依然穿著那雙露出腳跟的拖鞋，說是包覆著腳反而覺得不適。父親腳底是不細看也會發現與紅黑色皮膚搭配顯得突兀的鮮白色厚繭。父親那雙長年拖沓並印著泥水的鞋子是

微微帶黃的褪黑色，好似他從不要求自己的生活品質，若能這樣過著生活，安安穩穩便是所求。

得過且過的處世態度也可從父親對於身體的照料可以見得。父親對自身的陳年痼疾從不在意，母親若有幸能發現父親又多了哪幾處傷口還能夠及時處理，但關節疼痛與內傷父親卻多次暗自隱忍，選擇到藥局買成藥苟且補著。父親患有灰指甲，穿著拖鞋裸露的腳趾時常接觸粉塵、泥沙與海水的侵蝕、拍打與沖刷，由肉眼即可清楚看見父親腳趾甲的顏色與常人不同，但卻是對於父親而言最安然的樣貌。車上的置物凹槽放著治療香港腳的成藥軟膏，卻從來未曾見其被用盡，從來不會將自己的身心健康與安全置為第一順位的父親，這便是在不穩定卻又及耗費心神的工作下所漸漸建立的平衡。

除了大過年初一從來沒有看過父親在家中待上整整一天，即便初二跟著母親一起回娘家，也總在午前拿著外婆預訂的新鮮魚貨，到外婆的廚房施展廚藝，卻還未吃上一口便又急忙趕回漁港。那些從海裡抓來，活蹦亂跳還尚未冷凍過的魚肉直接丟入大火烹煮而成，後來才知曉那些都是深知父親捕魚有良好口碑的人向他早早預訂好的上好漁種，但父親總想給家中吃好些，便次次向買家說這次又沒有抓到想要的魚貨。家中的餐桌會出現父親捨不得賣出的上品魚種、螃蟹、龍蝦與烏魚子，連外婆都羨慕得要父親多回外婆家中煮飯，切記要帶上食材。

從外婆家大門正準備踏出的父親背影，轉身就可毫不留念地將工作與家庭兩面割捨，就像在漁港時看到他蹲姿躬起微彎的背一樣，一陣陣岸邊捲起的浪沙，將父親堅毅地佇立在海港，即使背後是呼嘯浙瀝的風雨聲也不會讓父親回頭。父親已將予以家人的愛深植在這片海裡，這九年從

初學捕魚技術到研製為人讚口不絕的製烏魚子獨門絕活，無不是在漁港度過。建築業與漁業、工地與海港，同在颱風天會有一陣風颳起，父親會趕往剛離開不久的工作地，再次的爬上一層層搖晃的的鷹架檢查尚未完工的建築，與被牢牢地繫鎖在了木栓上的，那艘他賴以維生的船。

那熟悉的鐵門聲再次響起，我又聽到了休旅車開進倉庫駛停的聲音，從轟隆隆轉往寂靜。颶風漸漸消散，海面也逐漸平靜；但在天還未完全亮起的清晨，杳無人跡的海港，卻還有著什麼，如海浪般，潮起潮落，一波未退，一波又起。

此文寫父親先後從事建築和捕魚兩種行業，對這兩種行業的細節描述入微，人物形象和地方風情兼具。文內自稱「父親與我並不太熟悉」（應為「父親『跟』我並不太熟悉」），然而此文最大的亮點卻是對父親的工作極為熟悉，甚至能寫出父親工作時的神態，包括感情轉折等，都有著超乎尋常的觀察，因此形成難以解釋的矛盾。這篇散文固然內容豐富，卻有句不達意的問題，可以再改進。

短篇小說

評審老師

鍾文音 孫德宜 宇文正

本屆竹塹文學獎短篇小說組，共收 56 件，有效稿件 21 件。也許作品多以風城故事為主題，評審委員孫德宜首先感到最鮮明的特色是，許多作品擅於寫「風」。鍾文音則感到本屆作品呈現兩種極端，其一是情節結構多靜態，著重氛圍的描繪，如靜物圖般，較缺乏動態的推進；其二則是過度戲劇化，缺乏說服力。能從動靜之間取得平衡的作品，較能脫穎而出。宇文正則從作品中得到綜合的感受：這 21 篇作品，普遍表現這一代青年生存的困頓，他們或以廢青自居，或描繪家庭、職涯中的種種傷害、壓抑，筆端總流露對生活的無力感，讀完心情是沉重的。

評審從初選入圍的 13 篇作品中進行首輪投票，每位決審圈選 4 篇，共有 6 篇作品進入討論：

〈小事〉 1 票（宇文正）

〈就不跟你說再見了〉 2 票（孫德宜、宇文正）

〈隨風〉 3 票（孫德宜、鍾文音、宇文正）

〈西城〉 2 票（孫德宜、鍾文音）

〈猴子恩返〉 1 票（鍾文音）

〈世紀廢青〉 3 票（孫德宜、鍾文音、宇文正）

獲得一票的作品，〈小事〉文字活潑，關於社區警衛工作的甘苦，細節詳實，社區眾生相的描繪令人會心一笑，有周星馳電影般的黑色幽默。可惜結尾太戲劇化。〈猴子恩返〉寫出廢材的生活態度、情感態度，以及返鄉奔喪的點滴，同樣以細節取勝，也同樣結尾過於戲劇化。

獲兩票的作品，〈就不跟你說再見了〉，描寫中年男女重逢的心情，中年後回頭尋找心中懸念的人，以及對青春的悼念，有動人之處。〈西城〉以主角在舊城區遊走，在暗巷裡徘徊，實則尋覓母親的原型，寫城市，也寫出成長的辛酸。

三票作品，〈隨風〉是三位評審心中一致的首選，此篇以新竹的風、蕭索的環境，襯托所有為生活奮戰的人們共同的疲憊。作者擅於敘述，每一陣風的吹起，都帶動了下一段的情節；房子的翻修，腳踏車的連結，都象徵了主角與父親的和解，令人感動。

〈世紀廢青〉以「文青」的風格、腔調，描寫這一代青年的生活、價值觀，側重心理描繪，

而較欠缺情節的推進。然而在「很有夢想的人」與「賴家王老五」之間，作者很巧妙的表達了「廢青」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游移，以及隨時間而傾斜的殘酷。

六篇作品細膩評析之後，三位評審做第二次的投票，以6至1分為作品決勝負。評分如下：

- 〈小事〉 8分（孫德宜2、鍾文音3、宇文正3）
- 〈就不跟你說再見了〉 8分（孫德宜3、鍾文音1、宇文正4）
- 〈隨風〉 18分（孫德宜6、鍾文音6、宇文正6）
- 〈西城〉 10分（孫德宜5、鍾文音4、宇文正1）
- 〈猴子恩返〉 5分（孫德宜1、鍾文音2、宇文正2）
- 〈世紀廢青〉 14分（孫德宜4、鍾文音5、宇文正5）

投票結果，〈隨風〉以18分榮獲首獎，〈世紀廢青〉第二名，〈西城〉第三名，同獲8分的〈小事〉、〈就不跟你說再見了〉並列佳作。

短篇小說 第一名

徐麗娟

台師大，國文所。在晃動不止的世界裡，從寫作中得到些許寧靜。

作者的話

就宇宙論而言，我們的未來就是我們的過去，而我們的過去就是此刻當下。也許一個城市亦是如此，許多人的故事堆疊出一座城的歷史，但因著新竹的風，讓那樣搖擺的人生更顯深邃。

感謝評審喜歡這個小故事。

徐
麗
娟

立康出門去看自己正在翻修的房子，出發前，父親叮嚀說要帶水電配置圖回家給他再檢查一次。

都過中秋了，天還熱著，但因為風未停，季節的銜接並不明顯，但的確正在進行，一絲稍微冷卻的熱風或清晨忽地掠過幾秒的寒意。

在中正路口，紅燈。

新竹總是帶風，車一停，強風猝然而起，立康看四週行人遇強風低頭，但仍眼看前方，勉力前行，隨風或逆風都不會擾了他們的臉色，眾人若無其事，並不將風視為真正的阻擋。雖然風鼓脹他的襯衫，衣袖啪啦啪響，但他此刻覺得，在熙攘人群，紛雜喧囂之中，只有風是安靜的。

綠燈，他輕輕催下油門。

衣袂隨風，然他的方向與風無關，那該走的路還是要走。

紅燈。立康的機車停在中正路和中央路的十字路口上等著，他想著剛剛的面試，仍是恍惚的心情。

突來的強風讓正在穿越街道的行人都低下了頭，眯著眼睛硬著頭皮往前。他的夾克被風吹

開，一鼓一鼓的，旁邊大樓暫時遮住了陽光，他剛好被那陰影包裹得嚴嚴實實。

風吹得他臉頰刺痛，他的雙手鬆鬆的垂在車把上，一陣焦躁無處消散，他心想：風就隨便吹吧，快快把他吹離開這個世界，隨便風怎麼吹，他都無所謂。

但他剛這樣想時，風聲嘎然而止，一瞬停頓的靜。

風停太急，他像瞬間被噎住了氣，呼吸突然堵塞，胸口感覺脹悶，有些困窘。

幾秒之後，那風留下空虛的惡意，若無其事繼續吹向別處去。

綠燈，後面的車長按了一聲喇叭，表達不耐煩的催促。他只得跟著前車離開路口，繼續往前駛去。

對於剛大學畢業的他而言，新竹的風只能讓他痛，無法帶他去任何地方。

立康小三時，父親生意失敗，欠下大筆債務，祖父說那債務可能一輩子都還不完。

不久本就病弱的母親便走了。

母親是自殺去世的，割腕。在員警和救護車來之前，他待在父親身後看著母親的身體。家裡門全開著，風一陣一陣，大門咿啞作聲，無人前來。

在那個破裂的，痛楚的黃昏，一切看起來是如此陌生。

母親躺在浴缸裡，她的手腕上布滿粗細不一，密密麻麻的割痕，想必母親是割割停停，雖猶豫不決，但到底母親最後還是走了。她的決裂令立康覺得既恐懼又受傷，難道母親尋死前沒

有一刻想到他嗎？

他看著母親放大的遺照，拼命為她想著各種解釋，看著看著，好像在母親的瞳孔中，看到他自己的表情。

此後，只要風起，搖動木門咿啞，立康便有種模糊的恐懼。有一陣子，他完全不照鏡子，他不想看到自己的臉。

母親走後不久，父親跑到深圳去工作，拼命想東山再起。怕被追債，父親很少回家，把立康留給做水泥工的祖父照顧。在龐大的失敗面前，活著的與死去的都微不足道。

他唯一記得父親的事，是小一時父親難得去學校接他放學，父親將他的書包掛在自己胸前，然後把他扛在肩上。寫作業時，他撒嬌不想罰寫一百遍錯字，父親便要他寫前後各五個，中間的九十個，父親就模仿立康拙劣的字跡幫他寫完。那時父親事業尚未失敗，家裡甚麼都還好好的。但那些稍縱即逝的記憶太過久遠，他有時甚至懷疑，那些畫面是否真實存在過。

念國中時，父親寄回來的家用逐漸不夠。放學後，大家趕著補習，他便留在學校操場閒晃。他在吊環上盪了幾下，吊環的栓扣生鏽似地，嘎啦啦響，他的掌心不一會兒就被磨得生痛。他又到單槓上做幾個動作，在沾灰的單槓上印滿手印。累時他便站著，低頭看見陽光裏自己的身影，有幾分陌生，自己似乎又長高了不少。偶爾實在無聊，他便繞著操場全力奔跑，一開始便是衝刺的姿態，毫無保留，總是奮力到有點頭暈時才停下來，喘息一會，然後安靜地走回家。

國中暑假某天，祖父跟人去南部拜拜。他自己一人騎遠路，想去青草湖國小後面的溪邊游泳。

就快到的時候，遠遠看到警車和救護車閃著燈，溪邊有人群聚攏。不多久，救護車匆匆從他身邊開走，警車也跟著。他騎到溪邊後，聽著幾個正急著離開的大人談論，原來剛剛是有人誤入暗流，因而溺水，好在有人幫忙報警，那溺水的已被送去醫院，只是情況危急。

只一瞬，溪邊的人群盡皆散去，空氣悄悄變得銳利起來。

立康也覺忐忑，便想馬上回頭，此時車鍊忽然掉了。他蹲下來，把後車輪略微抬高，想辦法調整，但車鍊既卡不上，也轉不動。

腳踏車本就破舊，他徒手抓住沾滿油垢髒污的鏈條，試著再掛上去，這一次雖成功掛上去了，但踏板無法往前轉，以至於齒片無法完全掛上去。四下無人，他心裡又急又怕，就這樣自己弄了快一個小時。後來警車回頭巡邏，警察發現了他，便下車詢問。

「住哪裡啊？要不要打電話請家人來啊。」年輕的警察一邊試著幫他，一邊問。

立康覺得難堪，漲紅著臉，並不想回答。

好在警察發現是煞車塊整個都鬆脫，卡在胎皮上，他鬆開了V夾夾器，然後輪組直接應聲掉落。

「後輪沒有鎖緊，整個都鬆掉了。」警察露出不可思議的神情。

「弟弟，你這樣騎車非常危險喔！」警察繼續試著修理。

警察把後輪重新卡上鎖緊，煞車塊用克難方式先讓它不磨到胎皮，再把煞車調好，鏈條重掛上對的位置。

終於勉強修好。

「要請爸爸換台新的給你，這輛太舊太危險了。」那警察離走時一直叮嚀立康。

騎回去的路上，他騎的很慢，怕車鍊又掉。速度無法抵過風速，在風裡硬著頭皮踩踏，讓他回到家累到說不出話。

請爸爸買給你啊——這句話整個晚上在他耳邊響著，嗡嗡的回音。

國中那三年，父親連過年都沒有回來，只打電話說工廠很忙，那邊的人很兇，很難管理。

他上高中時，科學園區開始營運，鄰居們幾乎都在園區裡找到工作。明明有那麼多機會，但父親沒回來，有幾次連生活費也沒寄，像從這個人世間消失了一樣。

「應該是那邊有人了。」祖父口氣平淡，彷彿已經不抱希望。

好在幾個月後，父親的生活費又準時寄回。

不久，祖父失去了水泥工的工作，他便在屋旁墾了一塊地種菜，多少貼補家用。太陽下山，祖父便會坐在前院的一張藤椅裏，藤椅大小剛好圈住他疲累的身體。藤椅很舊，顏色磨得又黃又亮，扶手上的藤條已經散了，祖父用尼龍絲纏起來。他雙手無力垂放在扶手上，表情呆滯，四肢和臉上各處布滿斑點，青藍血管在太陽穴和手背上撲撲跳動，白日勞動太累，他說話吞音，彷彿

是為了保存氣息。

偶爾遇到選舉，放學時，家裡的桌上會有鄰居送來的糕點，那些糯米粉做的糕點都有點潮了，彷彿被遺忘在抽屜最裏面好多年似的，飽飽地吸收了黑暗，給牙齒留下冰冷的刺痛。吃的時候讓他聯想到灰塵和黴菌的味道，像是時間釀出的爛熟。他配著白開水，小口小口的含在舌底，不敢一口咬碎，極其珍惜。

祖父暈倒在菜園半天後才被發現，送到醫院時已經來不及。父親匆匆趕回來辦祖父的後事。

「大學好好考，自己照顧自己。」父親臨回去工作前，遞給立康一份存摺和印章，還有一張寫著各種可能聯絡到他的電話和方式。

要這樣曲折閃躲才能活下去，立康替父親感到辛苦。

那年夏天，立康順利考上大學的電機系。

祖父去世後，菜園便逐漸荒蕪。他有次試著邁進菜園，地面上爬滿了藤蔓，腳伸不進去。他試著把藤架豎起來，但底下已讓亂草纏住，根本拉不動。他直接從藤架上踩過去，在草叢中尋找著，看能不能找出一點驚喜。但他的腳踝被劃傷，手指頭也被雜草葉緣割破了。藤蔓下的草叢裏，各色蟲子在飛快地爬行。他退了回來，荒蕪的速度如此之快，那些藤蔓的纏繞似乎也纏住他的心，讓他靜不下來。不知為何，他心中同時想起自己的父親。為了方便打工，立康買了輛二手機車，每天通車到光復路上學。

他喜歡自己組的那些電路板，那麼複雜卻又簡潔有效。一開始的錯綜複雜，需要耐心琢磨線索，每個時刻可能就是關鍵，其中細微的腦力起伏難以與外人道，是樂趣，也是糾纏。這種積極的冷靜，讓他好像重新與這個世界有了連接。

夏天有時打工晚了，回到家，他便像祖父一樣坐在藤椅上安靜的累著，任頭頂上蚊蚋嗡嗡。園子裡靜謐的涼，小蟲在他耳邊嚶嚶地飛，不遠處幾方水田在暗裏閃爍著熒光。

風總是有的，在溽熱裡，隨起隨息的風，彷彿帶來短暫歡愉，緩和著時間的漫長。螢火蟲亂舞著，在風裡畫著交錯的短促弧光，然後又被月光覆蓋，冥暗下去。夜裡，一切隨風。

他突然想，這方老屋就像處在世界的邊緣，人世遼闊，他四周這一點點喧嘩誰聽得見呢？月亮所在的天空雖是明亮，但地底深處沉下去的暗，讓所有黑影貼著地，變得更渺小了。

在夜裡的風中，什麼都是荒涼的原形，只剩下某種蒼涼的安寧。
在屋外待得久了，他覺得腦袋有一絲清醒，難得的空。

民國80年代，立康學校畢業時，正是新竹科技業高速發展的時候。立康覺得畢業不過幾年，自己就做了好多事，但又覺得自己其實一步也沒有前進，他的雙腳一直停留在母親離開的那天。

也許因為認識的人多了，他更想念母親。他至今清楚記得，那天中午，母親明明還為他煮了一桌熱飯菜。那飯菜的餘味仍在，他始終未曾忘記。

有天立康去業務部開會，他本來只是低著頭看資料，一邊仔細聽著報告，突然間那報告的人停了聲，他覺有異，正擡起臉時，發現換人報告。那短髮女生穿著俐落，個子矮小，但口氣嚴謹，沒有贅言，馬上切進正題，她這種轉換話題的態度，帶有幹練的犀利，讓在座的技術工程師都微微感到被這氣勢壓倒。但報告完，那女人最後嫣然一笑，說請大家多幫忙，誠懇地低頭致意，那個笑容帶著奇異的稚氣，瞬間稀釋了適才的嚴肅。

那個女人就是春珊。

散會時，立康代表部門留下來與春珊溝通，春珊說話很溫婉得體，跟在報告時很不同。談話之間，外面下起雨來了，飽含風意的斗大雨滴啪嗒啪嗒打在牆上，雨滴一貼上牆面隨即失去形狀，迅速往下滴至無蹤，轉瞬間消融。

他們倆不約而同把眼光轉到外面，關注雨勢，天空沈暗下來，褪成了灰藍。

談話未完，他們一起去公司餐廳吃飯，繼續討論。

中午吃排骨飯。不管甚麼配菜，立康總是吃得乾乾淨淨，吃甚麼都可以。春珊極挑食，兩相對照，她便有點窘，他很自然地接過她不吃的茄子和苦瓜，兩人似乎同時微鬆了口氣，一開始的緊張感驟然解消，他們很順利地在吃完飯前就達成共識。

再次看到春珊時還是在員工餐廳。立康捧著餐盤面對著她，走過時，正坐著與人談話的春珊，無意識地撩起眼皮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臉上停了兩三秒鐘，然後像記起甚麼似的，嘴角輕微地

漾出笑意，對他點頭致意。立康也報以微笑，隨即快步經過她的身邊。有一刻，他心中湧起未曾有過的奇妙震顫。

忙著生活，立康覺得自己沒有青春期這種事。

下班後，立康偶爾會在園區亂晃，有一段路夾在兩棟沒對齊的建物之間，剛好擋住了風，他來回走了幾遍。天色漸黑，空氣中已有明顯的寒意，好在沒有風。空氣凜然而澄澈，整條路在夜晚的街燈下顯得那般潔淨，深深安撫了他疲憊的腦袋。

他的辦公室在七樓，夏天的時候，從他的座位往下看，豔陽高照，光波裏像是有咚咚的鼓聲，攪搗著烈陽裏的行人，一切隨風蒸騰，罩在暑氣裏，景物都變得悠遠了，其他季節的人事，像是在另一種節奏裏面，是另一個世界。

晚上，他固定加班，偶一抬頭，在暗夜裏，樓下那黑壓壓的一群剛下班的人，散發著一種疲憊的氣息。當他手上的事幾近完成，電話突然響起，已下班的同事打電話來關心進度，立康一邊敷衍著電話彼端，一邊漫不經心地將視線轉向剛才還在看著的窗口。

不久後，父親突然回來了。

那天下班回家，遠遠他就發現屋子裡竟然有燈亮起，他一開始以為是小偷，加快車速。等靠得近了，才發現是父親回來了。

父親疲憊又蒼老的神情讓他心驚，他們已有幾年未見。父親一邊吃著便當，一邊說那邊的工廠已經結束，以後不會再去大陸。

他已很久沒有與父親兩人處在同一個空間。那天夜裡他輾轉反側，父親就在隔壁，隔著一面薄薄的牆，但那間隙裡有母親有祖父，還有高三開始獨自生活的自己。每次他試圖糾正自己心中的混亂，但同時又生發出更細碎的混亂。

用餐走動，只要他與父親同在，過去的一切便永無休止地在腦海裏浮現，盡管周而復始，但立康總覺得那些複習遠遠不夠。從那些掀開的傷口，很多血無聲地淌出。在時間的流逝中，有些痛感本已逐漸消失，但父親一出現，所有的痛便捲土重來。

也許還是需要時間吧，立康心裡這樣想。

如此，父子兩人安靜地一起過了三個月。那三個月好像盡是黃昏，無限延長的黃昏。沒有高低起伏。窗外灰色迷濛，他去上班。其間天空又開始一點點摻進黑色，很快夜幕降臨，天地間僅有灰與黑兩種色調。

父親似乎每天都出門找人，像是正為著甚麼焦慮著。

有天下班，他帶了同事送的蛋糕進去廚房，正想切給父親吃。父親馬上跟了進來，像等他很久了。

「我想把這老房子賣了，將剩下的債務完全還清，然後才能真的平靜生活。這樣一才不會影響到你。」父親終於說出回來的主因。

買主很快找到一隔壁鄰居兒子有結婚計畫，正想在老家隔壁重建樓房。父親開的價錢也很實在。搬家前，父親先在市區租了一間公寓的一樓，有兩個房間，想父子兩人先住著。

「等以後有錢再買自己的房子。」父親平靜的說著未來。陽光灑在他的側臉，密密的皺紋讓他的表情顯得非常紊亂。

要結束過去，才能開始未來，這個道理立康也知道。

「公司有宿舍，我搬去宿舍住，加班比較方便。」他心意已定，便匆忙搬出來，搬得很乾淨，像是把自己的生活從老家連根拔起。

「我們還是有自己的家，你要常回來。」立康臨走前，父親遞給他一張住址，說一切都會先為他布置好。

他在大學母校附近租了一個套房。

他每天晚上九點才下班。剛回家，他的情緒一時很難轉換，習於高速運轉的腦子尚不知如何鬆懈。

那些緊繃了一天的情緒像玻璃碎片還插在他的身上，一直沒有被拔出來，時間久了，尖銳的碎片便扎進骨血，成為身體的一部分，痛感已然完全被倦怠蓋過，只是還吃著喝著，一個空殼子仍在生活中如時運轉。

他喜歡先用極熱的水洗臉，一條毛巾使勁擰起來，手像被火灼傷了似的，火辣辣地燒痛，把毛巾一鋪到臉上，幾秒後，他才覺得整個人有了精神。

租房裡，只有一張桌子，一張木板床，床上鋪著薄薄的床墊。沒有空調，屋頂掛著的風扇一邊旋轉一邊落下灰塵。他貼在窗邊側著頭，能看到一角藍天。

這個房間雖然簡陋，但讓他覺得心安。

租房的窗與對面大樓離得很近，好像只要他一伸手，便能碰到。對面的窗簾有兩層，有時從薄薄的那面蕾絲窗簾，可以隱約看到牆壁上的咕咕鐘，準點時便有一隻木頭鳥出現，有條不紊地依序而動，並且有節奏地發出細微的響聲。偶爾失眠時，立康會聽出對面發出暗啞的啜泣，聲音低沉，彷彿來自幽冥的深處，聽起來是個女人，但他從未見過。

隔壁鄰居則是沉默寡言的大學生，立康只有見過他下樓時的身影，那學生在房間時幾乎沒有動靜，除了上課也很少出門。

眾人都像被操練過度似的，新竹的夜有一種疲憊的靜。

他常覺得在新竹，真正發出聲音的只有風，只有風陪伴他，日日夜夜，聲音明確，是最真實的存在。

在這狹窄的房間和公司之間，他的生活漸漸也自成軌道。

不久立康負責一個新的技術開發，與廠商業務的來往由春珊來支援，他們常一起開會，慢慢

的，春珊有時會約他去吃點好的，兩人在一起好像也很自然。春珊生得細眉小眼，一笑起來，眼睛會眯成一雙半月彎，嘴角兩個小小的梨窩，有一種淡淡的動人。

她是那種好家庭出身的小孩。

幸福的孩子總是敢說敢笑敢犯錯，凡事充滿熱情，對未來總懷抱希望。和春珊這樣的人相處，立康總覺得有點莫名的心虛。

立康從沒主動約過春珊。

有次他們一起去拜訪廠商。從公司出發前，天空黑壓壓的烏雲開始往午後的天空蔓延，突然，閃電從雲朵底下迸現，一道鋸齒狀的白光射向地平線，風開始變寒，但不減鼓脹。

還好大雨來得快，去得也快。但路面積出幾處水窪。他們在路上走著，一輛車經過，濺起水花，腥冷的泥漿飛到立康臉上來，他伸手一擋，突然襯衫肩下撕的一聲，整條縫線綻開一段。

那天春珊將襯衫帶回家處理，要他穿辦公室備用的外套回去。

「縫好洗乾淨也燙過了，還能穿。」隔天她便拿襯衫來還他。

她把他的襯衫摺好放在桌上，指出縫補的地方，雖然沒朝他看，但她臉上那溫和的微笑帶著點安慰的意味。

立康有點窘，在喉嚨口發出一種輕微的嗯嗯的咳嗽聲。他的手指無意中觸到自己的臉頰，覺得臉上滾燙，手指卻是冰冷的，感官分歧，還沒跟上。

日照傾斜，春珊半側臉落在陰影之中。立康還在努力啄著包裹自己的殼，啄開殼的脆壁，好讓光一點一點滲進來。

那幾個月，他們兩人漸漸熟悉起來。

「王立康，你要走在我的左邊才算是有禮貌」春珊教他。

「王立康，你要幫女生撐雨傘阿，不能一直讓我撐阿。」下雨時她又說。

他甚麼都照她說的做，也不覺煩。沒人教過他這些。

但他也不主動表示甚麼，謹慎留在原地。

案子就要結束的前幾天，他們一起經過中華路那邊賣鳥的店，春珊突然停步，踮起腳背著手，仰臉望著其中一個鳥籠，她那白得有點透明的臉，此時顯得很稚氣，她一雙長眼瞪大，望著籠中鳥，像望到極深的藍天裏去，眼神有點神祕。

鳥籠裡面有一隻七彩鳥綠背紫胸，鳥羽鮮豔。

立康另外注意到店旁邊擺著一個小紙箱，裡面有幾隻灰白幼雛擠在一起，細碎的啾啾，眼睛還未睜開，尚不知如何感受這個世界。

那籠中的七彩鳥突然鳴了一聲，自顧自的，就一聲，也不是在叫誰。兩人在鳥籠前等了半晌，那鳥到底也沒再叫出什麼來。

他們繼續往前去辦公事。

回程時，春珊一直保持沉默，好像正在思考些甚麼。

「那就這樣了，之後你就不用再去廠商那邊，我們部門負責就可以了，這幾個月辛苦了。」回到公司，春珊異常客氣的對他說完話，便轉搭另一邊的電梯回她的辦公室，沒有再回頭。

一切嘎然而止。

立康知道自己有什麼話要說，而且早就該說了，可是他沒有。

他整個下午在辦公室無法專心。一切猶如無聲的微風，從立康身邊倏然掠過，他感覺到世界隨著風在動。

那天夜裡忽然間發生地震。

那時立康本已就寢，但突然間像受到甚麼莫名的驚動，他直覺地醒來，看著打開的窗戶，吹進一陣有點涼的風，但奇異的是，他瞬間感受到風裡的什麼，他的皮膚陡地縮緊，耳殼微微地顫抖。

然後地震就發生了。

一瞬間，他書桌旁的椅子直直向後滑移了幾步。

他直覺便往門外跑，直跑到屋外的社區廣場。然後突然又覺不對，再跑進屋去拿手電筒和機車鑰匙，一路往春珊的租屋騎去。路燈先是搖晃一陣，然後忽然間全滅了。一種空曠的寂靜在他的兩側蔓延，像玻璃般發出清脆的鳴響。

不過才幾分鐘，路燈就又全亮回來，他被這突然來臨的光亮震動了，忽然就冷靜下來，將機車停在路邊了。

然後他往回騎，他剛剛只是一時驚慌，現在，一切都清楚了。

幾天後，他去春珊的辦公室找她。

「今天下班我在門口等妳。」他說完就下樓去了，感覺到背後有驚訝的目光一直盯著自己，他不得出出了一身汗。

立康帶春珊去看自己以前住的老屋，現在已經整個被夷平，新的房子正在綁鋼筋。然後他一路開始講起母親祖父和父親，在青草湖掉車鍊，高三至今自己生活……

立康聽見自己說話的聲音像從空白的空氣中浮凸出來，耳邊呼呼風聲像從深洞盡頭傳出來，用力的裹住他們兩人，機車輕輕划開街燈下如水的街道，一路話語連綿。

春珊雙手環住他的腰，十指合攏，為了聽清楚他說的話，她的頭貼住立康的肩膀，抱得緊了，她小手指上戴著的戒指掐印進去他的腰，像是心疼地拍拍他。

這樣說著，說著，立康談到母親時，心裡的感覺如此真實，可是一旦變成語言，似乎總是說不完全，七零八落，他在前座迎著夜風，一個字接一個字迸出眼淚，好像是在說一場夢一樣。

但春珊似乎都懂。

秋天的時候，立康升了職。

有一天，他與同事出差，回公司前在西安街吃東西。才一進店裡，赫然看見父親坐在面對店門的位置正吃著麵，他已經吃得差不多了，正用雙手捧起麵碗喝乾最後一口湯。立康不動聲色，與同事一逕往裡邊的桌子走。

「王立康！」父親正仰頭喝湯時看見他了。

他們父子已經一年未見。

父親只是微笑，表情小心翼翼，似乎不敢多說話。

在同事面前，立康望著父親，只能擠出無奈勉強的微笑，但一雙眼睛卻仍是生冷的。

「有空要常回家！」父親似乎也察覺到他的冷淡，很快就離開。父親還騎著他留下來的腳踏車。

父親出去後，他們的湯麵便上桌，就在那一秒，外面突然響起驚人的巨響。

那是急踩剎車時輪胎與路面摩擦的聲音，撞擊到某種東西的金屬聲，以及慘叫聲！

立康心裡一震，意識到甚麼，連忙跑了出去。就在前方的中山路十字路口，一輛未熄火的汽車衝向旁邊的店家，是車禍，眾人皆停駐圍觀。雖尚不清楚狀況，但他感到渾身一涼，從心底快速漫起一種隱約的絕望，他往出事的地點奮力跑起來了。

他擠開圍觀人群，車子撞到路邊的車輛，有一角嚴重凹陷，緊靠下方有一輛腳踏車倒臥。可

以看見腳踏車旁躺著一個人，正痛苦扭曲著身體，那是他父親的身影。

他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父親弓起的背抖個不停。他馬上衝過去父親身邊，伸出手摸著父親的手臂，一邊拼命大喊：

「爸——爸——」旁邊有人說已經報警，救護車馬上就會來。

父親緊閉雙眼，呻吟著露出痛苦的表情。就算立康喊他好像也沒聽見。父親朝右側臥，左右兩臂在胸前交叉，雙手握拳顫抖。立康將視線移向父親的腰部以下，立康當下驚愕。父親穿著褲子的左腿自膝蓋以下以奇怪的姿態折向前方。那隻腳邊，落著一個紅白紋塑膠袋，從中灑出一些食物調味品。

「最好先別搬動他！」同事不知何時已經來到立康的身邊。

父親的腿傷非常嚴重。

等待開刀時，立康心思太亂，無法做任何事。這種空洞的恐懼，讓他想起母親。

醫院設備看起來有點老舊，窗戶玻璃模糊，散發著陰森感。開刀房外面的長廊好像竄擾著一股隱形的冷意，沉沉的重。等待室裡坐著與立康一樣焦急的家屬。

立康身邊的女孩紅著眼眶，邊用手背抹淚，邊低著頭在寫東西，清單之類的，下筆快速潦草，像一切就要來不及似的。

感染到那女孩沉重的傷感與憂心，立康的心愈加揪緊。

手術進行得非常久，等待的時間彷彿凝凍，單獨浮凸於所有之上，其他都已無關緊要，彷彿流淌在時間中的所有痕跡盡皆退潮，只剩此時此刻。

父親的腿很幸運地保住，但傷勢嚴重，兩側股關節多處開放性骨折。醫生說即使手術順利，但或多或少會留下後遺症，而且復原時間要很久。

立康讓父親住單人房，病房靠近中庭，日照亮堂，與醫院前門完全是不同的景象。

剛開完刀，麻藥退去，傷口正疼時，父親忍不住呻吟。立康雖也心疼父親，但一時也說不出甚麼鼓勵的話。他請護士打了止痛針，父親才慢慢平息。

「我想喝一點水。」父親想撐起身，但一時無法。

立康馬上去扶起父親，父親突然抬起頭望著他，兩人靠得那樣近，他一時來不及別過臉去，兩人四目對著正著，都有點不好意思。

幾年來，父子兩人第一次正眼相對，複雜的情緒，來不及隱瞞，然兩人盡量假裝平常。

立康趕緊為父親倒了水。

父親接過水杯，表情充滿無法掩飾的歉意，也許滿溢到無法言語，父親的嘴角微微抽動。立康雖勉強維持平靜，然心裡千頭萬緒。有一瞬間，過去的畫面，一幕幕在他心頭閃過——他或許埋怨過父親，但現在他也只有父親了。

此刻，一個彷如最初的世界正在他們面前，層層皺褶舒展地綻放。

晚餐時，立康去外帶了幾個菜。他們父子沉默地在病房吃著飯。

外面中庭綠樹龐雜，籠罩在庭院裏的夜色愈顯深沉，所有的一切都都藏身於黑暗之中。風在夜間輕輕搖蕩，帶來微微的暖意。

飯後，立康笨拙的削著蘋果。

「這蘋果還蠻甜的。」父親拿了第二塊。

那個蘋果雖然被立康削得坑坑巴巴的，但味道不失。待在父親身邊，他第一次感到一種沒有由的安心。他從父親充滿歉意的笑容裡，多少讀出當時自己掠過，也略過的訊息。

「我這一生都在還債，一事無成。」父親以前似乎說過這句話。

立康如今已經來到與父親生意失敗時同樣的年紀，理解父親事業上的無奈與遺憾，也許與自己的並無不同。

他將房間退租，搬去跟父親一起住。

父親租的房比他的好多了，三房兩廳，他的房間床鋪都是本來就準備好的。房裡只有父親一個人的生活痕跡，母親與祖父的牌位都安得好好的。看似被生活壓垮的父親仍按部就班地活著，他心中突然湧起一股熱，有些以前執著的變得淡薄，有些遺忘的變得清晰。

立康喃喃說起自己公司的事和春珊，父親認真安靜的聽著，不時間了幾句。門外白日將盡，

父親租屋的花雕窗透進來的倒影都是碎的。強風稍停，像風與將到的夜晚之間一種緩慢的和解。

立康每次上班都會經過一棟老屋，有天屋前貼出一張寫著「售」字的招牌。他在老屋前停了下來。

下午的陽光照在磚牆上，一隻黃蜂被太陽照成金黃色，在那黑洞洞的窗前飛過。一切寂靜無聲。靠牆地上擱著一盆繡球花，盆子破了，那繡球花雖倒在地，但正盛開，花瓣在陰影下白裏透藍，在陽光下的那一半則透紫，自有幾分艷色。

他心裡一動，把招牌上的電話抄在手心上。

他帶春珊去老房看。春珊仔細在四周巡巡看看，說那房雖老，但地點好。出去便是鬧區的大馬路，但要整個翻修，需要一筆大錢。

「沒關係，你工作那麼努力，早晚蓋得成。」

樂觀的春珊說話總是乾脆。

許是陽光正好，對著眼前，他們兩人不免開始想像：可以先把四周沿著牆旁邊的枝幹雜亂的大樹先整理一下，該砍的砍，該修剪的先弄，再種些新的，以後房子蓋好，樹也成蔭，剛剛好。

「我喜歡會開花的，會香的，先幫我種幾棵。」春珊說到這裡，彷彿意識到甚麼，突然臉紅的停住話。

「那我們種些桂花茶茉莉之類的。」立康拿出筆，嘴裡一邊唸一邊認真寫著，發現突然安靜，抬起頭來看，春珊正羞赧低著頭偷笑。

他打電話給仲介，帶父親一起去看屋。車禍後經過兩次手術，父親雖然康復，然而他的右腿留下了後遺症，稍微有些跛。

父親拄著拐杖，緩慢的在老屋四周看著，然後進屋，上上下下看得仔細，他小時跟著祖父做過水泥工，多少知道房屋結構的常識。

「主結構還可以，我找祖父以前認識的人來看。」父親謹慎地說。

父親找了許多人來看，認真比較，隨手記下意見。

「我看是可以，但主要是你決定啦，爸只剩以前賣房子幫你留下的一點錢。真是——唉——我真是——」父親自責到說不出話來。

「沒關係的，爸。」立康拍拍父親的手臂。

父親殺了價，最後立康把公司給的股票全賣了，買下這個房子。

辦完交屋手續後，他與父親走到屋前，一種純然的快樂情緒就像酒精在血管裏一樣，化成興奮的暈眩。他的喉嚨發乾，身體輕微地顫抖，他想若祖父與母親也在就好了，他的眼淚不能遏止的在眼裡洶湧。第一次，他對未來有了一個朦朧的希望。

臨走前，他發現牆縫裏的草，擠擠挨挨，竟還能開出黃黃紫紫的小花。現在，這些都是屬於

他的花了，他心裡想。

他每天下班後便和父親討論整修房子的事，一天計畫一點點。現在，他心裡並不急，一切慢慢來。

夏天過去之後，房子的整修工程正式開始。

父親每天為他監工，休假時，他與春珊便去巡看。

秋天一到，新竹的風開始變強，無邊無際，吹得行人的步伐都變得零星破碎，歪歪斜斜，走不成線。街上人車喧囂，但冷風一吹，所有汗濁氣味皆隨風而逝，空氣中有一種抽象的潔白，像新生的呼吸，分分鐘更新。

在這個季節，立康從家裡騎到自己的房子，剛好是順風的方向。

紅燈，他停車，看著行人頂著風壓住帽子，臉上不見急躁，眾人趁著綠燈奮力前進。他將父親剛交代的事一一在心裡過一遍：要再確定水電配置的位置，要買水果。

還有，春珊晚上要來為他們做飯……

沿路前行，風起便未再停歇，他的耳朵都在顫動，本應該是順風的，但不知為何，也許是剛剛轉的彎太多，今天風來一陣亂，彷彿起自四面八方，吹向無邊無際。

但他也不擔心，隨風前行，任風一路灌滿，他心中自有方向。

賞 讀

鍾文音老師

以新竹的風為意象反覆書寫，以風帶出人物的氛圍。這風是地理的，更是命運的。一股不知名的命運之風，總是將小說人物吹得人七葷八素的。

無言之風，帶著悲傷的抒情，吹出家庭的創傷與成長的淡漠與和解，最後風一路劃破了我的出口，順風而來。

語感帶著村上春樹似的情調，浸淫著張愛玲似的意象經營。苦無出路的人生最後在屋宅翻新的過程中，生疏的父子也逐漸重建了彼此。探勘記憶，一路隨風四飄，傷而不哀，寂靜中流動著回憶與往事的理解。

短篇小說

第二一名

鄧晴心

我是新竹的在地創業者，飛行樹屋咖啡、咖啡公寓和新成立的護城河畔深夜書店樹屋 Book&Bed 的創辦人 Chin，我從小就愛風，所以我想是風引領我來到這個城市的，這幾年深耕於在地老屋文化、美學生活的發展，也讓越來越多人認識樹屋美學、認識新竹，我這一生的職志是寫作，文字可以陪伴、可以擁抱、可以點燃心中的那把火炬，也可以點亮一座城市、一條街，我想那是之於我——最美的魔法。

作者的話

我一直很想寫關於新竹的故事，得獎的這篇小說「世紀廢青」，是出自於「5F 咖啡公寓」我於幾年前開始寫的小說，是關於青年在地創業、關於迷茫的故事，做為一個新竹的在地創業者，經營一間紅磚屋咖啡廳，便是與所在的世界共舞，一同感受彼此的呼吸、心跳。感謝竹塹文學獎的肯定，再次給了我，完成這部小說的勇氣，也希望未來能將整部小說「5F 咖啡公寓」，送給新竹，送給這個，我深愛的世界。

鄧晴心

世紀廢青

睜開了重重的眼皮，微微的眨了眨眼，世界隨著睜眼的那刻全到了位，過往現在的記憶也到了位，關於半睡半醒之間，我是誰我在哪，剛剛所待的世界到哪兒去了的那些問題，全於一瞬找到了解答，不過這個解答，卻令我重新閉上了眼，翻滾了兩圈，繼續待在床上，不想動了，這裡是我從小長大的家，多年來我一直不偏愛回家，這僵硬的床，大概也是原因之一，我現在的世界呢，打個比方，就像是那本經典的小說傷心咖啡廳之歌的開頭，一個叫做海蒂的失婚女子，逃離了夫家，跑回了娘家繼續賴著，在這個速食的年代，這是個多麼不想讓人繼續往下看的開頭，所以這邊我要來說明一下，這故事的線路還是有差別的，因為我從沒結過婚，也沒真正的離婚過，但又相差無幾，因為結婚這道手續，只是讓這事實的可逆度彈性變得較差一些罷了，離婚可得上相當繁瑣的，光要讓兩個人都心甘情愿簽上字這件事，有時就得耗盡你畢生元氣，或畢生積蓄，然而當你認定這個人是你的家人的時候，那是幾張紙蓋上了幾個都印章都比不上的羈絆，就算對方只是隻小狗小貓，或是一隻名字叫做嘿嘿猴的填充娃娃也一樣，想起那一天，他在上班前要我晚點去那光亮的大理石和總是穿著黑色套裝的櫃台人員申請他們家的鑰匙磁扣，好讓我能自由地來來回回，走之前他輕輕地說了聲：「你就跟他們說你是我的家人」我想，也許曾經，我也是有過這麼樣的一群家人的，可是我卻離家出走了，拖著我那有著漂亮花紋的黑色衝浪行李箱，和一直待在我身邊的綠色大吉他浩克。這段中壢到台北的距離，比旅行過的任何一個國家到台灣的距離都還遠，後來的我才明白。

我感覺整個世界拋棄了我我也拋棄了整個世界，唯一那個怎麼拋也拋棄不了的是我那想要休息一下卻又不轉動的腦袋瓜子，有時那些厭世的台詞在腦海中嗡嗡作響，取代了與心中小天使抗衡的小惡魔的位置，像是這一句經典台詞「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你也要學會欺騙生活」那是我躺在重慶一間不知名旅社宿舍房的其中一張下鋪所看的電影裡的一句台詞，每每看到這些關於夢想的電影，我就會無法抑制的痛哭，這便是喜歡一個人上影院的好處之一，不過那時我正舒舒服服在棉被裡窩著面牆壁，其他張床上的女孩子們，或看著電視劇笑著，或視訊聊天著，好似全世界的女孩子，都在跟手機談著酸酸甜甜的戀愛，而我正嚐著鹹鹹苦苦的滋味，曾追逐過夢想理想的人，才能感受箇中的的滋味，此刻的我，是自由的，失去了那些所有你曾經想追尋的，你便獲得了自由，自由地有些不知所措，無所適從，夢想是奴役我們這些自由人的最大手段，你可以為它不吃不喝成天蓋房子在雨中任水泥滲進了手套弄破了手皮，你可以為他耗盡了青春與汗水，換來的是一屁股的債，你可以為了它在超過四十度的艷陽下，無視蒼蠅們群體攻擊的工作，而我 Bucket List (夢想清單) 上面的「到大陸流浪」這項，卻在這最迷茫的時候，不知不覺打上了個勾勾，這個勾勾長的有點像諷刺的竊笑，在這個世界，每個人都需要一張名片來定義自己，每個人也都需要一個藉口來定義一段時光，是學生、在工作、在創業或正在旅行找自己有時都只是個概括的藉口罷了，學生這定義是每天熬夜打 game 再向爸媽伸手拿錢的藉口，工作這定義是不能熱愛生命、無法熱愛生活的藉口，創業這定義是逃離老闆的謾罵與生活中框框條條的藉口，而旅行中這定義有可能只是前面那三項都適應不良的的藉口，於是我便展開了這樣的旅行，展開了

打著旅行中的藉口來定義一段時光的旅行。上個世代，追求金錢與財富，大家比的是豪宅跑車，如果這一生能擁有過這些便人生無憾，這個世代覺得上個世代的價值觀太俗氣，做一個人不能用金錢去衡量，而是文化，於是大家開始比較旅行國家的數量，和吃過多少好吃有趣的餐廳，好像一放個長假沒出個國就跟不上這世代一樣。於是我便很潮的出發了，去尋找，傳說中巴基斯坦的金礦，並雙手空空而回。

「她是一個很有夢想的人」經營樹屋咖啡的夥伴總是不厭其煩的逢人便說我的故事，越說越傳奇，而我也真揮一揮魔法棒，把自己變得消失不見，這樣沒有人可以驗證的傳奇就真的變成傳奇了，而這樣的傳奇故事可以為造訪的人們帶來美好，也為夥伴帶來了生活的憑藉，那是我所希望的，於是我跑到了蘇州，帶著我的理想，和我的債。自信的、美麗的飛於各國之間，當個厲害的國際業務是我曾經的理想，也是我為我的人生的 30 歲描繪的美麗藍圖，很快的，我還了債，但美好人生的藍圖，卻連一筆都撇不上去，我曾經有過一個夢想，但這夢想裡，塞了太多的現實，但也唯有現實的堆砌，才能讓夢想的美，變成真實的，那不是彩虹色的夢幻泡泡，那是髒了雙手，黑了臉頰，無盡的孤獨的日子卻故作堅強，於是，這樣的倔強讓位於老眷村中的廢墟中開出了花朵，變成了一間咖啡廳，它是不遠處的一個小樹屋的思想延伸，有著把白日夢做的理直氣壯的那股味兒，掛上招牌的那天，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肉都在哀嚎，我卻一刻不得閒的照樣每天六點起床準備考試，上課，再趕到樹屋咖啡開店。「你真的好棒，我希望女兒能像你一樣」

夥伴的話語會在我耳邊迴盪了久些日子，若說讓樹屋靈魂發芽的下的那場雨，是投射在我瞳孔的那，董小姐發亮的眼神，在這靈魂即將乾萎枯涸時，下的那場及時雨，則是抱著我們未來老闆娘出現的夥伴莎拉了，若說可以奴役自由人的第一名是夢想，那麼第二名便是愛與被需要了，有時他們也會不分軒輊，並駕齊驅的一齊衝破終點線，那時我的貓不見了，繫住氣球的那根線也斷了，不想再為自己蓋出的城堡禁錮住了，於是萍水相遇又是那麼命運的夥伴莎拉承接住了這座城堡和它的靈魂，重新拉出了一條看不見的線，繫住了即將飛往遠方的氣球，以愛與被需要之名。

「你回來樹屋幫忙好嗎？樹屋需要你。」那是我第一次失業時，夥伴對我說的話，雖然我知道，請我回歸這件事實擺在眼前，是件划算的生意，那陣子樹屋變得特別忙碌，花不下錢請人又需有個有點擔當的人力，腦筋轉得快的夥伴提出這樣的需求便不難猜測，但失業者的虛榮心作祟的心情，是很容易被操弄的，於是我就這麼輕易的被攻破了理智下了決意，我一直認為是理想把我開除的，而身上仍帶著為理想、為自己驕傲的氣焰的我，從蘇州回到了樹屋，從理想暫時回歸了夢想，若說我的夢想，裡面藏著太多的現實，那麼我的理想呢，卻充滿著浪漫色彩，對於理想，我還不打算放棄，離30歲還久著呢，一想到那自信的神采，高跟鞋清脆的敲著大理石地板的聲音，世界上踩過的點如天上繁星，和不同國家的人侃侃而談，一次次的起飛的那個畫面，就讓我瘋狂地愛上了未來的自己，我為30歲的自己畫的藍圖，要我再辛苦也要去達到，我的心跳動著，眼神充滿了光芒，經過了幾年的鋪陳，終於踏出了第一步，卻被這世界退了件。「對不起、

資格不符。」而夥伴讓我覺得自己是個特別厲害，特別被需要的人，讓你感覺你並沒有被退件，世界還是很需要你，而樹屋便是屬於你的世界，她總是有辦法，讓你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大部分時間是快樂的、驕傲的，累死人的，不過這也是我的期許，希望自己在死掉的那一天，心裡想著是：「好累喔，好精彩，我要來好好睡一覺了：」那時我的眼神仍然銳利、心中的話語仍然犀利，冰與火的提里昂說書本是他心智的磨刀石，讓他的心銳利如刃，而我的磨刀石便是那些一生中遇到的，讓我錐心刺骨的事，自己娃娃音和纖細體型的特性是福音也是詛咒，但更貼切地說，它是一面鏡子，照出人最直覺最深沉的一面，將所有最好的事和最壞的事落在我身上，善總想呵護我、愛護我，而惡總想從旁偷走點什麼，或直接的狠狠地打擊，而每個人身上都同時存在這兩種特質，誰也不例外，端看你想放哪個特質出來撒野。當二號樹屋蓋好、新租來的小隔間打點好，一切兵荒馬亂的都建置完善後，面試邀約便一通通的打來，再次喚醒我的虛榮心，「這世界並沒有將我退件，純粹只是有些人不懂欣賞罷了！」我並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那些邀約，心中還是怯著夥伴，夥伴是我的驕傲，是靠近我世界中心的區域，有時甚至我覺得，她比樹屋這白日夢本身還重要的多了，自己經營樹屋的最後那段時光實在讓我灰心喪志，人們不是為了樹屋是為了把老闆娘而來，人們來樹屋做著永遠只存在夢中、或永遠養不活自己的夢想，卻還是對讓夢想賺錢這件事一臉唾棄貌，人們告誡老闆娘絕不能將夢想商業化，自己卻從未對自己的夢想付出過什麼，人們好文青著談著環保，以及遠方窮國孩子的教育問題，殊不知老闆娘的偶像是馬雲和郭台銘那一樣事業養活成千百萬人生計的那種氣魄，而老闆娘卻窮得什麼東西都捨不買，多花十塊錢給自

己的午飯加個滷蛋也得再三考慮，熱天氣裡睡覺卻不願開冷氣的睡在咖啡廳裡，連自己都快餓死了，還得好好盡義務的花上千元給喵仔打預防針，那時的我對於錢好飢渴，那明明是「」的學生一畢業即唾手可得的东西，多羨慕那些已在大企業打滾的同學們，而我卻仍然留在原地掙扎，夥伴是我完美轉身的藉口，而我那小小的地方，卻是夥伴的依靠。「沒有人比我更喜歡樹屋咖啡！」夥伴說著，於是有時我真為了她豁出去了，而她也神奇地將樹屋做得有聲有色，來往的遊客絡繹不絕。「其實我一直沒有拒絕那些面試邀約。」我假似不經意的和夥伴提到「去吧！」夥伴說。於是我又飛到了黑水溝的另一頭，去到了一個位於東莞叫做沙田鎮的地方做國際業務。過了三個月，我又被世界退件了，而這時，已沒人需要我了，於是我短暫的自導自演了一部巴基斯坦在路上，花了很短的時間，縮時攝影似的體驗了台流人生。

（註解：*台流：那一些在大陸待了很久，可能是工廠高管或創業老闆，中晚年失業卻沒臉回台灣混的台灣人）

「我覺得你可以去找工作。」夥伴對我說。樹屋的神話角色瞬間便成了賴家王老五，嚴重程度已經變成了當隻吉祥物給人拍照都嫌礙眼的地步，而夥伴的這句話變成一句嚴重傷害了二度失業者的玻璃心的話盤據在心中，同時也讓我理解到了世界上最不能惹的第二名是失業者，第一名是反社會人格。那種：「我家老公，自從失業後完全變了一個人：」的芭樂劇情，在我看來卻是非常之合理，我非常能感同身受你家老公的心情，大部分的時候，一個人的職業和名片，就代表

了一個人的近乎全部，不認識的新朋友問你的第一句話，不是你是哪裡人便是你是做什麼的，不會先問你的興趣或是你肚子裡千萬章還沒吐出來的墨水，那在他們眼中那大多是玩票性質的，不知道要聊什麼了才會隨口問問，所以一個人的職業，同時也可以是一個人的驕傲，一個人的自卑，一個人人生存在世界上的意義（或手段？）。有個朋友知道我寫了本書，問我：「怎麼那麼不務正業？」我問他：「什麼才是正業？」「……」「所有能讓你感到熱情的才是正業。」我自問自答到，他說：「也是，好像滿有道理的。」「那是屁話。」我出爾反爾，事實上，能讓你賺錢養活自己的才是正業，所以大家才會如此認真看待職涯生活，因為那近乎代表了一個人的存在本身，沒有了它，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可以去愛或保護誰。

我跳入了蔚藍水中，身著上面畫滿了金黃葉子的深藍色比基尼，比基尼的下方綴滿了深咖啡色的印度海娜紋身，看起來像是來自南亞的神祕綴飾，那是我前一天親手繪上的，優雅的自由式來回了幾趟，這泳池靠近尾端的地方有一排SPA，高挑的門型設計，一束束的水墜下來像簾子般，泳池的前方是如明鏡般的黑色方形水池，後方是附帶蒸氣室的溫泉水池，男左女右，有段時光我的每天早晨便是這樣度過的，我不是在南方某個不知名小島上的五星級飯店度假，即使工作這幾個月，便讓我帳上多了不少的存款，所以我一點也不怨這些公司們，他們讓我有存款，那是一種對生活的安全感，又讓我見識了不同的世界角落，不同的生活方式，等我體驗完了，又催促我繼續前往下一站追逐生命的更多精彩，這是棟位於中壢最鬧區的SoGo百貨隔壁的一座大型社區，

聽說裡面住了幾個名人，我第一次來這個地方時，是半夜偷偷摸摸的潛進去的，而雖然大半夜的，映入我眼前的，卻無疑的是個豪宅，那天我提出了分手，那是我們交往的第一個星期，在摩斯漢堡的夜晚，我用訊息和他說：你不是那個天空布滿星星，讓我粉身碎骨也無所謂的那個人」呼應著那時候很喜歡的一首，出自Coldplay 歌 "A Sky Full of Star" 平常溫文儒雅的他生氣地吼了幾句，卻又心軟的馬上開了他那黑色的 Toyota 轎車過來，在那已漸沒車輛黑的光復路上抱住了我，那天我身上著了一件寬寬大大的酒紅色帽踢，臉上的淚早已把妝哭花，我還記得，那個擁抱，好溫暖好溫暖，是他在他身上最貪圖的東西，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酒，一種沒人知道從哪時染上的癮，而這種衝動的個性，和我是一個樣，不知道從哪裡聽來的一句話，人多多少少是有些自戀的，所以比較容易欣賞和自己相似的人，我想是吧，但這都不重要了，那夜我只想要有個溫暖的擁抱，擁我入眠。他是個工作狂，也許這點我們兩個不謀而合，但每每晚下班，還是會開車到新竹找我，而我也總是畫好新妝，用最迷人的笑容，在那筆直種滿樹的校園路上，便一路助跑的跑到校門口擁抱他，無視警衛伯伯的無聲無息的抗議，我想這是他每天來找我的動力，也許也是每天起床的動力，而我只管讓他著迷，好換得一夜溫暖的擁抱，那些對於長長久久的期盼，僅存在我古老的記憶中，那些讓我流乾了淚卻又短暫的記憶，唯有對於樹屋咖啡的執念，讓我反抗 ITI 的紀律飛回台灣找資金，也讓我忘了去讓一個人為我著迷，樹屋咖啡讓廢墟裡開出了花朵，做為代價的是，除了翹課，一個喜歡自己美美的女孩，需要把自己變成一個髒兮兮的生物，每天在廢墟裡、屋頂上和水泥、磚頭與木材們搏鬥，而情郎依舊天天來載我，還為髒兮兮生物拍了拍

照紀錄，只小小抱怨了一下「我們好久沒約會了：」，我想也許這是真愛，而我的雙眼卻為夢想蒙蔽了，直呼：「屋頂還沒好呢，下雨了怎麼辦？」但也許他就愛這總為了什麼執著追尋的我，而不是一個天天游泳 SPA 的貴婦，失去理想、失去反抗一切的獨樹一格，失去了即使措了一屁股債仍為自己驕傲的我，也許同時也失去了魅力。「如果失去了當個 super sales 的理想，你還會那麼喜歡我嗎？」我從成都寄回給情郎兼家人的明信片如是寫到，附上了錄了自己在那復古浪漫的城市彈唱的「成都」，不知那張明信片是不是到現在，仍躺在他整整齊齊的書架上，和幾本商業週刊一起？

「諾，你的牌」鼓手大人說，那是一章寶劍五，它在今天榮譽歸隊了，我有個習慣，若抽到一張對自己特別有意義的塔羅牌，我會時時把它帶在身上，讓它帶給我力量及好運氣，比如說我有一次就抽到了一張錢幣二，對我來說那代表的是我大學的主修英文，還有那時正在苦命學習的日文，而這兩樣技能會帶給我的未來好運氣，於是我便把那張錢幣二夾在我的手帳裡，隨身帶著。有次我給將要入社會的鼓手大人算算未來的工作，那是一張寶劍五，劍代表的是風，常常代表的是衝突與對抗，這張牌所告訴鼓手大人的是，要他不要被體制所束縛，我的偶像鼓手大人就是要活得這樣才帥氣，於是我讓他把牌帶在身上，而這張牌也達成了任務，榮譽歸隊，他有了份自己喜歡的工作，每天有許多的挑戰和新事物可以學習，卻不用加班，也不用為了加班而加班，下班時間依然帥氣的打打鼓玩樂團，還交了個非常可愛的女朋友呢！於是在那整間散發著鼓手大人

氣息的東區時裝小店，鼓手大人從他帥氣的皮夾裡抽出了我的牌，寶劍五便回歸到了他另外」張分裂靈魂之中，趨於完整，離開小店的時候他問了，「為什麼離開他？」「我覺得他可以找到一個更愛他的。」我答到，代替了：「大吵一架便分啦。」這平常隨意又官方的回答，但究竟哪個原因是真的，哪個表層哪個裡層，都有可能被記憶捉弄，所以我姑且就拿現在的心情當裁判吧！一直認為：「你值得更好的、更愛你的人。」這句話是人們不愛了而想分離的一貫藉口，但，原來不愛，也可以是希望對方過更好而離開的藉口，如果我已不再你心中那個最美的女孩了，讓你想把所有最好的都給我，少了這份愛；這份崇拜，我們在一起又有什麼意思呢？

賞 讀

鍾文音老師

此篇作品比較靜態，少了情節的帶動，而是凝結在一種內向的挖掘，埋藏著層層哲思，彷彿是傷心咖啡館之歌的廢青版。

人物面臨內外雙重世界，一方面是在樹屋咖啡館的思考，一方面是面對自身情感與未來的無力感。

這篇小說語言有情調且真切，寫出了年輕人想要突圍之境。廢青之廢並非真廢，不是殘廢不是廢材不是頹廢，而是從廢的腐朽中轉為養分，原來那只是生活如實面對的必要之廢，在經過內在整地之後，廢土也能成新土，長出生命的枝椏。從而失去的，也都是沒有失去的，因為已是生命徬徨過後的鑿刻印記。

短篇小說

張舜忠

第二名

媒體業、電子業、旅館業、營造業。英文領隊、日文導遊考試及格。喜好旅遊、閱讀。年紀漸長，體會出寫作是人生的自我療癒，回顧經歷過的事物，將已淡化的閱歷重新上漆，是一種失而復得的喜悅。

作者的話

謝謝新竹市，我有六年的旅館人經歷是在這裡度過的。謝謝竹塹文學獎、謝謝新竹市文化局、謝謝評審老師，非常感謝。

張舜忠

西城

每當梅雨季節來臨時，新竹總是哭泣不止。而且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這個大雨來襲的日子，光復路上的車陣竟一直塞到深夜。

南門醫院到了。

計程車門開啟時，雨水潑在志東的西裝上，潮濕的不快感，讓微醺的他瞬間精神抖擻，三步併成兩步衝到騎樓下。他掏出萬寶路，略為壓扁的菸盒沾濕了，剩下最後一根，他狼狽的點了菸。這是個不尋常的日子，好事與壞事接踵而來。下午，在台灣科學園區同業公會的改選中經過驚濤駭浪，志東勝出當選常務理事，隨後的理事長選舉，他依約投票給竹科的大老，讓他榮登理事長寶座。由竹科、中科、南科廠商組成的台灣科學園區同業公會，每屆理事長選舉總是競爭激烈，三大園區各自瓜分一席理事長及兩席副理事長。而作為竹科出身的常務理事，正當盛年的志東儼然未來公會龍頭的接班人，更是受到矚目。晚間，新任理事長在園區旁光復路上的五星級大飯店，設宴款待他埋在公會的樁腳們，開席沒多久，躊躇滿志的志東，就接到 Wang 的來電，這讓他從天上掉落地獄。他懷著不安的心情熬到宴會結束，立刻從飯店趕到他心所懸念的西城。

西城？沒錯，就是西城。

正確說來，新竹西城是個偽命題，不存在一般人的認知中。但是，西城確實存在志東的心底，

這裡是他的原點。真的要解釋的話，應該如是說，他熟悉的新竹是個面積不大的小城，在城隍廟與迎曦門的軸線上，包含其周遭的地帶，這即是他所認定的西城的範圍。這是在高速公路興建，東區的竹科崛起後所形成的對比，舊新竹與東區各據一方。直到他進入竹中之後，才遇到從東區來的同學，他曾被同學找去介壽堂戲院看過一場電影，那是他首次造訪關東橋。等到他念完研究所、服完兵役之後，開始在竹科的公司工作，赫然發現他以前來看過電影的戲院已經不見了，原址改建成五星級酒店。

竹科開啟他生命的第二部曲。他把這裡當成東城，與他出身的西城相對應。他的童年、他的青春全留在西城，那是一段被凍結的時光。此後，西城與東城的連結僅剩下他年邁的媽媽，那是他最難以割捨的親情，像是一盞燈，照射他、引導他回家的燈，等到這盞燈越來越黯淡，他對媽媽的愛卻越濃越深。而他也明白他與西城之間早晚會像斷了線的風箏一般，再也回不去了。一次，兩次，三次，這是媽媽第三次被救護車送到醫院，他揪著一顆正在淌血的心。

「老闆！」

來到急診室，坐在走廊板凳上的 Wati 向他揮手，神色焦急，飛快的描述經過。他原本就聽不太懂 Wati 所說的國語，當字句形同子彈列車時，更是毫無頭緒，只聽見「阿嬤」、「睡覺」、「叫不醒」等幾個關鍵詞。他挨著 Wati 身邊坐下，屁股還沒坐熱，診間內的醫師即探出頭來，喚他進去。這醫師看起來頗年輕。

「你是家屬嗎？」

「敝姓方，是兒子。」

「方先生，你媽是肝昏迷，必須住進加護病房。」

他看著病床上的媽媽，臉色泛黃，眼睛緊閉，露出痛苦的表情，被單下的腹部鼓脹起來，他立刻心理有數，黃疸、腹水，這些症狀近來頻繁出現。醫生連珠炮似的解說病情，他光是點頭，如同反射動作。

院方派人將媽媽的病床推出診間，前往電梯間。他與 Wati 緊跟在後，上樓，到了加護病房，他隨之進入，護理師將媽媽的手臂連接生理監視器，加護病房內的中年醫師口罩上的眼鏡內閃爍著一雙布滿血絲的眼睛，他看看病歷，摸媽媽的脈搏，比對機器上的數據，以沙啞的聲音向護士做了些指示。

醫師轉身。沒等對方開口，他趕緊自我介紹。

「敝姓方，是兒子。」

醫師拉他到角落，壓低聲音說：「狀況不樂觀，要有心理準備。」

志東顰眉蹙額，無庸置疑，加護病房是準備飛向另一個國度的候機室。他握著媽媽的手，撫著媽媽的額頭，輕聲呼喚，他知道媽媽聽得見，但卻無力睜開眼皮。應護理師要求，他留下緊急聯絡手機號碼，他明白自己必須離開了，感覺無可奈何，即使想陪媽媽候機，多說幾句離情依依的話語，機會也被剝奪了。

「媽，醫生會照顧你，你睡一下，我明天再來看你。睡夠了，要記得醒來，等你好了，我再帶你回家！」他附在媽的耳邊輕聲的說。

走出加護病房，他看見 Wati 正茫然的望著前方。

「你先回去休息吧！坐計程車回去，明天早上再過來！」

他塞了鈔票在 Wati 手上。

坐在加護病房外，他回想起這段從晴朗轉為陰霾再變成風雨交加的日子。一年半之前，媽媽首度被診斷出肝臟腫瘤，原本醫師還很樂觀，由於早期發現，而且腫瘤不大，電燒即可，醫師嘗試了兩次卻徒勞無功，改採栓塞，還是不行。於是，經醫師建議進行光子刀治療及服用標靶藥，同時，也幫媽媽申請重大傷病卡。此後，媽媽住院的次數與天數越來越多。他在醫師示意下，簽署放棄急救同意書。院方也安排安寧護理師，找機會與媽媽聊天，在媽媽出院時，也會定期到家裡探訪。於是，媽媽走向無法回頭的單行道，而且路燈越來越黯淡。

「我夢見你阿嬤，她要來接我！我已經準備好了，能活過八十歲，我很滿足了。」

上個禮拜，媽媽在清醒時說，還帶著招牌微笑。那天，她的精神特別好，說很多話。她總是這樣，沒有怨懟，遇事處之泰然。

走廊的板凳區已空無一人了，他獨坐著，原本想閉目養神，但體內的酒精開始蒸發，讓他昏昏欲睡，進而打盹。感覺像是在天空翱翔，穿越絢麗的彩霞飛入雲層，迷航了，眼前一片濃霧，

但是，他毫不擔心，霎時，不知哪裡冒出來一隻溫暖的手牽著他，他們心有靈犀，身軀近在咫尺，他們是一體的，休戚與共。突然，刮起強風，那隻手放開了他，原本熟悉的身影，由大變小，逐漸遠離了，消失在遠方。

如同置身於冰庫中的沁涼，他在驚悸中甦醒。朦朧中，一個身穿義工背心的婦人站在前方，說：「先生，你去找個地方休息啦！你的衣服濕了，在這裡睡覺會感冒的，加護病房明天早上十點才會再開放。」

「謝謝。」

看錶，快十二點了，他站起來，下樓，舉目所及沒發現任何人影，整個一樓門診區靜悄悄的。他踏出醫院的大門，午夜時分，前方的林森路似已沉睡。風迎面拂來，他渾身清爽。這是他成長的地方，此時若從暗巷中衝出一個男孩，他可能會與昔日的自己不期而遇。一時興起，他在這過去很熟悉、現在有點陌生的街頭展開探索。

雨勢變小，轉為綿綿細雨，他需要一把傘，進了便利超商買傘買菸，走出店門，迫不及待的點起菸，狠狠的吸一大口。沿著武昌街，漫無目的，來到三角公園旁。

煙霧裊裊中，他發現一幢身影，佇立在對街關帝廟幽暗的騎樓下，長髮披肩，身材苗條，身穿一襲紅色的薄外套，他感覺似曾相識，像是被磁鐵吸引般的，跨街走過去。女人聽見步履聲，轉頭過來，視線昏暗，他看不清女人的臉部輪廓。

「要嗎？」

沒等他回答，女人伸手過來，挽著他的手臂，緊緊的，女人的另一隻手拎著一只後背包，鼓鼓的。

他們沿著漆黑的騎樓前行，像是一對戀人。

女人牢牢抓住他，似乎怕他落跑。女人泛出一股清淡的薰衣草髮香，他的手臂在行進間不時感受到女人溫暖的體溫。

幾分鐘後，他們步入街角昏暗的旅店，櫃檯的歐巴桑睜開惺忪睡眼，一言不發，靜默的將鑰匙交給女人。

按了電梯鍵，門敞開，霎時，燈光明亮。他想看清楚女人，卻發現女人的長髮遮住半邊臉，膚色蒼白，但口紅的色澤卻極度鮮豔，宛若從蒲松齡的線裝小說中飄逸出來的人物。

進入房間，燈光幽暗，這或是蓄意的，為營造出特殊的氣氛。女人按了遙控器，空調吹出涼風，驅散發霉的氣味。女人露出魅惑的微笑，用手指比出價碼，表明要先付。他掏出鈔票遞過去，女人從後背包裡頭取出錢包，將錢收好，從容不迫。他瞥見那鼓起的背包，露出些許白色的物品，但是看不清楚是什麼東西。

半臥在床上，他點了根菸，熟練的吐出煙圈，拿起床頭櫃上的電視遙控器，按下，畫面出現了，是日本A片，但音量調得很小，鏡頭掃過身穿水手服的女主角痛苦扭曲的臉孔，她難掩戰慄

的表情，從奮力抵抗到最後屈服，發出囁嚅的低語。

女人將脫去紅色的薄外套掛進衣櫃，轉頭對他說。

「你先去洗澡！」

女人的聲音壓過電視機噥噥的喘息，清脆悅耳，順手撥了撥她的頭髮，她用髮圈綁了個馬尾。他總算看清楚女人的容貌，端莊秀氣。

他沒打算自己起身，慵懶的伸出手，讓女人像拔蘿蔔似的把他拉起。他坐在床沿，女人隨即蹲下來替他脫鞋襪。他感覺詫異，本想自己來，卻任由女人擺布，由於他喝太多酒，仍處於暈眩的狀態，他不想使力。望著女人濃密的黑髮，感覺似曾相識。

緊繃的心逐漸鬆懈，他回復本我，像個小男孩，在他的西城，試圖尋覓並找回往昔的自己，以及原先對這裡的熟悉感。

西裝脫了，鞋襪脫了，褲子、襯衫也漸次從他的身上剝離。女人動作熟練得像是菜市場擺攤賣青菜的婦人。他想起，當年幼時，媽媽帶他去買菜，挑了一顆花菜，綁馬尾的婦人俐落地剝去菜葉，拿起刀子剝除菜莖，瞬間，這朵花菜只剩下淨白與翠綠相間的花蕾，光裸的，現在的他也是。女人將他的西裝外套掛進衣櫥，衣褲折疊整齊，收進櫃子的隔層。

浴室是明亮的，他打開蓮蓬頭，等冷水漸熱，暢快的沖著身體，再從頭上淋下，按壓掛在牆壁上的洗髮精，開始洗頭。嘩啦啦的水聲，讓他毫無意識有人靠近，一隻細嫩的手冷不防滑過他

的胸口，也觸動他交感神經的末梢，他不自覺的顫抖一下，抹去眼前的水珠，在溫熱的蒸氣中，看見女人如凝脂般的肌膚。

女人接過蓮蓬頭，幫他清洗。他就像是個小男生似的，任人擺佈，他追溯這段埋藏在腦海深層、瓦礫堆下的記憶體中所殘存的模糊印象，依稀想起自己似曾有過這般的體驗。他仔細打量女人戴著浴帽的面龐，口紅稍微脫落，臉頰些許雀斑。這個女人，這個西城的女人，只應該存在舊日的時光中，但卻又反常的出現在現今的世界裡。

儼然是猛獁象的重現，雖真實卻不自然。他任由腦海中的記憶翻騰，翻箱倒篋的去尋回他塵封已久的歡樂與喜悅。像是一齣已關靜音的默片，沒有對白，也無需對白，他們形同與猛獁象同時代的原始人類，身無寸縷。而當他一無所有的時候，他常會試著用幽默和風趣來化解尷尬，猶如《冰原歷險記》的劇情一般。

洗淨身體，圍上浴巾，場景從浴室移到床鋪，他躺平，由女人掌握主導權。他看著電視，鏡頭拉近到女主角臉部的局部畫面，青春無邪。他試著回想自己曾有的年輕歲月，一片迷惘，殘留的記憶與真實的體驗穿插交錯。他閉上眼睛，試圖將破碎的腦波重組，期待藉由想像力與意志力讓自己像個男人，能真正派得上用場。

動作溫柔體貼，採取輕柔節奏的女人是敬業的，他可以體會到她的細心與耐心。所以，他也更認真、更充分的配合，做到最基本的禮儀，以及對女人的職業的尊重，他專注的投入，努力達成自己應有的角色扮演。時間已破了紀錄，他抵達顛峰，一如以往，他也在此時功虧一篑。漲潮

轉為退潮，波濤化作浪靜。

他拿起放在床頭櫃上的萬寶路，點了一根。他輕鬆的看著電視，原本的片子結束了，又繼續播放另外一部，外表亮麗的女主角，穿著護士服，走在病房棟的走廊上，搖曳生姿，丰采綽約。他轉頭看女人的側臉，感覺女人與螢幕上的女主角相貌神似。

「你住附近嗎？」

女人沒回答，隔著煙霧茫然地看著他。

他原想再說話的，卻識相的止住了，沉默應是她的保護色。他摟著女人的肩，撫摸她烏黑濃密的頭髮，此時，無言是最好的言語。他知道每個人都有難以啟齒的痛處，光是這樣互相取暖就能滿足了。溫暖是他此刻所需要的，整日下來，唯有現在讓他覺得舒坦。這女人是菩薩，將他從煉獄中解救出來。

時間差不多了，他的手從女人身上放開。

「你先走吧！我想睡覺。你跟櫃檯阿姨說，我明早再退房。」

女人從床上爬起，重新圍上浴巾，帶著放進衣櫃夾層中的衣物，進入浴室更換。他靈光一閃，從衣櫃中懸掛的西裝口袋找到錢包，掏出幾張鈔票，拉開女人攔在地上的背包拉鍊，將錢塞入。

這般偷偷摸摸的舉動卻是虔誠的，如同添香油錢，他衷心感謝菩薩的庇佑。倉促間，他摸到背包裡的白色物品，好像是衣服。

隔天一大早，他的手機就響個不停，他過濾掉許多來電，只接了祕書的電話，他將事情交代清楚後，就設定靜音了。

九點過後，他來到醫院的加護病房，老遠就發現戴著口罩的 Wati 坐在病房外的板凳上，對他點頭，硬擠出來的笑容在黝黑的臉頰上透露出和善的意味。一年半之前，當媽媽被診斷出惡性腫瘤時，他很快的申請外傭。原本，他還打算接媽媽到關新路住的，媽媽拒絕了。

「我在已這裡住了一輩子，別叫我搬，我不習慣住你那兒。」

於是，原本獨居的媽就與 Wati 一起生活。

媽媽的這場病來得突然，而且逐漸惡化。原本她身體還硬朗時，經常和那些姊妹淘結伴到城隍廟做義工。自從她越來越沒體力出門後，起初，姊妹淘還會來探視，但隨著時間過去，每況愈下，媽媽謝絕訪客，她與 Wati 成為生命共同體。Wati 不善表達，媽媽跟她，國語不太輪轉的兩人只能用簡單的言語溝通。不過，Wati 是個體貼的看護。聽外勞仲介說，Wati 已婚，生了一個男孩，先生在印尼的建築工地打零工，工作時有時無。

他看著坐在身旁的 Wati，眼眶紅腫，看起來是哭過了？眼睛流露出憂傷，他知道，萬一媽媽走了，Wati 就必須轉換雇主或者被遣送回國。這意味著原本穩定的收入會有變數甚至是中斷。她家還有收入斷斷續續的老公和嗷嗷待哺的兒子，怎麼辦？

每當鬱悶或需要思考時，他就會想抽菸，這時，菸癮來犯了。

「我去買點吃的，你想吃什麼？」

「清彩，老闆。」

他莞爾一笑。「清彩」是媽的口頭禪。

他晃了一圈後帶著超商的布丁回來，他想，甜食最能療癒憂傷。

十點鐘，加護病房開放，他讓 Wati 先進去。

他觀察著加護病房外門庭若市的景象，許多人聚集在這裡，陪伴他們的親人面對未知的命運。也許有人的生命正逐漸燃燒殆盡，有人即將遠行不再回來，但是也有幸運的會轉到普通病房，甚至還有可能痊癒出院。他特別注意到一個「族繁不及備載」的家族，複數的兒子和媳婦，複數的女兒和女婿，複數的孫子、孫媳、孫婿等，每個成員都只能輪流進去加護病房一下。媽的家人只他與 Wati，簡單寂寥。

這時，他想到了蔚涵。

最近接獲蔚涵的訊息是在年初，那時蔚涵帶著她的兩個兒子到巴黎旅遊，在志東生日快到時，寄來一張有凱旋門的風景明信片。他對蔚涵心懷感謝，這代表她心中還有自己的存在。

當年，他們度蜜月就是到巴黎，去了凱旋門，也在香榭麗舍大道的 Leido 夜總會欣賞歌舞表演，喝香檳、享套餐。蔚涵喝醉了，無力步行到地鐵站，於是他攔了部計程車。車子飛快駛過深夜的巴黎街頭，沿著塞納河，經過協和廣場、羅浮宮，喝醉的蔚涵在車行途中始終倒在他的懷

裡，他撫著蔚涵濃密的頭髮，望著西堤島上聖母院尖塔的掠影。在他的心目中，蔚涵曾經是他的聖母，在那次旅行中，蔚涵發現了他的缺陷，卻能夠包容他，安慰他。但是，久而久之，聖母還是想要有聖嬰，他的痛處就是在這裡。

Wati出來了，一直用面紙拭淚，輪到他進去。他忐忑的走到媽的病床，發現媽媽的手被綁起來，立刻，他感覺怒火中燒，攔住一位走過的醫師。

「我們為了維持她的生命，必須採用鼻胃管灌食，但是，她會自行扯掉鼻胃管，迫不得已，我們只好綁住她的手。」

所以，這就是醫院的邏輯思維，綁住手，就可以鼻胃管灌食，病人就可以獲得養分，就能夠維持生命。不過，對媽媽的邏輯命理來說，活得越久，就表示痛苦的時間也加長了。醫生是專業，他只能妥協。

媽媽的狀況和昨晚相同，仍然昏迷不醒，眉頭深鎖，狀似痛苦，他握著媽媽的手，輕聲呼喚，媽媽似乎想反應，卻始終睜不開眼睛。媽媽的存在意義正逐漸消失，只是靠著呼吸器與生理監視器等儀器，勉強維持著生理機能。

「媽，睡一下，撐過去，就能夠醒來，我會每天來看你！」

媽媽的生命已進入尾聲，他知道應該是撐不過了，無法康復了。

鄰床是一個昏迷不醒的老翁，原來他剛才目擊的那個大家族就是來探視這位長者的，此時，

在老人床畔的是個有些年紀的女人，一直喊著爸爸。老人面無表情，除了生理監視器顯示面板所呈現的數字之外，沒有任何生命徵象。

他憶起當年阿嬤快要走時也是如此。阿嬤跟媽媽都是肝癌，阿嬤離開時七十九歲，如果能再熬兩個禮拜，就是她的八十大壽。

「這就是命！」

媽媽當時這麼說，她相信宿命，尤其是到城隍廟當義工之後，她說無論身在此岸或是彼岸，反正都是追隨神明，她對生死看得很開。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是必然的，不知生，焉畏死？媽媽從來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誰？媽媽是在莫名奇妙、完全不被祝福的狀況下，誕生在這個世界上的。同樣的，他也從來沒見過自己的爸爸，他每次問媽媽，媽媽總是四兩撥千斤。

在他小學四年級之前，他相信家人的說法，阿嬤年輕時在新復珍商行隔壁賣成衣，媽媽在三角公園菜市場的大腸麵線店當店員。阿嬤會帶他去大腸麵線店光顧，媽媽就在那裡，他們祖孫吃完，拍拍屁股就走，不必付錢，因為媽媽會幫他們處理。

告訴他看見媽深夜站在三角公園的是模仔。模仔是他的同班同學，他知道當然那是什麼意思？他打死不相信，因為負責照顧他的阿嬤說大腸麵線店營業到半夜，所以媽必須留到凌晨、甚至天亮才會回家。

「你阿嬤騙你的啦，她自己以前也是做那行的，我阿公說的，我阿公以前常找你阿嬤，他說

他們是老相好，是你阿嬤帶你媽媽出來站的。我阿公原本也怙怙，因為我阿嬤生病過世了，他才敢說出來，有一次喝酒，他講得很大聲，我聽到的。」

他猛搖頭，不願相信。

「我們今晚去看看就知道。」模仔慫恿他說。

那晚，他做完功課後告訴阿嬤，有兩道數學題不會做，要去找模仔討論，他強調如果明天作業沒交，會被老師打屁股。

「阿嬤，你先去睏，不必等我，我寫完功課就會回來！」

於是，那個冬季的寒夜，模仔帶著他到三角公園去求證。

他們躲在關帝廟前騎樓的梁柱後，看見媽媽站三角公園的榕樹下。她的模樣很好認，長髮披肩，身材瘦弱苗條，穿著紅色的呢絨外套。

有個中年男士與媽媽搭訕，立刻，媽媽勾著男人的手離開，沒走多久，轉進前方的旅社，就不見蹤影了。

他暴怒，抓著模仔，在附近準備打烊的攤販買了包長壽菸，兩人沿著武昌街一路狂奔，溜進暗巷，來到鐵路旁，躲進一間廢棄的空屋內，他掏出口袋裡的香菸，以及買菸附贈的火柴，劃了好幾根，才笨拙的點了根菸，他也遞給模仔一管。正當兩人吞雲吐霧之際，一列火車疾駛而過，發出轟隆的聲音。

「不准跟任何人說這件事！」

「什麼？」

巨大的聲音讓模仔聽不清楚。

他揪住模仔的衣領。

「不准跟任何人說。否則我殺了你！」

他痛恨說謊的阿嬤，痛恨自己出身的西城。終於，他了解為什麼自己會被取名「志東」。顯然媽媽早就將希望寄託在他身上。從那時起，他發誓這輩子一定要遠離西城，徹底跟西城斷絕關係。

他進公司時正是股市收盤時間，他邊走邊滑手機，確認公司股票的收盤價。在這個世界，不管誰在或誰不在，地球永遠轉動，股市永遠波動。他發現公司的股價今天漲停板，心想這是必然的慶祝行情，正是對科學園區同業公會新任常務理事的肯定。他暗自雀躍，這可讓公司的市值在一夜之間增加不少。

辦公室走道兩旁，擺滿花盆與花籃，卡片上寫著「眾望所歸」、「任重道遠」等，不僅花朵爭妍，而且馥郁芬芳。同仁們紛紛向他頷首致意，表示道賀。他再度從地面升天，騰雲駕霧，光環戴在頭上。

他料到這會是不尋常的一天。上午，他從醫院回到住處，特地梳洗一番，刮去鬍鬚，挑選了一套體面的西裝，亮麗的出現在眾人面前。

祕書所整理的剪報已放在他的辦公桌上，包括兩份財經日報及綜合性報紙都刊登了科學園區同業公會理事會改選的消息。早上，祕書已來電轉達有媒體將登門專訪要求，他交代安排在下午的時段進行。

他先瀏覽今早的主管會議紀錄，他的目光銳利如鷹隼，逐一批閱桌上的公文，透過電腦連線檢視會計部門最新的營收報告。

過了午休時間，他開始在腦中盤算接受專訪時要談些什麼。國內跑財經產業線的記者他幾乎都認識，而他們要問的，他也早就心裡有譜。關於半導體產業的前景，原物料的供給、價格的波動。關於公會關注的焦點，專業生產環境、政府的獎勵政策、水電供應是否充足無虞。關於公司的發展，最新的營收統計、未來的策略走向等。

他很周到，面對不同媒體，遣詞用字會稍有差異，他知道，如果千篇一律，報導雷同，就會顯得枯燥。不過，他卻也感覺失望，這些記者們或已落入窠臼，變不出新把戲，總是英雄與英雄所見略同，問題也大同小異。

下午，來的是一家銷路不錯的八卦雜誌女記者，她遞出名片，徐麗芳，名字與面孔都是陌生的，這讓他感覺訝異。一開口，問的是公會未來的展望，他已有準備，講得頭頭是道。

徐麗芳喝了口咖啡，停頓一下，突然轉變話題。

「貴公司如今蒸蒸日上，方董應該感觸良多。就我所知，公司剛成立時，有個共同創辦人，林蔚涵，她是方董的妻子。」

他怔住，這可厲害了，他被突襲了。

那已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過去，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從來沒有人問起這件事。

「在貴公司成立的第二年，遭受同業大舉挖角、殺價競爭，差點倒閉。當時，聽說林蔚涵請求娘家提供資金協助，公司才度過難關。」

「沒錯。」

他明白，徐麗芳肯定做過功課，有備而來。

「可否談一下公司的創業故事，您跟林小姐是怎麼認識的？」

「我們是大學同學，都是念電機系，畢業後我們進入一家電腦公司上班，後來看準兩兆雙星產業的新潛力。在因緣際會下，我們開始投入半導體，就成立了公司。」

「當時你們結婚了嗎？」

「是的，在公司成立的那年。其實，在我們論及婚嫁時，我碰壁了，蔚涵的家境富裕，但是我卻出身於貧窮的單親家庭，家裡的經濟狀況很不好。蔚涵的父母怕女兒受苦，不同意，因此鬧了一場家庭革命。由於我們成家的過程吃盡苦頭，所以我們當初就確立了創業理念，在那個年代，

手機大廠 Nokia 的廣告詞，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被我們視為標竿。台灣要擺脫傳統產業必須靠高科技業翻身，這是我們當時所有夥伴的共同認知，只要努力堅持，就會看見成果。」

他娓娓道來，其實他本來就很會講故事，他想到，在通篇高科技產業的報導中，在一堆專有名詞中，再加上一些人性化與勵志相關的敘述，會比較具有吸引力。他知道，他童年成長的環境充滿欺騙與虛假，所以，他很會察言觀色，也很會用美麗的詞藻淡化生活的困頓，因此，他靠著能言善道的技巧，建立起良好的人際關係。進入大學後，他更是出神入化，讓班上條件最佳的蔚涵無可救藥的愛上他。

「林小姐怎麼讓娘家同意伸出援手的？」

「因為我們堅貞的愛情感動了她的家人。」

「後來，你們為什麼離婚？」

「因為志趣不合而協議離婚。但是，我們還是朋友，一直保持聯絡。雖然，我沒保住婚姻，但是，公司的信念沒有改變。我們在台灣的半導體供應鏈占據極為關鍵的地位，這完全符合我們的初衷，我相信現在的蔚涵也會認同這點。」

他特別舉出幾個案例，公司如何在台灣與韓國半導體的競爭中，提供助力，協助我方贏得訂單。他的聲調柔和，希望能讓徐麗芳信服，也努力表現出真誠，讓受訪內容更加豐富精彩。

採訪結束時，早過了下班時間。他可以想像，如果徐麗芳的文筆夠好，會寫成一篇有血有淚

的故事，文章不僅會刊在雜誌上、也會放在網站上，這將使社會大眾了解他們公司創業時所遭遇的波折，以及他對信念的堅持，這絕對是最好的廣告宣傳。

入夜，又開始飄下綿綿細雨。

他抵達醫院前，先到附近的便利商店買咖啡。在結帳時，他排在一名穿護理師制服的女人後面，她正和一個小學生模樣的男孩說話。

「待會兒你帶著便當回去吃，吃完，去寫功課。九點鐘，隔壁的蘇阿姨會去我們家按門鈴，看你的功課，如果你有問題，可以問她。沒事，就去洗澡睡覺！我今天還是大夜班，等你明天起床，就可以看到我了！我會幫你準備早餐。」

他發現這名護理師的背影很熟悉，等他們結帳完畢，與他擦身而過，他與對方四目相對，驚訝這正是昨夜的那個女人，但女人卻一臉漠然，對他視若無睹，看起來相當詭異。

他望著他們離去，突然有種既虛幻又虛假，莫名萌生的幸福感。

媽媽住進加護病房已近二十四小時了，還是毫無起色，無論呼喚她，握她的手都沒有反應。他注意到鄰床已變成空床，老翁不見了，莫非在這個等待遠行的候機室，又有人出發了。生命是如此輕盈，驟然而逝，如吹灰一般。

探視時間結束，他與 Wait 搭計程車到媽媽的住家，這房子是他買的電梯大廈，三房兩廳。媽媽剛搬來時老是叨叨絮絮說自己一個人，房子太大了，他聽出弦外之音，經常會在假日過來陪

她，偶爾，也會留下來過夜。來到媽媽的家，媽媽卻無法回來，他望著房裡的電動照護床、輪椅，空蕩蕩的，彷彿在等待主人回來，他感覺有些心酸。

他是來找照片的，他想幫媽媽挑一張美麗端莊、讓媽媽自己也感覺滿意的照片，這是他目前唯一能幫媽媽做的事。這又是另一個讓他心酸的理由了。自從媽媽生病以來，臉龐越來越憔悴，原本濃密的頭髮一直掉，於是媽媽叫 Wati 將家裡的鏡子全收起來。

有一次，媽媽最要好的姊妹阿雪堅持要來，媽媽要他作陪，兀自戴著與自己年齡不符的假髮，很認真的梳妝打扮，在蒼白的臉頰抹上胭脂。媽媽與阿雪談笑風生，誇張得眉飛色舞，宛如在演戲，猶如她所熱愛的楊麗花歌仔戲一般。媽媽那等本事，總是讓他自愧弗如。

他從媽媽收藏雜物的五斗櫃的抽屜中，找到了相簿，逐次翻閱，好像穿梭在時光隧道中，越是放在底下的相簿，媽媽越年輕，有一本最舊的相簿，都是黑白照片，他發現了其中一張，媽媽打扮得極為豔麗，穿著一件大衣，牽著靦腆年幼的他。儘管是黑白照片，他還是記得這件紅色的呢絨大衣是媽最珍貴的衣服。

終於找到了！他想找的照片夾在其中的一本相簿中，那是他與蔚涵離婚那年，他第一次帶媽媽到日本旅遊，為了辦護照，他特地帶媽媽去照相館拍的，沖洗出來後，因為照片拍得極美，媽媽非常滿意。他推斷這是由於媽媽心境的改變，當她徹底告別往昔的苦日子之後，外貌顯得雍容，心胸更加寬容。

幫媽媽選好照片，放進西裝口袋，他也快崩潰了，這時，他需要來一根菸。走出媽媽的房間

時，發現 Wati 關在浴室裡，雖然水聲稀里嘩啦，但仍遮掩不住她的哭泣聲。他的心沉到谷底，這個家從來都是拒絕眼淚的。

搭乘計程車回到醫院，他提前下車，雨勢轉大了，他邊走邊抽菸，沿著騎樓前行，遇到通道不連貫時，仍會淋到雨，索性，他進了鄰近的超商，買了把傘。恍惚亂走，突然感覺一股神祕的力量吸引著他。

夜深了，街頭杳無人煙。不過，在昨晚那個街口的騎樓，女人還是站在那裡，穿著同樣的紅色薄外套。

他走過去，用眼神對女人示意，女人茫然的看他，倏地，綻放出魅惑的微笑，他懷疑女人是否的選擇性失憶。他們走在同樣的騎樓下，他摟著女人纖細的肩，在晃動時，女人隨身鼓漲的背包不時會碰撞到他的身體。

同樣的旅店，同樣的歐巴桑，同樣的房間，情節也是同樣的。只是他由被動轉為主動，不過，無論他再怎麼努力，最終，同樣是欲振乏力。他躺在女人旁邊，點了根菸，狠狠的吸著。

當年，他跟蔚涵開始有肌膚之親時，他也經常這樣，用煙霧掩飾尷尬與挫折。

「今晚，我在超商看見你，那男孩是你兒子嗎？」

女人沒回答，眼神茫然。

「你是護理師嗎？我看見你穿護理師的制服。」

女人還是沒回答，低下了頭。

這算是緘默權嗎？女人有，他也有。他不會說的，有自信的男人不會從嘴裡說出自己的缺憾。不過，女人應該早就發現了，他揣測著女人會怎麼想？如何評價像自己這樣的男人？或者，這些事對他來說，都已經不重要了。

放在床頭櫃的手機響了，出現陌生的電話號碼。

「方先生嗎？這裡是加護病房，你媽出現呼吸困難的現象，情況非常危急，請你趕快過來！再跟你確認一次，你已簽了放棄急救同意書，確定不插管、不做體外心臟按摩、不做電擊嗎？」

「是的，沒錯。我馬上過去！」

他從床上跳起來，遞給女人一疊鈔票，女人表情錯愕。

從旅社走向醫院不到十分鐘，他卻感覺像是走了一輩子。

腦海中，一張張媽媽昔日的照片浮現又飄走，有年輕的、有中年的、有年老的。雨越來越大，他因忙著離開，把在超商買的傘遺忘在旅店的房間了。別管了，就淋雨吧！

倏然，除了媽媽的照片之外，他的腦海中還出現了蔚涵、Wat's 的影像。然後是一個陌生的女人，不，不能算是陌生的，是剛才躺在他身邊，時而穿紅色薄外套、時而穿護理師制服的神祕女人。他想到當年陪媽媽去菜市場，除了買菜之外，愛美的媽也常會買花。

這些出現在他生命中的女人們，化身成為一朵朵美麗的花。這些花，有的即將凋謝、有的依

然芬芳、有的怕會飄零、有的不知從哪裡來的。

其中，總會有一朵花特別旖旎，在西城的雨夜中高傲的綻放，嫣紅至極並且光彩奪目。

本屆小說獎初選後的稿件，彷彿一幅幅疲憊的靜物圖，呈現尋找生命出口的無力。像一組組停滯的幻燈片，上演著困頓的戲劇。《西城》寫的是童年的暗影、死亡與性愛的交歡、還有在陋巷中尋找的母親原型。一分東西的舊城區裡，深埋著志東記憶裡的幽暗和無能。給不起妻子蔚涵的，也給不了三角公園的紅衣女。現在的護理師和過去的媽媽，重疊交錯在一把傘下，終將都是要丟失的。死亡和卑微的宿命，一如西城的雨夜紅花，總是光彩奪目地搶鏡。本文雕琢暗巷和病房的幽微情緒都很到位，惟對科學園區及產業鏈結的描寫有些許刻板想像。《西城》是篇很悲傷的階級流動書寫，騙得了八卦雜誌女記者的勵志敘述，卻翻轉不了現下渴望的人生。莫名萌生的幸福感，總是虛幻不實的假像。無論在園區公會當選常務理事與否，志東還是那個西城男孩。

佳
作
短篇小說

黃信暘

筆名波尼，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畢業，東華大學華文所肄業。技能樹點滿逃避技能，逃避學業、逃避家庭、逃避金錢，最終隱伏於城市的角落。

最大的希望是親朋好友於墳前上香時，請帶上珍奶灑在墳頭，但不要茶魔，我會去找你。

作者的話

感謝評審賜票，彷彿看到灰燼中的一絲幽微火光，讓迷霧間茫然的我有了指引。

感謝中原大學的向鴻全教授，鼓勵學子嘗試創作，文學通識課於我啟蒙甚多，但伍佰唱的夢醒時分也是不錯的。

感謝東華大學的魏貽君教授與楊翠教授，打破我很多對文學之所以如何的想像，請原諒出於種種不成熟心態逃避的我。

感謝自己，寫得糟又愛寫的我。

黃信暘

小事

在日光熹微、少有霧霾，沒有旁人的情況下，傑誠會帶著星巴克的不銹鋼杯到泳池邊的沙灘椅上躺著，小口啜飲剛泡好的量販店黑咖啡，接著放空。昨日如此，明日也是，他總會一大清早來做同樣的事，想來就像時人所說的，生活需要一些儀式感。儀式顯然要再冗長些才能觸及到一點宗教的質感——他經常還沒把椅子坐熱就得要去投遞報紙，以及將羊奶盒拿到外送桌上擺好，不然又要被住戶投訴。

文伯伯是名退休消防，三不五時會觸發火警來考考他們的處理流程，不少夥伴不堪其擾，紛紛提出離職。傑誠老練，早習以為常，年紀輕些他肯定會去警告他，現在則練就好脾氣，從容處理完畢。

清晨五點五十八分，再過兩分鐘，習慣做早操的文伯伯就會從長廊經過。上次傑誠就是因為他的投訴才被公司計點，扣了薪水。不過也還行，他知道這附近有哪些平價店，稍微省一點能平衡過來。別去那些動不動就幾百的，況且，他可不想休息時間還要看到那些住戶。

這次，他學聰明了，從清潔阿姨那借了一支撈網，當時間一到，就開始撈泳池裡的落葉，約略七分滿就可以裝袋，再拿去地下一樓環保室丟。

正當他撈完，把竿子向右橫，如電視劇中的呂布舞著方天畫戟，一股橫掃千軍的態勢，將濕潤的落葉都掃到了政琮的頭上。

政琮罵了聲幹，一腳把傑誠踹進泳池。

「老廢物。」

政琮撥走頭上落葉，把路過的文伯伯支走，說傑誠不過是血糖太低站不穩跌進泳池，等等吃點東西就好。不忘回頭惡狠狠盯著傑誠。

傑誠自然是懂意思的，他只得摸摸鼻子，去更衣室換了一套白襯衫及黑褲，至於鞋子，繼續穿著也行，櫃檯下沒人會看得到，只要政琮別抱怨臭就好。

一切都是小事。

十年倏忽如箭，傑誠還記得當初入行時，余課長跟他說的話：「好好做，把這裡當家，公司不會虧待你。」

余課長就像大哥一樣，和他一起搭班是最輕鬆的時候，社區的業務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小到傑誠喜歡喝什麼茶，大到工程廠商們的優劣都曉得。不過，最近幾個月，他很少再來卡班，問了另個主管，說是最近公司又接了新案場，余課長去那張羅了。

因此，他們從人力網上徵到了一位二十二歲的年輕人來當他的同事，聽說大學剛肄業的，完全沒有經驗，要傑誠多點耐性帶他。

殊不知，不過一個月，情況完全反轉過來。

「學長，報紙送了沒？」政琮翹起二郎腿滑手機，椅子微微後斜，規律抖動著。

「送了。」

「羊奶盒放了沒？」

傑誠非常確定他剛才放了，但政琮用邪佞的眼神盯著他，忍不住又去確認了一遍。

「放了。」

「哦？我怎麼記得有九戶訂了羊奶？上面只有八戶，」政琮指著走廊。那邊有三個冰箱與一個冷凍櫃。

「一號冰箱旁，被昨天送來的包裹擋住了。」

「你知道怎麼不拿？」

政琮玩著手遊，聳了聳肩，「有人一大早不先巡一遍，卻跑去泳池裝富不是？」

如果是一個月前，他肯定會對這菜鳥說：「跣什麼？不懂敬老尊賢？」

是的，他確實忍不住說了。

「你賢了什麼？只不過仗著年紀大而已。做多久了連個管家App都學得亂七八糟，要尊敬什麼？」

對於一個鮮少使用智慧型手機的中年人而言，傑誠很不願意坦承，他所有的操作方式都是學自於那個被他稱作不成材的兒子手上，他最會用的還是語音功能，免得被發現自己有些字拼不對。

他最常用賴。大兒子大學一畢業就搬去外縣市工作了，對他的訊息愛回不回的，往往得要過很多天才回個一兩句。失落化為悲憤，他嚴加管教小兒子，要學會尊重。

傑誠傳了訊息給小兒子，並緊盯著時間。

不久，擴大大音量的嘟嘟聲在空曠的接待大廳來回碰撞。政琮抖著腳，把遊戲音量跟著調大，突然竄起的槍砲聲失序連發，一時熱鬧非常。直到通話被掛斷，傑誠無奈嘆了口氣。一旁則傳出勝利的語音。

「別逼小孩子太緊，他們只會越來越討厭你。」

傑誠搖了搖頭，「該起床的時間不起床，這樣怎麼上學？」

「他幾歲了？」

「大三。」

政琮皺著眉，不顧隊友的呼喊，逕自離線對戰，轉過來面對傑誠。

「那他要自己負責，而不是你催他。」

「這叫糾正，要糾正才會進步。」

側邊大門開啟，男住戶牽著兩個孩子下來，一男一女。男童衝上去打開羊奶盒，一把拿走兩罐，看了看放下一罐，逕自打開喝完。

女童哭喊著爸爸他搶走我的口味，男童扮著鬼臉，跑給女童追，最後雙雙撲在爸爸身上，被打了幾下頭後送上校車。

「就算是醫生這種高知識份子，也不一定懂教育。」政琮說。

「對啊，這麼沒大沒小的，如果是我家那兩隻，早就被我踹到牆上下不來了。」

政琮正要回覆，大門就開了。低沉的拖曳聲代表今日的包裹不是多，就是重。不過，自從兩人領教過光棍節後，早已不在乎聽音辨量，只求用最快速度把包裹登錄完畢。

持平地說，兩人操作App登錄的能力皆相當熟練。流程包括拍照、掃包裹條碼、點選住戶、選擇類型與放置地點。方法都一樣，差異就在細節，政琮總是完美達標，傑誠卻老是犯同樣的錯。

「告訴過你幾次了，拍包裹不要把我拍進去。我不是他們的商品。」

入鏡一下有什麼關係？傑誠並非毫無脾氣，甚至幾度達到惱火的狀態。此時，他會強壓下怒火，告訴自己，職場以和為貴，大家和氣生財，若一時衝動碰撞，那未來雙人哨可就難受了。

「對不起，我太急了。」

「知道肖像權是什麼嗎？」

一聽到犯法，傑誠就急了，急忙鞠躬道歉，嚷著要請他抽菸喝飲料。

「我以為這些都只是小事。」

「小事？」政琮瞪大眼睛，「我告訴你一件大事好了。」

「我有個叔叔前幾年過世了。可能因為我是獨子的關係，家族裡這麼多孩子他最疼我，每次來都帶著最新的電動遊戲給我，過年堅持包萬元紅包給我。不過，我媽媽都會拒收，所以他都偷偷塞給我。」

政琮三兩下就把包裹登錄完畢，傑誠想幫他把大型包裹抬進室內，被以太礙事拒絕。

遲鈍如他都能觀察到政琮被一股憂傷氣息籠罩，像是無意間把遠方的烏雲都召喚過來。沉悶凝滯的空氣讓他有些喘不過氣。

政琮說他去廁所一下。一道陰鬱的背影隱沒在轉角處。另一道身影出現。

A棟女住戶拎著T_U包，全身黑色束裝，曲線緊裹腰身，踏著高跟鞋，臀部隨步伐扭動，儼然一副商場女王的氣勢。

是主委。

她從包裡抽出鑰匙，說要領包裹。傑誠請她用磁扣感應，資料隨即躍上兩台螢幕，一台給住戶看，一台給自己人看，領完便可即時勾選掉。

登陸完畢，系統便會自動編號，只需依據編號找尋包裹即可。

包裹眾多，累積了兩百多個。傑誠找尋了好一段時間，最後只好依照片找尋。

他一看就知道是政琮剛才拿的那兩件大型包裹。兩件被埋在角落，被兩件小型包裹壓在下面。

「可以快點嗎？我趕著走。」

好不容易移走前方如護城河的包裹，拿起兩件小包裹，沒料到兩件都相當沉重。外箱寫著「貓砂」兩字。

好不容易移走貓砂，他有了心裡準備抬起大型包裹，卻差點向後仰——原來輕得像只有外箱一樣。剛才政琮大概以為很重才不讓他搬。

「好了嗎？」

傑誠將兩箱輕鬆一疊，抬起來放到住戶面前，請她檢查點收。

「看起來很重，我晚上再叫老公來拿好了。」

「不會，」他單手抬起包裹，「這真的很輕，女生也可以。」

「你們做習慣粗活了，當然很輕鬆。」她走回去。

傑誠扶著腰，忽然意識到自己已經離青壯年好遠了。

以前當過搬家工人，他知曉怎樣搬才不易受傷，身體記憶會告訴他作法。方才，他就像被記憶與肉體聯手欺瞞的老者，以為路照舊走就能回到家，沒想到走近懸崖邊。

不出幾年，自己大概會像余課長一樣需要繫護腰，反覆跟腰痛與濕疹作戰了吧？

他和余課長最大的差別在於，他有孩子，余課長沒有，甚至連婚都沒結，一生就這樣奉獻給公司。

兩人有時會約出來小酌，在超商前面臭幹譙公司又接了新案場，人又找不齊，害他處理業務外，還得要四處卡班，早知道當初別答應升職了。

傑誠試探性地問薪水，余課長只哈哈大笑，「別談啦，提到錢就傷感情。」

有些問題適合藉由醉意護航，「老大，你沒結婚又沒小孩，家人身體也好好的，賺這麼拼命要幹嘛？」

余課長滿臉紅光，感覺像聽到笑話，撫著肚子邊拍桌，「拼命要幹嘛？錢不是越多越好嗎？不管查某還是房子攏是錢，這個世界就是錢做的，有錢到哪都會有人尊敬、有人貼上來，不然你尊敬老闆幹嘛？當然就是怕沒有錢啊。」

傑誠心想，課長和他一樣，沒有漂亮學經歷，沒一技之長，都從基層做起，他能當課長，自己也行。他贏在蹲得久，時間一到，以自己的資歷和態度而言機會相當大。

這世界是錢做的，令人振聾發聵。附近的社區每一戶都是數千萬起跳，緊鄰科學園區與美式大賣場，五分鐘上交流道，條條道路品質優良……他意識到錢不盡然是鈔票或者是存摺數字，錢就是當你走進大門有人會向你鞠躬問好，有人會指揮交通，或者是一通電話就有人送餐到樓上，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是錢的倒影。

就像剛才那女的，靠的不過就是搞上了一個有錢老頭，不愁吃不愁穿，成天去公司瞎晃幾小時又回來，手上拎著大包小包，誰不知道她掛著秘書的名牌，實際上是董事長的名牌，在辦公室含著陽萎屌假高潮。

傑誠感覺到褲襠處一陣緊繃，幻想著撕爛她身上不知道怎麼唸的時裝品牌，狠狠壓在櫃台前操給大家看這女人多下賤，為了錢賣身，叫得整個社區都聽得到。

用一個詞形容女人，最精準的就是膚淺，只要有錢，她們就會乖乖躺在床上張開大腿等你。這是他從前妻身上學到的真理。

在前妻與「臭婊子」三字尚未有關聯前，她還不懂中文。是後來他跟親戚好友籌了幾十萬才從越南迎娶回來的嬌妻。

他聽某個名人上節目說，越南買的年輕又乖巧，會煮菜又會生，比台灣一堆女人好太多了，要車要房還不生小孩，也不看看自己什麼條件。

前妻和他的想像完美疊合。直到她每天做完家事上了中文課，一切都變了調。

她離家，拿嫁妝買了一台小攤車，賣著越南小吃，起初他笑她不會做生意遲早會賠光回家，沒想到再見面，是她拿著離婚協議書，用小孩的監護權脅迫離婚。

他終於明白，自己只是一張跳板，她從自己身上恣意劫掠走金錢與感情，絕不能連僅存的東西都奪走。

似乎一切都在意料中。簽字後，她把一袋現金提到桌上，將一捆捆鈔票點交給他。他感覺點交是一回事，更多的是尊嚴被量化成數字，並且雙倍奉還。

「臭婊子，妳會有報應的。」他在兩個孩子前辱罵她。

她回頭，淡淡丟了一句：「你應得的。」

他抓住想挽回母親的孩子們，無論他們未來會如何看待自己的——一個離家，另一個壓根兒不想理他，大概會隨著哥哥的步伐遠走。

他已預見將來的孤獨、痛苦與冷漠，卻束手無策。他那一代人流行養兒防老，老是不可逆的，防的是沒人照顧，人老必然面對身體與心智衰落，他現在除了腰痛以外尚無大恙，難保未來尿失禁、失智症或癌症不會找上門。孩子的阿公是在一個寒流來襲的夜晚猝死走的，說不準他當時的

慶幸是來自於父親走得無病無痛還是少了照顧負擔，總之，運氣不錯。

他知道幸運之神也不會時常眷顧自己，所以時常督促孩子要努力讀書、考上好大學，將來進好公司打拼，賺大錢，孝順父親（還好不含母親），讓他退休後好好享清福。願景裡，孩子會早早娶妻，生兩個孩子，一個可以給他照顧，不給壓力，讓寶貝孫子自由成長。現在看來一切都落空了。兩個孩子都想遠離他，賺的薪水連自己都快養不活，更別說娶妻生子了。

名人還說，台灣一代不如一代，世風日下，在捷運上連博愛座都沒人主動讓位，年輕人只顧著自己吃喝玩樂，一點志氣也沒有，買車買房是天經地義吧；聽說一堆年輕人被騙去柬埔寨當肉票、賣器官的。行行好吧，前輩們闖蕩江湖數十載了，到老還得要為你們操勞，拜託請掂掂自己的斤兩先。

「相見恨晚」能這樣使用嗎？他想。

名人說出了他的心聲。名人想必也經歷過勸孩子不要耽溺電動玩具，要將眼光放長遠卻被鄙視的情形過。

他都懂。認同感相當注重頻率，就像他調到對的節目聽到正確的話，點頭如搗蒜，認定名人是值得歃血為盟的好兄弟。

接著，好兄弟被主持人問及退休規劃。我早就買好兩棟關埔的房給兩個孩子了，不管上好市多還是在竹科上班都方便，別來打擾我就好，義務已盡。好兄弟說。

最後的話傑誠來不及聽到，便在藤椅上昏睡去。一個十二小時剛過，另一個十二小時正待開展。他夢到前面就是泳池，清風依舊吹拂著蒲葵，手上的高腳杯填滿拉菲紅酒，然後，他對著剛露臉的太陽舉杯。

「聽說，最近地下停車場多了一台特斯拉，全蘋果綠的烤漆。」

「哦，我聽到主任說，那是B棟六樓送老婆的生日禮物。夭壽，上次是鑽戒，這次是車，下一次就要送房子了。」

「是嗎？我怎麼聽說是D棟L2的？那個台積電主管的？」

「隨便啦，都有錢得要死送什麼都可以。我教你們一個方法氣他們，那些有錢人就是喜歡穿金戴銀搞瞎眼的東西出來現，你只要當作沒看到，他們就會氣得半死。像有次我在十字路口抽菸，有個瑪莎拉蒂敞篷在等紅燈，他媽的放搖滾樂還改排氣管吵得要死，我看到直接轉頭還放了個屁。」

「也是要看啦。有次過年剛好寒流來我又站車道哨，C棟L5的直接抬了一台電暖器過來。對，就是我們用到現在的那台，從此以後一看到他的車出去就鞠躬伺候。」

「那一定人家不要的啦，真好收買。看看我這件白襯衫，阿曼尼知道嗎？D棟的經理忘了帶磁扣，上不了樓請我去感應，上去後他直接拿了一包新的給我，那個材質你們這種大賣場貨沒得比。」

以上來自於同事間的談話，重點當然不是放在真實與否，而是一群中年男子如何從百無聊賴的生活中修練出一身打嘴炮功夫。傑誠是其中的佼佼好手，他說他年輕時曾經在東區幹過竊案，專偷有錢人還沒被逮過，根本是現代廖添丁。

「後來呢？」政琮問。

傑誠吞了吞口水，「後來……後來就金盆洗手啦，現在電眼這麼厲害逃不過的。」

「你去說書搞不好比較賺。」

「死囡仔就只知道吐槽。」

政琮滑開手機，點進網站書籤頁，點開僅有的一篇圖文報導。內容是一名中年男子持BB槍搶劫銀行，最後逃到鄰近社區，眼看逃生無望只好以跪姿上吊在大樓逃生梯間。

「這……」

「我最近在網路上看到的。好奇點開來看，才發現你就是被槍指著的那個。」政琮點開影片，是社區的部分監視器畫面。

「搶匪原本想進電梯按到頂樓，可是忘了搶磁扣，只得衝回櫃檯舉槍威脅同業，沒想到櫃檯人員堅持不給。」

傑誠默默無語，頭頰然垂在胸前，思緒彷彿陷入無底洞。

搶匪舉著槍對著傑誠，命令他交出磁扣。他雙手做投降勢，一聲大氣都不敢喘。

是交出還是不交出？歷史已經定了調，再也沒有更改的可能，只是，他想知道，自己做的夢為何總是與事實相悖：他交出了磁扣，望著他進電梯，接著，視角緊緊跟著搶匪，搭到頂樓主委家，破壞大門後，把整間屋子都灑滿錢，最後坐在沙發上抽根菸，看著大螢幕播放即時新聞，嘆口氣說聲：「唉，社會真亂啊！」

可惜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槍指向胸膛，他想起課長三令五申要用盡全力保護住戶的生命財產安全，那是這行的職業精神所在，既然聘請了你，等同於交出了門戶、絕對的信賴，他實在無法辜負如此重責大任。

他拒絕交出磁扣，撇過頭去不願接受後果。

「拜託……」搶匪的嘴角飄出如絲的字詞。

傑誠緩緩睜開眼，搶匪持槍的手顫抖著，險些就要拿不穩。

他放下戒心，取而代之的是滿滿同情。不曉得人要走到怎樣的絕境才選擇去搶銀行，電眼及遍佈的警政系統不須片刻就逮到人了，有錢又哪有命花呢？

他想說些勸導的話，又暗罵自己愚蠢。人不會真的選擇自殺，而是被某些不可違抗的因素推向死亡。

死亡尚未發生，傑誠儼然有了預感，忍不住問出口：「為什麼？」

大門外警笛聲大作，警察們喝斥路上居民離開，攻堅小隊蓄勢待發。

搶匪什麼話都來不及說，轉頭奔向逃生梯，一路爬到頂樓主委家，推防火門發現對向反鎖。

「笑死，他原本想吞槍自殺，板機扣下才想起是小孩的BB槍，最後只好抽皮帶上吊。沒看過這麼笨的搶匪。」

傑誠看政琮笑得鼻涕眼淚都流出來，怒斥他沒有同情心，「若你是家屬，看到你這德行人家還不把你宰了？」

政琮愣了一下，抬頭盯著大廳的水晶吊燈，喃喃自語。

「我只不過覺得，他死得毫無意義罷了。」

如常的一天，清潔阿姨照慣例會先清理完大廳的垃圾、清蜘蛛網，拖地，接著再推著放滿各式打掃工具的推車上各個樓層。

如常的一天，傑誠與政琮照慣例會送報紙、放羊奶盒、等物流士送包裹來做登入、去巡邏，和面對住戶與外賓的各種問題。

不尋常的一天，傑誠與政琮光早上就處理了無數怪事。

「我出門在外，忘了瓦斯有沒有關，可以幫我關一下嗎？」

「貨到付款我忘了寄錢，你們可以幫忙墊一下嗎？」

「有野狗跑進花園亂咬，麻煩你們去趕一下。」

「停車場柵欄敲到我的車，你們要負責。」

「冰箱寄放的牛奶你們有偷喝嗎？怎麼有開過的痕跡？」

兩人不斷穿梭在大樓與庭院花園間，繫在腰間的鑰匙串如牛鈴作響，皮鞋鞋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磨損著。日頭炎熱，風不夠大，阻止不了汗水爬滿背部，沒有一刻是乾的。

巴洛克建築底下，阿姨哼著歌，無視兩人來來回回，舉著拖把擦拭石柱上的雕像。天使恆常凝視人來人往。

待兩人陸續回到大廳，座位旁的包裹嚴嚴實實堆成了一座山，遠遠看起來就像數座三人沙發直立著。

「幹，一定又是電商的白癡狂購節，真他媽累得跟狗一樣。」傑誠一邊咒罵，一邊拿起手機登記著。

「狗都沒人累了。」

兩人商量起午餐吃什麼，懶得再想之下，決定直接訂速食。

不久，外送員抵達。銀貨兩訖後，他湊近櫃檯，神秘兮兮壓低聲音說：「大哥，這裡是不是之前有人自殺過？」

傑誠不願說謊，也不願八卦，「好笑，哪個大樓沒死過人？」

「你們樓梯間在哪？我同事有陰陽眼，有次他來說那邊有個拿著槍、脖子以上都是青色的鬼在那邊走來走去，一下子看著槍發呆，一下子縮在角落，嘴裡不知道在唸什麼。」

政琮放下包裹，像看到獵物一般擠上來，「他脖子上是不是有顆黑色還長毛的痣？」

「他怕都怕死了，哪還有心情看這麼細？」

政琮嗯了一聲，眼神瞬間黯淡不少。

外送員離開後，傑誠正要發問，卻聽到政琮喃喃自語著。

「他真的在那裡。」

登入完如山的包裹後，沉默接手佔領大廳，讓鵝黃色燈光看來像一層朦朧的濾鏡，偶爾有人進出，改變大門陰影的軌跡，不久又復歸原位。

發呆了一陣子，傑誠望向政琮，好奇他在做什麼，只見他手機裡不斷重複播放著搶匪的畫面，側臉看來哀傷又肅穆。

傑誠想起，有次好奇問年輕人怎麼會來做這行，他一樣呈現出這種一言難盡的神情。現在，他好像能夠解讀出一點東西來：好像失去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但輪廓逐漸淡去；越想要抓住，它卻游得越來越遠。

他想跟他分享些故事，不基於長輩開導晚輩、先進或後進，也無法談得上知心好友的關係，純然出於某種偶然迸發的直覺，讓他覺得全世界的人類都會有過這樣的感受，值得被說出來，也值得被聆聽；不期待獲得什麼，也不至於失去：真的有必要獲得或失去什麼嗎？

突然，消防警報鈴大作，狠狠撕裂寧靜。

傑誠按掉警報，拿起一臺對講機，調整頻率確認與政琮手上的相應，起身去操控位於二樓的受信總機。

八成又是文伯伯在測試各棟消防，他想。按照程序，一人留守，一人查看，先將該棟的地區音響暫時關閉，免得擾民。接著，前往總機顯示的地區查看，若有火災，要立即開啟音響，疏散民眾及呼叫消防；若無，則櫃檯需通知機電廠商，可能是有誤報的情形發生。

出事的是A棟。

在他下樓之際，對講機傳來政琮的聲音，同時，眼皮不停抽動，心裡莫名泛起一絲不安感。

「A棟高樓層的住戶接連打來說梯廳附近有怪味。」

「系統顯示是頂樓。」

政琮從椅子上跳起，「主委家？讓我去吧。」

傑誠沉思了一下，「好吧，有狀況馬上通報，我再打給消防。」

「對了，剛才陳課長打來過，說等你忙完回電給他。聽起來好像有點急。我先上去看了。」

傑誠回到大廳，處理完零星幾件領包裹事務。想到政琮這小子真難得貼心，自己搶著去查看，平時都是他在處理的。

趁這段空檔，他滑開手機，才發現有好幾通未接來電。

「陳課嗎？」

「我接到消息，第一時間時間就想通知你，畢竟你們都十年老交情了。」

他揉著眼皮的手停在半空。

「那個……該怎麼說才好？」陳課長欲言又止，顯然找不到適合的詞彙來表達，「余課……走了。」

有個外送員在外面按鈴，傑誠連續拍打按鈕開啟，外送員拿著大包小包進來問：「請問這裡是89號嗎？」

傑誠站起身，椅子隨之一凜，他走到門口，用力指著對面，「這邊是雙號，對面才是單號，滾出去。」

外送員悻悻然提著餐點離開。

傑誠坐回位置上，深吸了一口氣，「走得這麼突然？」

「聽說是猝死。他這個月只休了一天，上個月是兩天，下個月班表是一天。」

傑誠拍了桌子，筆凌空飛起，墜落地板。

「你們怎麼搞的，班表這樣排是要死人嗎？」

陳課長苦笑一聲，「我也不願意，我這個月也只休了四天，還是老余幫我頂幾天才有的。問題就是招不到人，上面不提高薪水，案場又拼命接，能怎樣？」

他吞了吞口水，接著說：「我提離職了。過了這個月就走。實在不是人過的生活。老婆抱怨家裡變旅館，朋友也漸行漸遠……等等，我聽老余說過你有意升職，剛好有缺……」

升職，等於搭上過勞列車，駛往地獄。

傑誠掛斷電話。一隻滿佈皺紋、膚質粗糙的手拍了他的肩膀。

「節哀。我看著小余從年輕做到中年，這麼努力的孩子……唉，走得這麼突然，實在可惜。」

阿姨稱讚余課長是大家的模範，老老實實在一家公司從基層打拼到課長，忍耐刻苦勤勞兼備，可惜就是英年早逝，不然以後再往上升也不是沒有可能。

傑誠盯著阿姨手腕上閃閃發亮的錶。富人來來去去，他也能認得一些名牌，那是香奈兒的，一塊要價不菲。

他聽見內心深處有塊東西崩裂了，落地無聲，就像電影中被導彈擊毀的高樓，結構被摧毀殆盡，一磚一瓦碎散成片。

他失神應付著接連而來的住戶，不管是取包裹還是要求幫忙感應電梯，種種小事以反射神經應付著，好讓他騰出動能思考另一個問題：自己究竟在做什麼？

冷漠的兒子們、憎惡自己的妻子、過勞死去的課長……他努力付出，拼了命想得到認可與回報，到頭來就像海嘯席捲般，將陸上破壞殆盡，一股腦拖回可怕的深淵裡。

阿姨往櫃檯內一瞧，問了政琮去哪，傑誠才想起來他去查看了好久。

他按著對講機呼叫，像石沉大海般沒有回應。

越來越多電話打來說聞到異味。此時，政琮回來了。

「樓上怎麼了？」

「沒事，老樣子誤報而已。」

政琮一反平常厭世感纏身的樣子，心滿意足坐回原位，滑起了手機。

不安驅使傑誠親自去查看，不料被反手抓住。

「別去。」

政琮的手抓得越緊，越證實他的預感。

「她們的報應來了，總算老天有眼。」

「你到底在說什麼？」

「她們以為在逃生間供個小祭壇、放朵假花點個蠟燭就能抵銷罪孽嗎？太天真了。」

傑誠靈機一動，反向將身體順著政琮的方向撞過去，成功掙脫。

他衝到二樓，想去重啟地區音響，通知住戶逃生。打開房門的瞬間，政琮從後撲了上來，兩人雙雙倒地。

政琮迅速起身，抓他的頭撞了幾下地板並反折雙手，用全身的重量將他壓得動彈不得。

「沒人會怪你的，傑誠哥，那只不過是意外。新聞標題會寫著：『冤魂復仇，怪風吹倒祭壇蠟燭導致大火』，剛好她們這麼喜歡堆積雜物。」

「她們……得罪到你什麼了嗎？要致她們於死地。」

「不是得罪我，是死人，是我爸爸，是每天認真工作、沒時間陪小孩老婆的男人，是勸她們別堆雜物反被指著罵：『你只是我養的看門狗』的櫃檯人員，是拿兒子的玩具槍搶銀行的傻子，是絕望上吊的可憐蟲。」

政琮接著說，「如果這世界還有公理正義存在，就是現在。」

傑誠的嘴角滲出血絲，臉歪向一邊，大口喘著粗氣，勉強吐出字句：「冤冤相報……何時了？讓仇恨……過去吧。」

政琮哈哈大笑，身子壓低，靠近傑誠的耳邊。他現在連話都說不成，只能嗚嗚低鳴。

「既然如此，我給你一個值得仇恨的理由。」

「保全大多不合勞基法最低薪資。這家可是箇中好手，每個月少給一萬。你算算，十年少了多少？」政琮鬆手，退到牆邊，雙手叉胸前，饒有趣味看著他。

「錢少工時長，如果多餘的工時可以挪去和家人相處，會不會不一樣？如果錢多給家人，會不會不一樣？管委會與物業公司，魚幫水，水幫魚，球員兼裁判，聯手壓低價格，最底層的人有什麼能力反抗呢？」

傑誠身體不自覺抽搐，嘔吐物爬滿白色磁磚，與血淚混作一團。

不久，他停止抽搐，像陷入無盡悔恨的失敗拳擊手，不打算起身，不打算鳴嚶，只是流著淚，雙眼如虛空。

政琮抱著雙腿坐著，抬著頭，闔著雙眼，哼著歌，彷彿這世界已與他無關。

「小時候，我問爸爸是在做什麼的這麼忙，他笑著說，是抓壞人的工作，我就覺得爸爸好厲害、很有正義感，制服也很像，立志長大後也要去當警察。直到有天，我放學去銀行找他，那時他在銀行當『警察』，剛好有個路人遭法拉利酒駕輾過，當事人肇事逃逸，我叫爸爸趕快去抓壞人。他說，他什麼都不能做。我們就和其他路人一樣，看著路人血流滿地，直到噁氣。」

他睜開眼睛，望向傑誠。

「也許我們都已經死在那一天。一樣流著血，無能為力，靜靜等著死去。」

傑誠腦海忽然閃現出上一次去市場買菜巧遇前妻，他強忍著情緒，和她寒暄片刻後，她說：「孩子們決定搬來跟我住。」

他忍不住問：「為什麼離開我？」

「貶低和控制他人掩飾不了你的自卑。」她淡淡丟下這句，消失在市場轉角。

是的，自卑。他也曾對孩子自詡為警察，卻被其同學撞見，害他們被恥笑到畢業；他羞辱前妻，以為她就會乖乖待在他身邊。

他自卑，公司沒調薪過很正常，因為他只有這個價，離職就沒人要了。

他本來就沒有用，什麼都留不住。

夢境是安慰劑，他想給出磁扣讓搶匪去大鬧一番，結果還是選了不給，以為對公司和住戶忠心能攀附他們，結果只是口頭嘉獎了幾句便沒了。

他沒能見證那場車禍。如同政琮所說，他也是無形間被高速輾過的路人，他彷彿感受到無助、曝曬、失血。

他緩緩轉過頭來。燈光下的政琮罩著朦朧濾鏡。他看起來像回到孩童時期，靜靜看著死亡倒數。

事情不該是這樣的。

他想像，如果時光倒流，他在場，他會把政琮帶走，告訴他，他是警察，他會救活傷患，不要擔心。

他要努力站起來，按下開關，讓警鈴大作，不要讓政琮鑄下大錯。

「我會救你的。」

傑誠扶著椅子起身，蹣跚沿著牆壁走，只差一尺就能碰到開關。

此時，政琮又撲了上來，兩人扭打成一團。

「誰需要你救？低薪，有學貸，又有他遺留的房貸，我的人生早就完了。」

「求求你，讓我救你……」

「讓我做對一次正確的事。」

兩人又抓又咬，滾到了牆邊。

急促的腳步聲竄起，一把按開音響。警報聲轟然炸出。

「警消我都叫了，你們兩個果然沒用。」文伯伯隨即又跑下樓逃去。

兩人如夢初醒，先是相覷，看到對方鼻青臉腫的樣子後大笑不止。

兩人互相攙扶，擁有一樣的默契，沒有綁繩般兩人三腳走下樓。

途經吧台，傑誠拿起碎冰槌敲破玻璃，拿了一瓶拉菲紅酒，政琮拿了兩個高腳杯，一同前往泳池。

一路上，居民攜家帶眷往大門衝，只有他們笑著往反向走。

「你剛才有沒有看到？文伯伯連褲子都沒穿就跑出來了，內褲跟皮膚一樣皺，媽的真噁。」

「還有，朱太太跑一跑忘了眼前是玻璃門，直接撞到滿臉血昏倒，被踩死剛好。」

兩人躺臥在沙灘椅上，誰的酒少了，另一方主動補上後，互相乾杯，一飲而盡。

「我前幾天失眠、早來上班才發現，原來清潔阿姨住在附近豪宅。她開著法拉利下去車庫，隨後就穿著清潔制服走來上班。」

「她有次忘了拆名錶，我看到都傻了，清潔只是做身體健康的。」

「那輛法拉利就好像我小時候看到的一樣，好新，好漂亮，我也好想有一輛。」

晚霞在天邊輝映，光線如絲綢溫柔，輕輕披在兩人血汗浸滿的服裝上。犬隻在花園奔跑吠叫，周遭呼救聲此起彼落。A棟上方爆出黑煙，灰燼飄散，落在粼粼池水上和豔紅的酒杯裡，兩人感嘆不已，此景美不勝收。

「為什麼說想救我？我還做好拿刀衝進去、最後被掃射到死的打算。」

「沒事，我只是在說夢話，現在才醒。」

警察推開大門，走過長廊，來到他們身後。他們仍自顧自聊著。

「掃射到死？聽起來像我以前看過的老電影。」

「我倆沒有明天。」

鍾文音老師

作者有一種詼諧的素樸感，對話生動，寫出了大樓的眾生相，深度刻劃了有錢人的嘴臉，著實是一篇從生活現實中長出的血肉之作。

將保全小人物遊走在各種人的處境寫得栩栩如生，心理與外在現實描繪得很真實。一方面冷靜地看著大樓的大千世界，一方面看到自己鎮日處理各種（小事）的心緒變化。過勞列車轟轟劃過這棟世故的大樓，作者彷彿現場轉播，書寫出我們當代人最常遇到的保全人員，很接地氣。讀來經常讓人莞爾。敘述節奏如影像，有高度的情節推動張力。

短篇小說
佳作

黃若菲

黃若菲

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研究所，新竹藝術教育工作者。即使在蠟燭多頭燒的職業婦女身份下，依舊幻想能成為理想中自由自在的樣子：那個有時可以靜靜喝杯咖啡、看場電影、逛個展覽，偶爾寫寫日記的文藝小女子。

作者的話

這是一個經歷女兒、妻子、媳婦、媽媽多重角色衝突後，血跡斑斑的人生冊頁慷慨激昂的日記隨筆。細膩情感，青春短暫，沒能在最美的那一刻繼續寫下來，就用中年的經驗蘊釀沉澱；沒有閒情拿起畫筆，只能蘸著細碎時光寫寫心情，彌補一下生命中的美好與遺憾。

謝謝評審老師給我的肯定。

黃若菲

就不跟你說再見了

女人在嘉義火車站的地下停車場迷路。

她認不得這裡是哪裡了，因為以前她是坐火車來或是坐著別人開的車來。今天早上都還沒有這樣的行程，但現在她憑著一股不知哪裡生來的勇氣就獨自開著車來到這裡。也許是，突然收到了遲到的回音，十四年前的他終於願意見她。開來嘉義的兩小時中，她回憶著往事流著淚。

十四年前，就該來的。該還的，總是要還的。

經過新竹市中心經歷了無數大小塞車、出入各種特殊狹路窄道奇葩停車場的洗禮，嘉義火車站的地下停車場顯得空曠而簡單明瞭，她依然手心發汗。

停好車，她熟練的將停車幣放進手機隨身袋並把拉鍊拉起來，拎起特意選擇的沉重、深褐不易髒的真皮包，可肩揹後揹可提還可剛好放滿水壺筆記鉛筆盒與衛生紙，後背的暗袋方便她拿取鑰匙，鑰匙上有一條亮粉長鍊以防她忘記把鑰匙放在哪裡或是沒有手開車門的時候可以掛在脖子上。所有忙碌且繁重的生活訓練讓一切動作行云流水，習慣擁有生活基本所需使她感到安心，青少年女的小廢包美是美，但她還是需要提著這安心的負重回到現實。

真皮包是她想要把媽媽包緊緊甩開的證明，即使匆忙下車的同時也能優雅從容，像，她委任的律師那樣精明幹練。然而現實是，包包真皮揹帶常常卡上手煞車，總猛然勒緊褲帶，鬆開之後卻又再次因為鑰匙的長鏈而夾在門縫中無法動彈。

左拐右彎從陰冷潮濕的走廊上來，廁所到了。滿牆大鏡，預先擦上快過期的隔離霜與口紅，再戴口罩。在這疫情緊急關頭時刻，不管和任何人見面都極需戒慎恐懼。她已經很久沒在別人面前摘下口罩，隔離霜也只是贈品，考慮到許久未見人的眼睛，還是略為生澀地將這黏膩粉末與乳液的不知何物地輕拍著臉頰讓其散開，奈何畢竟生澀而弄得結塊而有些難以釋懷。髮絲散亂時梳髮，中分線開出膚色的縫來，急用梳子將掩著遮蓋，左右分理不清。她默默在滿室鏡子反射的光亮，只給自己最後一秒鐘靜定地端詳尷尬是否出現在臉上。

十一點，手機屏幕顯示著，那個人說他到了。她慌忙地說她也到了，只是有點不知道怎麼從停車場到嘉義火車站門口。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讓她僅僅只是遲到了一分鐘也被訓練地莫名驚惶害怕。

她還是穿著她的白色淡墨暈染長洋裝配上黛青罩衫，那是她的戰服，看起來典雅又有點淡漠的距離，代表了水墨畫裡高骨游絲描人物般的清高，黛青像是一個無人能看清楚的遠山。她曾經穿著這身空靈走進法院再走出來。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就這麼碰巧穿上了戰袍，雖然她也沒幾件洋裝替換，可能她覺得她需要鼓起勇氣，面對逃避十四年的自己。

黛青循路標從地下一樓走上一樓，不是火車站，是客運站，她只好繼續蹬著白色雕花跟鞋再登二樓走上鐵橋。一聲火車嗚嗚嗚緩緩駛過，跼著腳尖往鐵橋佇足俯視，才發現原來嘉義火車站已經有了後站，原來是，她迷路在她不會走過的地方。

走過鐵橋，她終於發現了嘉義前站的地標風景，陳澄波筆下的圓環，看見底下站著一個身著全身黝黑襯衫短褲卻穿木屐的男子。他大步走來穩健而自信。兩座平行的電扶梯，黛青往下滑落時，他向上攀升，場景就像繪本《地下鐵》。在空中用眼神交會的瞬間，他們認出了彼此，和多年前相見時如此相似。只能用眼睛看對方，真的很難，但那真是一眼就想起，從前從前。

「如果不喊一聲，恐怕還是錯過了，美術系。」

那雙眼睛動了，還有印在回憶裡的低沉磁性嗓音。

「嘿，中文系。好久不見。」黛青不好意思的笑，藏在口罩裡。「你穿的是……木……木屐嗎？」不太敢直視他的眼睛，只敢低頭看著他的腳上木屐。他們開始一前一後走著。

「在日本買的，對阿，還是一樣的動漫宅男。」他表情謹慎嚴肅卻故作輕鬆地打著招呼，因結尾語氣是下沉的。皮笑，但肉無抽動的必要。高跟鞋與木屐一起喀拉嗒拉響徹鐵橋，讓接不了話的無言尬聊，氛圍更加潑辣臉龐。

十五年前的那個下午。黛青美術系大四，畢業製作的腦殼乾枯生硬，藝術需要啃食哲學與文學、聊電影戲劇與少不更事的小小經歷獲取靈感。同學的高中同學介紹中文系給她認識。他們並

不是同一所大學，一南一北，整整一個月，每天從半夜聊到凌晨再天光大亮。兩個棋逢對手在MSN上跨越時間與地理的距離，互尬誰的文藝氣息濃厚。

衝動感性提出要見面的，是她。她只帶著她的手機相機錢包，年輕的二十一歲就披上大衣坐上火車奔赴嘉義，勇敢堅毅，也許像今天一樣。

圓環就是他們第一次見面的地點。

文字轉化成臉龐還是不太適應，那還是個諾基亞手機只能傳簡訊、網友頂多是去無名小站留言的年代。她沒看過那張臉，想像過無數次她覺得可能的樣子，畫了塗了又畫，就是無法想到組合起來是長這樣。

黛青對嘉義不是很有印象的原因，應該是她來嘉義找中文系的時候，幾乎把頭腦裡的所有精力都用來思考了。黛青身為一個國文老師的女兒，文學底子還是不錯的，但即使這樣，與愛咬文嚼字的中文系討論問題依舊傷腦，總是有許多哲學文學歷史辯證，互相踢著只有兩個人能懂的皮球，從前認為無人能懂卻被理解的興奮感充斥著兩個年輕的大腦。討論了什麼，十幾年來已無從記憶，文藝青澀、溫暖而清晰的青春歲月，停格在大四畢業時的中毒筆電。硬碟早已格式化，沒有雲端，連無名小站都關閉，沒有任何一張照片或隻字片語可供緬懷，甚至，她的家人朋友裡沒有人知道這段秘密的戀情。

「你，今天，正好放假？」黛青怕這麼突然提出的見面要求打擾他的生活，於是問道。

「對……其實我，早上五點才睡。」

他居然還是凌晨睡覺。

「你……不會頭痛嗎？都這個年紀了還熬夜。」她疑惑，當年她可是因為熬夜熬出一場大病的苦主。「你熬夜幹嘛？」

「打電動跟看 NETFLIX 阿！」黛青皺眉傻眼，那不是她小孩才做的事嘛！

「那你……不睡一下？」

「接到妳說要來，我怎麼可能還睡得著？馬上備戰哪！」

中文系在前面大大邁步，黛青有點無語，「備戰？」她在後面蹬著跟鞋，小心翼翼擦白的跟鞋被木屐濺出的泥水瞬間染黑，算了，她今天就是來陪小心的。

「去哪裡吃呢？中午了。你選吧，我對這裡不熟。」嬌小的她跟得辛苦，抬頭問。

「今天，我就是來請你吃頓飯，跟你……道歉的……」

「道歉？」中文系猛得轉頭差點撞到低頭專心走路的她，「今天不准再說這個字。」他很認真更正，「不，是詞。」

怯懦，讓黛青的頭低垂到衣領，唉，他依舊咬文嚼字。

他居然選擇速食漢堡店。以前嘉義還有許多特色小店，但現在都轉成連鎖速食店。疫情時分，

走進店門之前要先掃 QR CODE，黛青很識趣地只紙本寫上了自己的行蹤而選擇不傳給政府，中文系倒是很坦然送出資訊。

黛青選了一個走廊旁邊的位置，一個中間有隔板的牆壁吧檯。她想著，面對著牆壁談往事，不要面對面，可能比較不會尷尬吧。三張椅子中，第二張椅子上貼著「防疫期間請勿坐」的符號，中文系避免談話太大聲，還是順勢坐在了上面。

「反正坐上去，別人就看不到禁止符號了。」他頗阿Q地說著。

黛青熟練地用信用卡的紅利點數刷掉兩個套餐，「選這裡也好，不用付錢。」這在高消費力的新竹市走跳可是必備的生活技能，即使是食指不沾陽春水的美術系，但作為一個母親，這也是一定要學會的速食店高點餐技巧。旁邊坐的都是嘻嘻哈哈的國中生與高中生，兩個扭捏的中年男女坐在這裡，一整個不合時宜。還好背對著他們的議論，反正她也不認識。這個年紀，誰不有點被議論的談資呢？她比較放在心上的是待會應該用言語踢什麼風向的球。

餐點好了，她走去拿了餐點，又拿了衛生紙，又消毒了雙手與桌面，該是脫掉口罩的時候。黛青不知道自己臉上的粉還剩下多少，忐忑忐忑。中文系很大方，摘下口罩。黛青先認真地側面端詳他的臉，果真，記憶依然卡在二十二歲。這個斜側坐在她身旁的這個人，又陌生又熟悉，彷彿一瞬間穿越十幾年。

「說吧！妳到底怎麼了？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果然，與中文系聊天很傷腦，一槌命中。她懂得中文系的獵奇心態，果然也只有已經離婚恢單的重磅消息可以讓他願意再聯絡吧，苦澀地想著。她努力地擠詞，鼓起勇氣。

「我今天，是來道歉的。不是來說我的故事。」

她很認真看著中文系的眼睛，直面自己的曾經，真的很難。說出來的時候她的眼眶泛淚，充滿悔恨卻也輕鬆了一些。

中文系一派雲淡風輕說：「今天不准再說這個字。」

「不，是詞。」

中文系馬上提及了一個話題，「你知道現在疫情這個樣子，妳出來要是有個甚麼萬一，我們不都被發現見面？」

原來，他已經，害怕被發現了。原來，對他來說，這段塵封往事也是秘密。

「遲到十四年，我光明正大來了，再也沒有誰能夠攔住我。」黛青定睛看著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著。畫面定格在兩個背影，尷尬瀰漫著喧鬧的速食店。她迅速轉移話題。

「你……還唱歌嗎？」

猶記得中文系曾經是合唱團的社長，豪氣萬千意氣風發唱歌的樣子，站上國家音樂廳的舞台上，合唱團裡滿滿的嘴型一張一合配合他的手指舞蹈，膨脹在空氣中的醇厚群唱歌聲猶然在耳。

中文系撇嘴：「唉，人是今非。以前我認為夢想比麵包重要，我想要用簡單的麵包，過我想要的夢想生活，但最後還不是一樣。現在人已經沒有夢想，也不想遷就別人。在這世界上，人根本無法合唱。」

「人根本無法合唱，我同意。合唱的時候，如果一個人硬要飄高音，即使另外一個人在怎麼努力的合，也合不起來和諧的音頻。」他像以前一樣談論合唱，就像談論人生，他的人生重心卻已然失去了迴響。

「嗯。」雖然只是一個語助詞，但黛青對於合唱的隱喻是再同意不過了。

他撕開了漢堡的包裝，開始啃了起來。

「我先說，我跟妳說要來，還有我們在網路上的對話，我都有跟我的女朋友說清楚講明白喔！」

聽到「女朋友」，這三個字，黛青頓時就沒有了食慾。她喝起了咖啡，用苦澀麻痺自己，這個以往無比嚮往卻讓她人生栽了大跟頭的詞語。她看著他啃著漢堡裡的肉，像在啃食著獵物，以往的斯文氣息似乎隨時光消逝。勇氣快要被吞噬光，她想要轉身就走了，她已經失去了留在這裡的理由。她已經道過歉了。

「妳的手機還是以前那一支號碼。」他驕傲說：「這可不是電話簿裡找的，是我背出來的。」

「就像妳說的，妳六年前，為什麼會來嘉義阿？」

黛青啜飲一口咖啡，嚥下一口唾沫之後，開啟了她的往事。飛快交代了這十年如火箭般噴飛予消逝的輪廓：大四畢業突然的分手是因為要滿足母親的要求，要考上一個美術老師正職以確保容易餓死的美術系能讓衣食無憂。即使每個人都說她看起來就是被學生欺負到死的柔弱姑娘，也必須努力以幾個小數點的差距走上講台當老師，終於上岸在新竹。

「這個過程我知道。」

他斜削撇過去的側臉掩飾不了鄙夷，逼自己要滿足家人的期望，是他鄙夷的重點。自由是把雙面刃，沒有人會忘記那把割開心口的刀。人們總是會潛伏著時刻偷看確認是否尚鋒利如昔，因為疤痕會提醒他傷口的曾經。

總之，苗栗國純樸鄉下長大的黛青在考上教師的一年後，就嫁給了台北市天龍國長大的數學系。數學系被父母要求自己當老闆，於是在最昂貴的新竹市自己開了一間補習班，補習著所有理性思考、邏輯辯證與數字密碼，而年輕天真不諳世事的美術系低估了八點檔連續劇裡所謂的好媳婦標配：帶娃、賺錢、做家事的意義，以為可以用至高無尚的愛情互補一切理性與感性的距離。

看著中文系的臉越來越沉，這些狗血讓他不舒服，分分鐘都寫成戲劇了怎麼可能讓人好受。世俗間的事根本不是他願意紆尊降貴去思考的。但他看起來不得不耐心聽下去，只因為他想知道，好好的一個女孩，怎麼就離婚了。

根據天龍國公婆的說法：「女人就該做好所有的事，當好一個賢內助，什麼話都不要講，讓他去做他想做的事。」任勞任怨在三年內生下兩個孩子、沒有請育嬰假帶職唸完了研究所、為了當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她選擇當白天學校的美術老師，失去了也能在晚間才藝界大放異彩的機會，每天在放學下班後買好便當等待接被數學系接到數學補習班補習的小孩。

本來她覺得，當個無怨無悔的賢內助本來就是自己的選擇，埋怨不了別人。但數學系開始讓小孩當補習班招牌，要求他們開始競試、比賽、賺金鍍銀時，事情發展遠不是她想像的。當小孩要在一題又一題、一頁又一頁的數學之海中載浮載沉、呼喊哭泣與嘶吼幾番操作，小孩父親將掉在地上的本子撿起來丟到桌子上又被丟在地上循環反覆無數次，她才能接到冷冰冰兩個字特赦留言：「來接。」

新竹市最不缺的就是偽單親母親了吧！即使是這樣卑微到了塵埃裡，也能在巨城或是大潤發中看到比她更加辛苦的工程師配偶們，找到一點同溫層的溫暖。比方用摩托車載滿兩個書包與兩個提袋和其他日用品後，再讓兩個孩子戴上安全帽之後三貼，帶他們去鄰近會開到九點的連鎖水餃店吃晚餐、寫功課、簽聯絡簿、擦錯字，並把橡皮擦屑、立可帶痕跡與殘羹冷盤留在桌上給店員清，回到家收衣洗衣、倒垃圾、擦地板、帶小孩洗澡吹頭髮、講睡前故事、玩抱抱親親滾來滾去到摟著兩個小孩直接昏睡，一天又一天向薛西佛斯般沉浸在重複再重複的角色扮演，當個永垂不朽的支柱。

她能不能說「不」呢？

她已經在脫下美麗婚紗的那一天就被要求閉嘴。

六年前，她一家四口來到嘉義的那一天，是國慶連假。

在連假的開始上完半天的課，說好了要帶著孩子開車去補習班找他，中午下嘉義遊玩。因為車子到新竹市，例行公事般地塞車了，這大概是所有新竹人都知道的夢魘吧！天龍國的數學系自認理性且充滿責任感地認為在工作完很辛苦之後還會帶老婆小孩去遙遠的嘉義遊玩，是一件了不起卻充滿辛苦卻也無奈的事之後，卻還遭到老婆小孩的「遲到」，他認為罪不可赦、罪大惡極。但自認理性且充滿責任感的數學系繼續完成他已經設定好的行程，無言的霸凌在塞車三個小時中持續進行，滿載怨念、不屑、盛氣凌人、不苟言笑地開到嘉義，誰不知這顆原子彈即將原地核爆。後座小孩們睡得像一對天使。

她想起了孩子，終於從顫抖的回憶中回到現實。她苦澀一笑，定了定神。

嘉義，她在嘉義的男子前哭了，在她曾經天真相信愛情卻又被現實打碎的地方。畢竟在嘉義發生了她認為此生中不可饒恕的事件，不然中文系不會答應赴約。

他們一家四口從背影來看似親密無間，但總歸是一個人輕飄飄身在心不在地走前面，黛青背負沉重媽媽包，牽著兩小孩的手走後面，雖然這在工程師滿布的新竹也是習慣性的常態，並不特別，但數學系在嘉義市中心的時候，飢餓終於打破僵局，轉頭。

他在嘉義的第一句話是，「吃什麼？」

「都可以。」他終於講話了，黛青嘆了一口氣。

中午開車到現在都六點了，一家人都餓著肚子，誰也不敢先講話。無形的拉扯扭怩在三個字中打破僵局。孩子指著拉麵，雖然說來嘉義就是要吃火雞肉飯，但孩子想吃也只能奉陪。於是她跟著孩子走進了他並不想吃在新竹就到處都有的拉麵。於是，數學系的臉越來越面目猙獰，在麵都上桌之後，惜字如金的他居然面無表情地，提起了一件他深埋在心裡的事。

「妳，家裡電鍋的插頭拔了沒？」

一時間，所有人都忘記在吃甚麼東西，張大嘴巴望著他。這一句話，足以證明，在這個男人的腦袋裡，「沒有拔掉電鍋插頭」的責任歸屬，在「她」！在一個這樣灰頭土臉、著急慌忙、塞車、準備行李、收拾家裡並獨自帶兩個三歲小孩出門的女人！

黛青心中的委曲簡直無處擺放，他不知道：她為了不遲到，在孩子尚未起床時，就早早起床整理家裡並打掃，整理冰箱與垃圾，不帶他們去附近的公園與其他小朋友玩，只在樓下的玩具室裡溜滑梯，並用早餐店的保久乳加玩具讓他們就範乖乖聽話，臨出門時又輪流大便，都要出門了才發現蓬頭垢面的自己睡衣還穿在身上，換衣服的時候發現自己不能穿美麗的長裙，因為兩個小孩就是會把所有蕾絲荷葉邊都弄得花容失色，還要防止他們把鬆緊帶的長裙拉到地上讓露出內褲的她到如今無法彌補心理陰影面積。而最大的心理陰影面積來自於，身為美術系，後來換穿的全

身「媽媽餵」深色洋裝款式，能讓小孩拉不下來，是即使吸附兩條鼻涕、倒翻黏膩果汁、潑到咖啡汗漬、甚至打個噴嚏不慎漏尿也看不出來的款式。

火山爆發的前奏，是先努力壓抑自己，她緩緩地故作輕鬆，彷彿那只是一件為不足道的小事，雲淡風輕，但心裡已經下了決定：

「好，那等下吃完飯，我就從嘉義坐火車回去新竹拔插頭。」

沒有人不知道這句話的重量。包括小孩。四個人默默吃麵，回到飯店。

那是一個無人飯店，似乎只要付了錢，就會有一串號碼，開門進屋。黛青率先進入洗澡間，那間飯店是低彩度冷色調，和無人的深澀櫃檯一樣難懂的符號，沒有任何溫馨的色彩，只有高調與傲慢。她的睡衣也是一襲黑色的細肩帶洋裝，她本來是想要連睡覺都與睡美人一樣美，奈何上面依然沾染著無人知曉的鼻涕、口水與眼淚。洗完澡後，她就穿睡衣披長罩衫，揹著覺醒後的勇敢，毅然決然走出飯店。

走著走著，踏上她與中文系曾經並肩走過的嘉義市，她記得了，她往昔年輕活潑的自己，她牽著中文系的手逛過的書店、一起熬夜去吃過的小吃、路過的甘草芭樂攤、漆黑破舊的二輪電影院。她曾經走過這裡，那麼單純那麼善良，就像只是喝一杯塑膠軟杯裝的二十元全糖珍珠紅茶就

可以的高興，連腳下的走過的蟑螂小強都新奇可愛，因為她驚奇發現居然還看得見牠，表示她的眼睛沒有被需要左顧右盼的親人情緒勒索與道德綁架。她還記得街角，忘情的二十二歲擁吻。

然而，僅僅只是走過一條街，害怕就滋長起來。她真的該走嗎？

那一刻，她想去求救的就是住在嘉義市的中文系了。然而她沒有中文系那麼好的記性。一切記憶皆已經隨著那台電腦的格式化而消失殆盡，文青的歲月都隨風已逝，灰飛煙滅無痕跡。她在嘉義站前的數家便利商店搜尋著中文系的身影，只記得多年前前中文系說，他想要隨心所欲維持生活基本開銷，當個火車站前的便利商店店員就好，然後全心投入創作文學。美術系的媽媽擔心美術系的前途堪憂，於是早早規畫起她的藍圖，她懂得女兒個性謹小慎微根本不是藝術家的料，女兒必須當老師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

那一天她在新竹火車站送別了中文系，她微笑著招手，彷彿是在跟過去的藝術家夢想告別，與年輕的瀟灑告別，然後美術系與中文系便再也沒有見面。

黛青毅然決然放棄了愛情。她可能早就知道這段感情不可能會開花結果，於是毅然決然投入在教師實習與克服所有站上講台的心理障礙，於是毅然決然決定要考教師甄試焦頭爛額，百中挑一的難度她哭過但她沒有後悔，還好她成功成為教師靠岸，還好她知道自己不能當藝術家，她是一個平凡的女人而已，她只是一個成功男人背後的海報。天龍國的數學系看似風光無限，對她來說，彼此都只是一張照片，或是身分證背後的名字。

她哭過但她沒有後悔，她懂得母親的用心，女人要有工作，才有自信，但工作之餘，當一個女人不過就是好好地相夫教子。她也懂得婆婆的用心，當一個女人不過就是好好的撐起一個家。可是，她現在好羨慕中文系早早看透世事的灑脫，可是他，現在他又在哪裡？而看透世事的練達又嘗不是一種逆風而行的孤獨道路。

她穿著睡衣與罩衫，走在路上，晚風吹著刺骨，懷揣著心思，每一步離開婚姻的步伐都好揪心，孩子怎麼辦？數學系從來沒有一個人顧過兩個小孩。必須讓他體會獨自面對，那會有多無助與絕望。

來到圓環，走進火車站，站員面無表情地縮著說現在到新竹的車班是午夜了，妳如果要回家還要搭計程車，可能要凌晨才能回到家。她無望的看著天空發呆，卻猛然發現媽媽包還揹在肩上，而裡頭有著孩子們的尿布奶粉與濕紙巾！

那瞬間，她彷彿有了再回到婚姻的理由，不同於走到火車站的猶豫，她飛奔似的回到飯店。她砰的一聲打開門，裡頭床上躺著的是三個人，「媽媽！媽媽！」孩子緊緊從床上跑下來那一刻壯烈動人。她脫去罩衫飛撲進床上抱緊兩個幼小稚嫩的臉龐，眼裡充滿捨不得的淚水。不過下一刻，數學系立馬起身走進浴室。

他關起浴室門的時候，直覺讓她有著不好的預感，機警跑下床，將車鑰匙緊緊纂在手上，左擁右抱摟著孩子閉起眼睛假裝睡著。數學系開門離開浴室後，半夜離開了飯店。

他就這樣把黛青與兩個小孩留在了嘉義，回去拔掉插頭，也拔掉網綁住黛青對婚姻的鋼索。她在二十二歲時放棄愛情，三十二歲時放棄婚姻，即使信念在那一天起崩塌殆盡，但她還是選擇當一位愛孩子的好母親。

她在早餐店裏決定行程，帶小孩去公園玩、吃他們想吃的，只要他們笑著，黛青就很開心。她熟練掌握方向盤，那是媽媽送給她的嫁妝，「女人一定要有車，女人才有腳。」手機導航釋放自由，她不用理會什麼時候回家，甚至不知道那是不是家。當她終於從嘉義無意識地開著車，醒過來的時候已經開始塞車，新竹到了。

「這就是，六年前的故事。」

美術系啜飲一口咖啡，輕描淡寫地勾勒著的輪廓，唯有當事人才懂得其中的驚心動魄，如今的優雅來自於驚心動魄已經歸於過眼雲煙。

「我離婚了。對，所以才來找你，跟你說聲對不起。」

中文系停頓了一陣，消化一下過於油膩的漢堡與心理的陰影面積。沒有人不聽到這個悲愴的婚姻鬼故事不稍微停頓下來緩口氣，即使身為男性。

中文系說：「我心裡對妳並非已經沒有任何芥蒂。所以我才來。」

聽到這句話的黛青無可辯駁，義無反顧激動起來，忽然說起另一件事：

「以前，你記得嗎？我的第一個男友是美術系。」

中文系面無表情翻白眼：「記得，關於妳的一切，我都記得。」

「那時候他在我的宿舍樓下彈吉他唱歌，他火爆我的電話，記住我所有的課表，查上課地點堵我……」

「對，還在妳機車上放早餐吧！」

黛青覺得中文系的記憶真不可思議，「哈哈，你還真記得這麼微小的事。」

中文系翻起了白眼：「記得，關於妳的一切，我都記得。」但他不懂為何現在又要提起這個人。

「那時候是班對，大二頂不住壓力分手以後就再也沒有講過話，但他在畢業典禮前，約我去吃飯。我不想去，問你，你說，去吧！於是我去了。」

中文系接下去講：「是阿！在一個充滿夜景與銀河鐵道的餐廳。你後來還帶我去過。」

她羞澀起來：「對……但是，他是充滿誠意向我道歉的，我當時卻不以為意。他為了要跟我道歉，身為基督徒的他，用最簡便的行李，以借住教會與小學的方式，跋山涉水在大學畢業前用腳踏車環島旅行。當騎在最艱難的路段時，是極難騎乘的上坡路段，他氣喘吁吁，覺得自己快要喘不過氣時，還是維持著一股信念，因為他給自己一個目標就是，騎完之後要跟我一起吃飯。」

中文系受不了，嘴角抽搐，他不想再聽。

「可是你知道嗎？在這麼多年後，我終於懂得了他道歉的意義。也許我後來會這樣，就是因為我沒有好好的親口跟以前的你道歉。對不起一個人，千山萬水都要還。所以我來了，鼓起勇氣來了。對我來說，意義很大。」

「車班都過了，你就不要再塞車票給我了。」中文系說得雲淡風輕。

木屐與白色高跟鞋一樣喀拉磕拉走在嘉義的路上。她轉頭問中文系：

「你和女朋友一起這麼多年，為什麼不結婚？」

他懂得婚姻的責任，於是他選擇同居女友而不結婚。

「妳也知道阿！那不過就是一張紙而已。」高跟鞋停頓了一下，笑了。

「嗯。也是。」

地下停車場一樣空明敞亮，即使早上剛來卻已經記得所有停車場的位置了，生活的訓練讓她眼看四面耳聽八方。熟練的將磁扣放進繳費機裡面，按下車號，投入零錢，拿出發票。中文系默默看著這個以往的文青女孩，愣了一陣。

「我在嘉義火車站生活十幾年還沒來過地下停車場。」

她燦然笑了：「嘉義火車站地下停車場的發票……就給你作紀念吧！」

中文系了然於心：「妳還不是為了要毀屍滅跡。」

他們微笑，心照不宣地選擇不要在任何地方留下紀錄，除了記憶。

他知道她把歉意藏在懷中，她知道他把細節縫在心裡。冤沒有頭，債也沒有主，這樣也好，已是平行線，人生選擇本就兩不相欠。

這是僅屬於中年男女的秘密。

「就不跟你說再見了。」

賞 讀

孫德宜老師

本屆小說獎初選後的稿件，彷彿一幅幅疲憊的靜物圖，呈現尋找生命出口的無力。像一組組停滯的幻燈片，上演著困頓的戲劇。《就不跟你說再見了》寫的是道歉和告別，留不住的青春和掙脫不了的枷鎖。本文雖有不勝枚舉的刻板形象：如美術系中文系、苗栗國天龍國、真皮包媽媽包；時時套用的既有成語：如高骨游絲、紆尊降貴、謹小慎微；還有過往的時事或掌故：如漢堡店裡不傳給政府的疫情行蹤、背出來的手機號碼和薛西佛斯的重複再重複。但是這些零零總總的文藝腔調，卻一如已經關閉的無名小站和能傳簡訊的諾基亞手機，是真正生活過的痕跡和觸動。隨著黛青的步伐和車行，出走與回歸，我們一起悼念青春。看著她向年少友人致歉，也向過往的自己道別，其實是很動人的敘述。然而生命就像沒有拔掉的電鍋插頭，中毒的筆電早已格式化。黛青雖然勇敢覺醒，走出無法唱的婚姻。卻已在過去長期制約的枷鎖中，習慣湮滅證據。但是，嘉義火車站地下停車場的發票，就如歉意般被藏在懷中縫在心裡，哪是那麼容易毀屍滅跡呢。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 2023 / 林念慈等作 . --
新竹市 : 新竹市文化局 , 民 112.12
面 ; 公分
ISBN 978-626-7407-03-5(平裝)

863.3

112020985

2023 竹塹文學獎 得獎作品輯

發行人 | 高虹安

總編輯 | 李欣耀

副總編輯 | 邱淑芳

作者 | 林念慈等作

編輯 | 邱珮瑜、吳佳純

出版者 | 新竹市文化局

地址 | 300 新竹市中央路 109 號

網址 | <https://culture.hccg.gov.tw>

出版 |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出版

定價 | 新台幣 260 元

G P N | 1011201845

I S B N | 978-626-7407-0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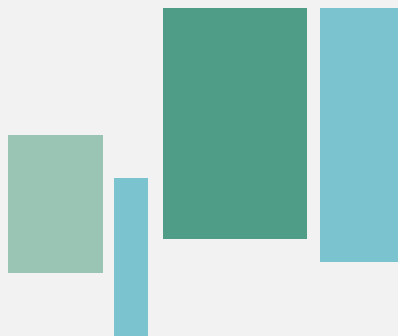
統籌展售門市

五南文化廣場 (04)2437-8010

國家網路書店 <https://www.govbooks.com.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02)2518-0207





定價 260元

GPN 1011201845



新竹市文化局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Hsinchu City

新竹市中央路109號 03-5319756